

我的生平

李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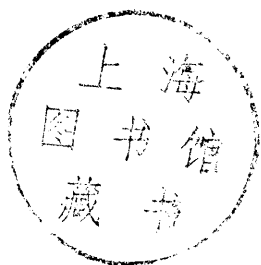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5956B

平生的我

著 季 李



海 上

館 書 圖 東 亞

1932

序言



我的生平就是我的生平一篇尙未完卷的長序，用不着我再來做一篇短序。不過本書的起緣及其主旨，却有在此一說的必要。當我去年冬季開始動筆時，原只擬取材于我半生經過的事實，作成一本幾萬字『虛虛實實實實虛虛』的寫實小說，用筆名發表出來，貢獻給一般青年朋友。因此凡關於我的姓名籍貫，出生年月，以及自傳中應有的一切事項都未曾提及，即親戚師友們的姓名也一概以西文字母代之，而于時代精神的描寫，和科學常識的灌輸，却特別注意。但後來愈做愈多，愈做愈不像一種小說，遂變更計畫，來草一本上下古今談，遇着什麼就說什麼。于是有時描寫一千尺的地下的活地獄，有時又介紹無窮遠

的天上的珍聞；有時追記『彈球校長』的八面玲瓏，有時又敘述『玻璃舖蓋』的繙譯故事。有時從廣州人的拉屎說到美國人的進餐，有時又從『樂哉魚子』說到『走禽飛獸』；有時從『辯子先生』的『文』與『配』說到他的思想的來源，有時又從防制女性的『守宮砂』說到慘無人道的『陰戶鎖』。總之，這幾乎是一個百貨商店，華洋雜貨，一應俱全。

同時我又認定侏儒式的中國資產階級有兩個博學多聞和勢力最大的巨人，對於思想界發生了許多不良的影響，急應加以嚴格的批評，這兩個巨人就是梁啟超與胡適博士。前者是戊戌政變以後玄學思想的民族導師，自辛亥革命以來，逐漸成爲過去人物，其影響也逐漸消滅，後者是五四運動以後唯心哲學的中心人物，在現今大多數文哲學教授，『自由思想家』和一部分老成持重的青年中猶有堅固的基礎；故我于前者僅以一支游擊隊對付之，而于後者則聚精會

神，施行大包抄的總攻擊。我批評胡博士的實驗主義約達五萬字，批評他的哲學史大綱約達十萬字（關於這一章已在神州國光社刊佈一個單行本，名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有時且出以一種嬉笑怒罵的態度。這不是我故意與之爲難，實因我是一個戰士，非採取這種態度，即不能發洩胸中的熱情，增加文字的力量，引起讀者強烈的注意，並促進他們深刻的認識。況這原是他對於我們的一種『先施之禮』（參看胡適文選『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他當然不能怪我沒有『退避三舍』，是太不客氣罷。

這部書最初是一種小說體，可以稱爲一部小說，其次是一種遊記體，可以稱爲一部遊記，又其次是一種辯證法與實驗主義的比較觀，可以稱爲一部科學方法論，最後係批評中國哲學史大綱，連同評判實驗主義的文字，可以稱爲一部反胡適。像這樣不三不四，夾七夾八的東西，書名很難確定，不過這完全是

以我所經歷的事實爲經，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依經組織攏來的緯，故直截了當地叫做『我的生平』。非敢以此爲自傳，實欲藉渺小的我的生活，寫出近三十年來的教育狀況，民族革命，學生運動，婦女問題，帝國主義的侵略，近代思想的潮流，未來世界的趨勢與學術爭鬥的開端等等。區區一部三十餘萬字的書當然不能詳細陳述這些大問題，以後如有工夫和必要的話，仍將繼續寫下去，但幾時能夠兌現，我可不能担保。

末了，我還要聲明一點，太史公作了一部史記，是娶『藏之名山，傳與其人』，我這部書不希望做『名山不朽』之作，只希望做一般青年朋友，中年朋友，甚至于老年朋友隨身攜帶的一條手帕，因此牠的藏所不應當在什麼『名山』中，而應當在他們的衣袋裏。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著者

目錄

第一章 出生地與家庭

- (一)開場白 (二)『湖南驛子』 (三)大家庭 (四)童歌 (五)急口令
(六)謎語 (七)笑話 (八)故事

第二章 私塾時代

- (一)子曰舖 (二)百家姓的新解說 (三)『四大茴餅』的太極圖 (四)
小小生命中的危難事件 (五)『朱夫子一脚淪在井中』 (六)絕好的獨
幕劇 (七)先生娘子 (八)鬧學 (九)半年成績

第三章 中學時代

- (一)新式學校生活的紀律化 (二)『知識觸動了我的心靈』 (三)梁啓

超的威權 (四) 神出鬼沒的國文作法 (五) 譏諷文字 (六) 轉學

(七) 辛亥革命的意義與性質 (八) 畢業 (九) 打油詩 (一〇) 畢業以後

第四章 高等學校時代 ……………九一

(一) 告貸 (二) 第一名 (三) 轉校 (四) 山清水秀之鄉 (五) 教育精

神的改變 (六) 『把櫈子坐矮了！』 (七) 學校風潮 (八) 最新教育方

法的『訓話室』 (九) 『面貌可憎』的齋務長 (一〇) 砍頭校長 (一一)

引起學業生活轉變的一次談話

第五章 到上海和往北京 ……………一一五

(一) 『血戰』的開端 (二) 行路難 (三) 『洋大人』 (四) 『紅頭阿三』

(五) 觀潮要帶護照 (六) 『來呀來呀！』 (七) 娼妓問題與現社會

(八) 『五十須當尋子助』 (九) 『駕返蘇杭』 (一〇) 『特別洗塵』 (一一)

『刮臉一毛』 (一一二) 『不見如花密絲朱』 (一一三) 『只怕湖南人說官話』

第六章 大學時代 …………… 一三三

(一) 求學時期中更換環境的必要 (二) 『兩院一堂』 (三) 避入桃源的
 大學改革計畫 (四) 『瓣子先生』的『文』與『配』及其思想來源 (五)
 『閻王教授』的遜位 (六) 『彈球校長』的八面玲瓏 (七) 英文學門的犧
 牲者 (八) 英文讀法 (九) 第一篇譯文 (一〇) 疾病與庸醫 (一一)
 筆墨官司 (一二) 一元鈔票 (一三) 方帽黑服 (一四) 飯碗問題

第七章 粉筆生涯 …………… 一七七

(一) 返里 (二) 回京 (三) 十六點鐘 (四) 兩副面孔 (五) 『五四』
 示威 (六) 『六四』以後的大演講 (七) 『臨時監獄』 (八) 緊閉三門
 (九) 女學生運動與五等嘉禾章 (一〇) 『截然兩事』 (一一) 嗚呼派

- (一二)學生革命與階級背景 (一三)代表過去生活的兩首詩 (一四)『書生』和實際生活 (一五)讀書與活動 (一六)『我要投身在時代的狂瀾中』 (一七)『玻璃舖蓋』 (一八)譯書的技術 (一九)第一本譯文 (二〇)補習學校 (二一)退出大學

第八章 到山東和往廣州……………二一七

- (一)入山 (二)中興煤礦公司 (三)新礦井中的一瞥 (四)從騾子的壽命去推測工人的壽命 (五)『時也命也連也!』 (六)『悲人窮也』 (七)『抄近路』 (八)科學是什麼? (九)藉自己的腦子所發見的結果 (一〇)『英文書記』 (一一)廣州與上海的比較 (一二)廣州的手工業 (一三)從廣州人的拉屎說到美國人的進餐 (一四)絕對相反的道德觀 (一五)最高的道德 (一六)男女生理上的比較 (一七)婦女

- 解放的條件 (一八) 婦女運動 (一九) 『太少了對不起人！』 (二〇)
『吃燒豬』 (二一) 處女膜 (二二) 『吃在廣州』 (二三) 『盲妹心聲』
(二四) 出國的動機 (二五) 五本譯稿 (二六) 口頭成約

第九章 放洋與路過巴黎……………一二二五

- (一) 青天霹靂 (二) 冒名護照 (三) 海景 (四) 『樂哉魚乎！』 (五)
『走禽飛獸』 (六) 南洋 (七) 從象，犬，馬的精神作用看出哲學家
的謬見 (八) 華僑 (九) 海上霸王 (一〇) 過關 (一一) 初到法國的
整個印象 (一二) 梁啓超與『科學破產』 (一三) 刀的罪過 (一四)
『伏屍百萬』 (一五) 近二百年來歐洲歷屆戰爭的死傷率 (一六) 世界
大戰死傷表 (一七) 『紮硬寨，打死仗』與攻堅 (一八) 『夫子自道』
(一九) 留學生中的彼疆此界 (二〇) 『西洋麵包』的解剖觀 (二一) 中

- 國留學生與日本留學生的比較 (二二二) 留日留美留歐學生的三大趨勢
 (二二三) 價廉物美的人肉市場 (二二四) 『欲其爲我罵人也』 (二二五) 防制
 女性的『守宮砂』 (二二六) 慘無人道的『陰戶鎖』 (二二七) 『初夜權』的保
 存與濫用 (二二八) 周圍三尺的大蛋殼 (二二九) 一夕話

第十章 留德一

…………… 二九五

- (一) 赴德 (二) 做手勢 (三) 權利義務的分明 (四) 德國大學生的歐
 戰談 (五) 產業競爭的大決鬥 (六) 『你蔑視他人的程度還不夠』
 (七) 『哀哀欲絕地喊救命』 (八) 『後來居上』 (九) 階級教育 (十) 擊
 劍打球與階級爭鬥 (一一) 五個月的德文補習 (一二) 『教授步法』
 (一三) 照例將馬克思大罵一頓 (一四) 猶太人與中國人的腦袋 (一五)
 大可取法的講師制 (一六) 敲開學問之門的先決條件 (一七) 大學生

- 的頓足和擦足 (一八)『爛羊頭』的博士 (一九)小小書城中的生活
 (二〇)經驗中的讀書方法 (二一)讀書口號 (二二)哥白尼與『非聖
 無法』 (二三)達爾文與無神論 (二四)第二個口號 (二五)養成批
 評能力的五個要點 (二六)學問家的要素

第十一章 留德一……………三二七

- (一)正確觀點的絕對必要 (二)『豈天本為蚊蚋生人?』 (三)屈費
 兒與達爾文的觀點的比較 (四)新唯物論的學說 (五)產業革命前的
 英國狀況 (六)紡紗機與工業和農業無產階級 (七)世界史上最可怕
 的大慘劇 (八)政治上的變遷 (九)法律上的變遷 (一〇)無產階級
 在文學上和的經濟學上的代言人 (一一)資產階級在經濟學上和文學
 上的代言人 (一二)胡適博士的錯誤 (一三)歷史中決定一切的最後

- 的要素 (一四) 多元論與新唯物論的兩個圖解 (一五) 『矛盾邏輯』
- (一六) 『歷史不外抄襲舊文』 (一七) 形式邏輯的公式，例子及其批評
- (一八) 『一切流動』 (一九) 人類發展的過程 (二〇) 奴隸制與社會主義
- (二一) 『依照概念去規正對象』 (二二) 『奶媳婦』的故事 (二三)
- 袁枚與胡適博士的籠統話 (二四) 『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 (二五)
- 一個『勞工代表』的話和胡適博士的『祖孫方法』 (二六) 野生牛馬和鳥
- 類的關係 (二七) 貓和繼母花及紅菊的關係 (二八) 測量人類一切變
- 患，缺乏和滿足的標準 (二九) 『天下之至動』 (三〇) 老子，莊子，
- 列子，孔子的宇宙觀及其批評 (三一) 矛盾是否存在的問題 (三二)
- 正反合的發展 (三三) 反和反之反的真意義 (三四) 『斯須變幻爲蒼
- 狗』 (三五) 塞住了他的喉嚨 (三六) 『美國是不會有社會革命的』

- (三七)漸變與突變 (三八)大膽的『真理』的製造者 (三九)妄乞靈于達爾文主義 (四〇)達爾文與突變說 (四一)新近發見的大批突變的事實 (四二)轟動一時的曼德爾主義 (四三)善選突變物種的柏班克 (四四)多甫里斯的突然變異說 (四五)新近對於生物作突變試驗的幾個學者 (四六)自然真太糊塗了！ (四七)數量變化引起性質變化的化學分子式 (四八)協作中新的力的產生 (四九)拿破崙的騎兵和曼麥琉克人打仗的故事 (五〇)性質變化引起數量變化的例子 (五一)呂氏春秋的謬論 (五二)胡適博士個人主義的批評 (五三)馬赫的言不顧行 (五四)胡博士的言不顧言 (五五)『我比長安遠九千』 (五六)一秒鐘走十八萬六千哩 (五七)光小姐從星球下嫁與太陽先生中途勾引的秘聞 (五八)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眼法 (五九)是

- 非善惡的問題 (六〇) 墨子對儒家的攻擊 (六一) 過去現在及將來的三種道德 (六二) 相對與絕對 (六三) 胡博士的相對論 (六四) 相對論的流弊 (六五) 胡博士相對論的根據及其批評 (六六) 三種幾何學說與假設的問題 (六七) 把胡博士裝成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 (六八) 由相對的真理展進爲絕對的真理 (六九) 『兩位大師』和一個弟子都看不見絕對的真理 (七〇) 胡博士新近的錯誤 (七一) 黑格爾和卡爾的『矛盾邏輯』不同之點 (七二) 『拿破崙威而不廉!』 (七三) 好一個指點迷途的大教主! (七四) 還是先面壁十年罷! (七五) 故意造出一個惡名詞 (七六) 用方法『牽着』人們的『鼻子走』 (七七) 實驗主義的總評價 (七八) 不分青紅皂白的破口亂罵 (七九) 實驗主義與『矛盾邏輯』『聯合戰線』的問題 (八〇) 實驗主義和達爾文主義

的比較觀 (八一) 革命的『矛盾邏輯』和反革命的實驗主義 (八二) 唯物的元一的『矛盾邏輯』和唯心的多元的實驗主義 (八三) 認識論上的重要問題 (八四) 『矛盾邏輯』的實在論 (八五) 實驗主義的實在論 (八六) 胡博士對於實在的大批例子及其批評 (八七) 『對於自由意志有本能的信仰』 (八八) 『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 (八九) 藉着腦子去發見客觀的真理 (九〇) 把有用和真理看做同一物 (九一) 『實驗主義怎能否認上帝的存在呢？』 (九二) 實驗主義者所謂有用與否的標準 (九三) 『玄學方法』的徽號還是收回自用罷！ (九四) 『我勸你首先把邏輯來研究』

第十二章

留德三

五五七

(一) 『一個較光彩的小石』 (二) 牛刀一試 (三) 『中國一件大幸事』

(四)雞生蛋，蛋生鷄一般的見解 (五)中國近七十年的工業資本主義只是復古！ (六)中國封建制度的時期及其特點 (七)殷周的耕種方法(八)由銅器時代轉入鐵器時代 (九)春秋，戰國時代的商品和商人 (一〇)前資本主義階段中的特點 (一一)戰爭的積極和消極作用 (一二)階級與閥閱的區別 (一三)一個人構成一個『社會階級！』 (一四)士的閥閱 (一五)先秦時代的主要階級 (一六)梁啓超受了騙！ (一七)那有這許多派別！ (一八)介紹並批評梁啓超所謂先秦諸子哲學勃興的原因 (一九)那有這許多階級！ (二〇)老子出生的時代問題 (二一)老子的『最大功勞』！ (二二)彌縫工作中的大漏洞 (二三)又用照例的方法對付楊朱 (二四)莊子爲什麼是『守舊黨的祖師』？ (二五)『哲學史……變成了靈異記！』 (二六)莊子的名字

怎能與黑格爾的思想方式相比擬？（二七）孔子『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二八）梁啓超口中的孔子的階級性（二九）孔子要用士閥去推翻貴族閥（三〇）孔子是春秋時新興的非封建的地主階級的代表（三一）士是地主的證據（三二）孔子的政治哲學（三三）『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辭』！（三四）替『未必條件都合着歷史的事實』加一重保證！（三五）不懂得『他老人家氣得鬚子發抖』的緣故！（三六）孔子豈肯恢復封建制度？（三七）『孔子的『學』只是讀書！』（三八）『孟子……受了楊墨兩家的影響！』（三九）荀子爲什麼要『明貴賤』？（四〇）孟子性善論和荀子性惡論的批評（四一）墨子是代表小有產的農工階級（四二）墨子提倡兼愛的原因（四三）墨子的『明鬼』論何嘗起于反對儒家的不信鬼？（四四）

- 墨子的『非命』論何嘗起于反對儒家的信天命？（四五）墨子的『節葬』論何嘗起于反對儒家的厚葬久喪？（四六）墨子的『非樂』論何嘗起于反對儒家的重禮樂？（四七）『生來是一個苦行救世的宗教家！』（四八）拿這句話來批評實驗主義倒是對的（四九）拋棄『非攻』論的精華了（五〇）不懂得『中國古代第一奇書』是怎樣發生的（五一）介紹天下篇的二十一事（五二）由小變大，由實變虛，由動變靜等等叫戲法（五三）藉『共相』『自由』的花樣為詭辯作護符！（五四）『胡博士三手！』（五五）本體是什麼神秘的東西麼？（五六）翁仲能稱為仲翁麼？（五七）實驗主義的破產已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五八）錯解『墨辯』（五九）介紹並批評墨學滅亡原因的三種說法（六〇）介紹並批評法家為儒道墨三家的嫡嗣的兩種說法（六一）法家的階級

- 性 (六二)主義陳列所！ (六三)法家接受儒家學說的證據 (六四)許行等代表無產階級的三大理由 (六五)一丈布可以換一丈綢子！ (六六)介紹古代哲學中絕的『四種真原因』• (六七)用『鬚子頭髮一把梳』的辦法治哲學史！ (六八)『第一個真原因』竟是一個假原因！ (六九)『第二個真原因』又是一個假原因！ (七〇)難道是『古學黨』的宣傳部長？ (七一)『第三個真原因』又是一個假原因！ (七二)『第四個真原因』還是一個假原因！ (七三)介紹並批評梁啟超所補充的古代哲學中絕的『兩個更大的原因』 (七四)四系哲學的中道滅亡或繼續發展的分析觀 (七五)介紹并批評胡博士的作史方法 (七六)『述學』的成績 (七七)『明變』的成績 (七八)『求因』的成績 (七九)『評判』的成績 (八〇)中國一件大不幸的事！ (八一)批評後的悲

憤！

第一章 出生地與家庭



開場白——『湖南騾子』——大家庭——童歌——急口令

——謎語——笑話——故事

『拿破崙第一倘若遲生十年，決不會做法蘭西的皇帝。有理智的父母生下這個聰明的孩子，如果放在野蠻人中，他雖比較穎慧，也終于變成一個野蠻人。每個人是社會造成的。種種理想不是任何個人腦袋中的創造物，不是憑空而起，也不是由上天的感應而生，只是社會生活與行動的結果，只是時代精神的產兒。』

我徵引柏柏爾(August Bebel)這一段話做自述的開場白，不是抱着什麼英雄思想，暗以拿翁自居，而是要藉此說明一般的社會狀況和四周的環境對於一個人，尤其是對於一個青年人具有何等偉大的勢力。

社會狀況和環境既可以左右一個人——尤其是一個青年人——的思想與行動，我便不能不從我出生前後的周遭說起。

我隸籍湖南，世居汨羅江上。湖南係春秋時代「唯楚有材」的楚國，汨羅江則因戰國時代的屈原投江而得名。至最近二三十年中，湖南更有「小日本」之稱，而湖南人却綽號「騾子」。所謂「湖南騾子」，是與「四川耗子」「湖北九頭鳥」鼎足而三，膾炙人口的。

有許多湖南人以爲「騾子」的渾名與川鄂兩省人的「耗子」及「九頭鳥」相較，固勝一籌，但好好的人竟被比作獸類，並且被比作驢馬相交而生的「雜

種』，不獨聽來刺耳，令人感覺不快，實在太玷辱了神明華胄的黃帝子孫，假使高唱『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的屈原猶在，即不因諫君而死，也將鬱鬱不樂，憤而投江！

像這樣的議論是于談諧之中表現了中國民族自尊的心理，其實這種妄自誇大的習尚是不合科學精神的。凡稍微懂得生物學和動物學的人都知道人猿同祖，人是獸類中的一種，被列在脊椎動物門的哺乳類。不獨如此，就比較胚胎學講，人類的胎兒在最初一個足月的時候，與兔，牛，豬，雞，龜，蠃，魚，相當時期的胎兒相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牠們同具有大頭，眼，腮和長尾等等。到了一個半月，除蠃和魚外，其餘相當時期的胎兒與人類的胎兒還是大同小異。到了三個月，除鷄龜外，人類和其餘三種胎兒猶相差不遠。可見人類不僅與猿同祖，在進化的途中，和我們素來輕視的烏龜兔子之類均有不少的淵

源，簡直可以稱爲『大同胞』。

人類的來源既不過如此，我們使用不着故意抬高自己的身價，而鄙視其牠獸類，因此我也不得不把騾子的價值來估量一番。論牠的家世，原來十分高貴。先就牠的父親講，普魯士王大腓特烈 (Friedrich der Grosse) 說過，世上只有三種負重任的人與物，即君主，柱頭與驢子。從前拿破崙出征埃及，以許多學者騎着驢子自隨，當敵人來襲，法軍須列成方陣時，總聽得軍中傳令，大呼『驢子與學者居中』！法人於是稱驢子爲『半學者』 (Demi-Savants)。至于牠的母親在我們的經傳上真是出盡風頭，什麼『肥馬』呀，『駿足』呀，『騏驥』呀，『驊騮』呀，被大家稱贊的了不得，甚至一個已死的馬首還要值五百金。以這樣傑出的父母生下騾子來，不獨『克紹箕裘』，而且是『鸞牛之子』，所以牠在中外歷史上所佔的位置比牠的父母還更重要。例如英國克綸普吞 (Sa-

manuel Grompton) 于一七七九年發明一架最有名的紡紗機，即名爲『騾機』(Mule-jenny) 而不稱爲『驢機』。當十九世紀時，美國南方蓄奴各州給奴隸犁地的牲口是騾子不是馬，因爲馬受不了他們粗魯的待遇，只有騾子才能當這種苦差。即我國北方載物乘人，也多用騾子而不用馬，所以有『騾綱』(即商賈結隊行商用以載物的騾羣)，『騾車』和『騾駝轎』之名，也無非是取其能耐勞苦。又唐書載申蔡人乘騾以戰，尤爲悍銳，號『騾子軍』。啊，騾子的功用既然這樣偉大，我們湖南人獲得『騾子』的頭銜，並不算不幸。平心而論，騾子能任重致遠，而又不趨不停，堅毅無比，確與湖南人的氣質有些相似。

回憶十幾年前在Y. Y. 大學肄業時，有一位精通英，德，法，日和拉丁文的『辯子先生』于教授英文功課之餘，輒好作月旦評。他老先生有一次睜大了眼睛向着江蘇的同學說：『你們江蘇人好也好不了，壞也壞不了』。旋又對我

說：『你們湖南人好的固然極好，但壞起來，本事也很大』。湖南人和各省人（廣東人除外）相較，的確有些不同，尤其是奮鬥的精神要高人一等。

『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常常這樣問人。但失望的很，總是得不着答案。當然，有些『才智之士』會不加思索，馬上回答道：『這是由于三湘七澤，靈氣所鍾！』在科學昌明的現代，猶用這樣神秘的唯心論來解釋，未免令人齒冷。

其實湖南居揚子江之南，有洞庭湖橫枕其北，湘，資，沅，澧縱貫其中，交通便利，物產豐富，極適宜于產業的發展。又加以自南宋以來，北方的優秀民族逐漸南遷，他們到了江西之後，又轉入湖南，驅逐原來的土著苗民，而據有其地。他們和後來美國所謂『邊疆民』（The frontier）相較，頗多共同之點，這並不是僅指雙方都向西方移動，而是指彼此的體力和性格等等大概相同。太平洋彼岸的邊疆民的情形是怎樣的呢？西門（A. M. Simons）在美國社

會勢力發展史 (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告訴我們說，這種人民

「在體質上是高大強壯的，在心情上定活潑敏捷的，在社會上是富於反抗性的。」這不是替近代的湖南人寫照麼（但湖南人的體質現已較前退化）？他們挾着一種進取冒險的精神，來經營這物質豐富的區域，不獨一洗農業社會中安土重遷和一成不變的習慣，並且使手工業和商業繼續向前發展，逐漸形成健全的商業資本主義，以為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先河。故近代的湖南人是活動而非靜止的，是進取而非保守的，是農工商三者並進而非自給自足與鄰省老死不相往來的。湖南人的奮鬥精神比較充實，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還有一層，洪秀全在八十年前起兵廣西，穿過湖南，順流而下，定都金陵，曾國藩，左宗棠等率湘軍與之作戰，前後達十餘年；迨太平天國敗滅，湘軍復平捻子，定西域，他們的足跡縱橫南北東西，幾遍全國。就民族主義的觀

點看，曾，左是漢族的罪魁，湘軍也只是他們手中沒有覺悟的工具，彷彿和俄皇手中的哥薩克(Cossack)兵一樣，但就事實上講，這種軍事行動確提高了湘人發憤爲雄的心理與勇敢獨立的氣概。湖南人的奮鬥精神比較充實，這是一個次要原因。

湖南人的特質及養成這種特質的原因，既經說明，現在當進而敘述我的家世。英國著名的遺傳學者哥爾通(Francis Galton)以爲遺傳的成分，父母佔四分之一，祖父母佔十六分之一，曾祖父母佔六十四分之一等等，此說雖沒有完全證實，要不失爲一個指標。德國最著名的社會學者卡爾(Karl Marx)也說：『過去世代的一切遺傳像夢魘一樣壓在活人的頭上。』我秉祖先的遺傳，並受他們的影響，自然是至深且切。不用說，他們也是來自江西，至我的第五世祖即因耕田種地並肩担大布往江西出賣，逐漸致富。到了高祖已經廣置良田大

度，成爲鄉間的富翁了。他有五個兒子，我的曾祖居長，秉性慈祥，能文章，精醫術，輕財重義，以致分家後家道中落，負債纍纍。祖父是他的『稱鍾子』（即獨子），見傾家蕩產不足以償清債務，遂拋棄詩書，操持家政，仍以務農經商爲業，兼管理錢糧，因得精明幹練，克勤克儉的祖母爲內助，卒將一切債務還清，終身仍積得田產約二百畝之譜。

祖父母共生二子四女，我的父親居長，叔父則係滿子（即最後所生之子）。父親年未弱冠，即和母親結婚（她年才十六歲），共生四子（第三子早夭）二女，而我也滿子。父親得祖父母的庇蔭，專攻詩書，不理農事，秉性剛直熱烈，胸無城府；母親則溫柔堅毅，處事接物，細密而有條理。至于我自己，身材頗似父親，且兼有他們這兩種性格中的成分。恰和哥德（*Joh. Wolfgang*

von Goethe）所說的「一樣」。

『父親遺傳我這健全的軀幹，

使我嚴正的將生活來察看，

母親遺傳我這樂觀的性情，

使我滿具談天說地的精神。』

我生在這樣一個豐衣足食的『詩書門第』，幼年時代的撫養與教育目應比普通的農家子弟高出若干倍。但我的遭際竟不如此。

俗語說：『娘痛滿子』，這是做母親的人難免的毛病，我的祖母對於叔父更是異常疼痛。她眼見我的父母有子女六人，叔父自娶妻後老是不生兒子，便逐漸發生一種憐愛他而討厭我們人多的心理，加以自鴉片輸入中國後，一般士大夫競以『醉臥烟霞』爲高尚的消遣方法，我的祖父，父親，叔父和大哥都先後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三代四槍』，傳爲當地『美談』。然家財因此耗去

不少，而祖母待我們的刻薄手段也愈加發展了。

我們既是一個大家庭，吃飯時分作三起：我跟祖父母，父親，和二哥一起，母親帶着大哥，大嫂，二姐一起，叔父嬸母兩人一起。此外還有作田種地的長工四五人和女工一人因為禮教的關係，也分作兩起。家中一切大權都操在祖父母的手中，關於飲食事項係由祖母親自指揮，或親自分配。每逢初一，十五，她分肉給母親等五人，不獨不比給叔父等二人為多，並且還要少些，否則便是骨頭打底，有名無實。即其牠葷素菜蔬也無不如此。這是日常生活上的顯分厚薄。

然這還不算一回事。母親為着子女的婚嫁真是吃苦不少。大哥二哥的娶妻與大姐二姐的出嫁，除掉萬不可少的酒席外，祖父母總是不肯出錢。所有媳婦房中的木器和女兒出閣的嫁裝不是由母親拿自己的器具衣服首飾之類充數，就

大半是由她帶着女兒苦苦地紡紗織布積集起來的（此事恰似我們鄉中所謂『針挑土』，極不容易，因為她們所紡的紗織成布後，要充我們六七個人做衣做鞋之用，所餘有限）。她因外祖母去世，曾獲得一百串錢的遺產，雖悉數用在男婚女嫁上面，然以我家那樣地主的架子而論，要裝一點體面，自然是不夠用。祖母看見她陷在這種困苦中不獨不加以援助，反捕風捉影，疑神疑鬼，日向祖父進言，說她的手中儲蓄甚多，『現在是窮得公，富得私』（即公家窮而私家富的意思），弄得祖父信以為真，時常亂罵。所以母親墊了錢，反要受氣。在另一方面，叔父要用錢，祖父母——至少是祖母——却又十分慷慨，大有有求必應之概。

待遇上這樣不平等是我國大家庭的通病，不足為奇，也不是母親忍受不住的痛苦，因為她雖不能如『張公百忍』，大概也可以說得上幾十忍。但使她最

傷心的是大哥對於洋烟嫖賭，件件俱全，祖父母不直接加以管束，父親也缺乏這種能力，祖母便時常責罵她，尤其是當大哥偷取家中穀米被發覺的時候總是把她當做『出氣筒』，有時並唆使祖父出來大罵，說『這是種草不好』！

可憐的母親常常帶着沉痛的聲音說道：『女不好由娘管，子不好應由爺管，我是女流，不能外出，從何管起！……說我不能幹，無力管教兒子，是可以，爲什麼要說「種草不好」，連帶我的祖宗三代一起罵？』但在舊式的家庭內，媳婦是不能向翁姑評理的，即評理，他們也要強詞奪理，甚至于再痛罵一頓。所以母親受了這種壓迫，無處伸訴，只好自怨自艾，終日以眼淚洗面。啊，不幸的母親真是哭得太多，連帶我小時也不知道陪着流了多少眼淚。此事對於我後來走上革命的道路有極大的關係，可以說是主要的原動力之一。

母親生男育女，倍極劬勞，而又感受種種壓迫，心神更加憔悴，當我出生

時，她的身體極弱，會暈去不省人事。產後又沒有充分調養與滋補，故缺乏乳汁，除間或乞助于其他乳母外，不能雇請奶娘，以致我小小的生命因營養不良，不能和常兒一樣發育起來。我幼年時常患病，枯瘦如柴，每當六月炎天，也不流汗，有時還須加上夾衣。故來往的親友們多稱我爲『小小的病夫』。

我在撫養上雖不能享受富家子弟應有的一切利益，然慈愛的母親總是盡她的力所能及，甚至于力所不能及加以愛護。在這一方面到底不能算做不幸。但在教育方面確是如此。

父親知書識禮，並且很講究胎教和母教，但對於我小時的教育却又毫不措意。如果不是自名爲『瞎眼師公』（即不識字的意思）的母親仗着各種傳說，灌輸我一點知識，幾乎沒有家庭教育可言。茲爲紀念母親起見，特將此等傳說擇要介紹出來，先從童歌說起。

我最先學會的是『排坐歌』和『洗澡歌』，就是：

『排排坐，

莫撻禍，（註「撻禍」即「相打」的意思。）

公公回來鋸耳朵。』

『前拍拍，

後拍拍，

拍得芽崽不吃嚇。』（註「芽崽」即「兒子」的意思。）

但我最喜歡的是『黃狗歌』：

『黃狗上樹倒唱歌，

先生我，後生哥，

媽媽來，我打鑼，

爹爹生，我點燈，

婆洗週，我點燭，

記得那年生外婆，

大河裏石頭滾上坡。」

其次爲『麻雀歌』：

『麻雀子伏到灰裏頭滾呀滾，

又話哥哥冒買粉；（註「話」卽「說」的意思，「冒」卽「沒有」的意思。）

買得粉，不會吃，

又話哥哥冒買席；

買得席，不會睡，（註「睡」卽「睡」的意思。）

又話哥哥冒買棍；

買得棍，不會打，

又話哥哥買馬；

買得馬，不會騎，

又話哥哥買犂；

買得犂，不會犁，

犁開哥哥一塊脚板皮。」

童歌之外又有「急口令」，須一口氣念完，簡單一點的有：

「白碗崽，

款白蝦蟆，（註「款」即「蓋」的意思。）

白蝦蟆，

爬白壁頭。」

這裏雖只有十四個字，但念來極不順口。所以我小時候總念不成功，不知道費過多少氣力。可是下列一個更加難念：

『東邊樓上一面皮鼓，

西邊樓上一面布鼓，

看是布鼓補皮鼓，

還是皮鼓補布鼓。』

當我剛把這種四句的急口令學好，甚至于還沒有學好時，親愛的母親又換了一個十句的，真令我應接不暇：

『天上一天星，

屋上一隻鷹，

門上一盞燈，

桌上——盤金，

地上——口針；

檢起地上——口針，

收拾桌上——盤金，

取下門上——盞燈，

趕走屋上——隻鷹，

遮住天上——天星。」

母親的門路真多，她在告急口令的時候，又要我猜謎子，就是：

『天上天鵝叫，

地下地鵝叫，

兩邊陽雀叫，

中間鯉魚跳。』

年齡幼稚的我自然猜不着這是什麼，心中十分着急，便要求母親說出來，但她不肯，說再猜一個容易的罷：

『桐子打桐油，

楓樹結楓球，

人在橋上過，

水在脚下流。』

她說罷哈哈大笑，我雖仍舊不知道這又是什麼，但看看母親的神情，似乎是和我開頑笑，便一腦倒在她的懷裏，硬要她快些說出來，她只是笑着不開口；我馬上嘴巴一扁，眼淚雙流地哭起來了。原來我是最小的兒子，遇事好勝，一到要失敗的時候，便使出我的最後的武器——哭。例如唱歌，念急口令，和猜謎

子，我都享有優先權，我的兩個姐姐，兩個哥哥和其他人等不得插嘴，否則我就『唉呀』一聲加以阻止，如屢次無效，便由『唉呀』變成『啞啞啞啞』了。後來從經驗上知道這樣的哭可以幫助我獲得最後的勝利，不論對誰都要來這樣一套。

母親看見我哭臉，才摩着我的頭，笑迷迷地說道：

『好孩子，莫哭，我告訴你罷。第一個謎子是真的，第二個是假的。』

『什麼叫做真的，什麼叫做假的咧？』我看見母親開了口，便收住眼淚，抬起頭來這樣問她。

『真的是有一個謎底可猜的，譬如第一個謎子是織布的機。假的是一念就知道，用不着猜的，譬如桐子當然是用來打桐油，楓樹當然是結楓球，人自然只能在橋上走，水自然只能在脚下流。這是用來哄傻子的。你快些念熟，拿去

哄你的爹爹和哥哥姐姐。」

我爲她這些話所鼓勵，拚命地把這兩個謎子念熟，尤其是第二個念得連環倒背，打算去哄哄他們。但當我如法泡製的時候，他們不是搖搖頭，就是笑而不言；只有父親說了一句，母親太滑稽了。

啊，母親的確具有這種脾氣，我記得她常常當着父親對我們笑哈哈地說：

『將來我死了，你們爹爹討一個後來娘。後來娘是一把扇，扇起你們爹爹車地輾！』

『車地輾哪，車地輾哪！』我當時雖不十分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但覺得念來好聽，便不斷地念着，弄得大家都笑起來了。

母親不獨會這樣拿父親取笑，並且還會說其他的笑話。可惜我現在已經記不出來，但她說關於女性有韻的笑話，我還記得幾句，雖不過一鱗半爪，已足

充分表現鄉間婦女的情態。這個笑話是：

「接客莫接女客，

接五十，來一百，

「哈哈」有三千，

「可憐」有八百，

不問雞崽問鴨崽。」

母親于笑話之外，又喜歡講故事，並且說來十分動聽。譬如她說：

「有一個怪人走到一家屠坊，把錢向案板上扳道，「買四兩肉！」

屠夫抬頭將他打量一下，問要什麼樣的肉，他說：

「皮掉皮，

皮搭皮，

皮裏頭的肉，

肉裏頭的皮。」

屠夫爲他所窘，把屠刀一拔，帶着怒氣說道：

「什麼皮皮肉肉說一大堆，我這裏是專做肉生意的，並不做皮肉買賣！」

當他們兩人正在你一句我一句吵鬧的時候，忽然又走進一個常「跑江湖」的客人來買肉，問清源委，笑道：

「這位客人要的是，豬尾巴，豬耳朵，豬臍心和豬肚子。」

于是屠夫依言割出四樣肉給他，這場轆轤才告了結。」

像這樣的故事我們聽了，覺得津津有味，總是要母親再講一個，待她講出一個後，又連接要求下去，有時弄得她沒有辦法。我還記得她說的一個三個媳婦的

故事也很有趣，就是：

『某個富家有三個媳婦，都十分愚蠢，家娘（即夫的母親）于是打發（即「使」的意思）她們出外去學見識，並吩咐道：

「大媳婦住三五天，帶個紅心蘿蔔回來。」

二媳婦住七八天，帶個冒脚團魚（團魚即鼈）回來。

三媳婦住半個月，帶個落地不響回來。

但你們必須同去同回。」

三個媳婦含愁出門，心裏萬分着急，口中喃喃地念着：

「三五天……紅心蘿蔔。」

「七八天……冒脚團魚。」

「半個月……落地不響。」

她們三人游蕩了四天，非常困苦，既沒有飯吃，復沒有宿處，簡直和告化婆一樣；同時又想不出一點辦法，三個日期相差這樣遠，如何能夠同回去呢，要帶回去的三件東西又是什麼呢？尤其是大媳婦眼見隔天就是應歸去的日子，還沒有找到紅心羅葡，便急得嚎啕大哭，因此觸動了二媳婦和三媳婦的心事，于是三個人哭做一團。

當這個時候，忽然走來一個手拿拐杖白髮銀鬚的老公公，問她們爲什麼這樣傷心，她們爭着將原因告訴他，他微微地笑道：

「這很容易，三五一十五，七八一十五，半個月也是一十五，時候還早啦，你們到我家裏去住着罷。」

三人聽了，喜出望外，便收住眼淚，大笑起來。

她們在老公公家裏住了十天，經他多方指點，思路大開，自己復用心

學習一切家常事務和世故人情，所以都變聰明了。當要回去的那一

天，大媳婦忽然恍然大悟：

「啊，紅心蘿蔔就是蛋啊！」

二媳婦接着道：

「啊，冒脚團魚就是巴巴（即圓形年糕）啦！」

三媳婦更跳起來說道：

「啊，落地不響就是紗錠啦！」

她們于是歡天喜地帶着這三件東西回家，大受家娘的稱贊。』

我聽母親講這些童歌，急口令，謎語，笑話和故事，大概是在三，四，五歲的時候。我旋又開始從祖父學習認字和猜字謎，有時並把牠當作歌兒唱，至今還記得兩個：

『一點點上天，

烏雲蓋兩邊，

上字倒頓起，

人字打鞦韆。』

『一點一撇，

橋橋鬚鬚，

龍頭轉彎，

鑿鑿鏘鏘。』

第一個謎底是『定』，第二個是『為』，像這樣的猜謎子和認字，不獨毫無所苦，並且引起我很大的興趣，常常要求祖父再說幾個，有時弄得他存貨枯竭，總是說『夠了，夠了，明天再來。』

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大概如上所述。但這裏有一種特別現象，就是，我的讀書識字的長輩除祖父外，對於我初期智識的發達，很少影響，而『瞎眼師公』的母親反能給我以許多知識。這是因為我國的父兄大都不注意于兒童教育，而做母親的因受了數千年文明古國傳說的沐浴，故于不知不覺之間，擔負了這種責任。此舉與西洋近代有計劃的兒童教育相較，固望塵莫及，然小孩子們猶能享受這一點點盲目的教育，要算是不幸中之幸了。

第二章 私塾時代

子曰舖——百家姓的新解說——『四大茴餅』的太極圖——小
 小生命中的危難事件——『朱夫子一脚淪在井中』——絕好的
 獨幕劇——先生娘子——鬧學——半年成績

當某年正月一天清晨，母親用一根新的大紅絨線把我的頭髮紮成五個『髻子』，替我穿上一件藍竹布長衫，一雙新鞋，吃過早飯，叫我拿着香燭錢紙鞭炮和六十個制錢的紅紙包封，跟父親到一個姓李的先生的蒙館中去上學。這蒙館是在一個半截堂屋裏，內中除陳設七張八仙桌和十幾條板櫈外，一無所有。

我在父親指揮之下，向一張貼在壁上的『孔子聖人』的小紅紙牌位行過三跪九叩首的嚴重禮節之後，又向先生行了一跪三叩首的禮。這便算是正式上學。迨父親走後，先生開始教我和其餘的學生讀書。我在未入學之前，因跟着較大的孩子們瞎念，本已能背誦大半部論語，獲得祖父的誇獎，但入學之後，仍須從三字經讀起，一則因為我並不認識多少字，二則這也是發蒙學生照例應讀的第一本書。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習相遠。』

我依先生的吩咐這樣念着，覺得三個字一句，很順口，比母親所告的童歌等等還要短些，但『初』是什麼，『性』是什麼，『善』『習』是什麼，『相近』『相遠』又是什麼，我全不知道；恐怕當時也沒有這樣清清楚楚發過疑

問，先生叫我怎樣讀，我就怎樣讀，小小的孩子那裏知道求解？不過這些句法沒有母親所說的那些頑意兒好懂，沒有那樣有趣，我是知道的。

當第二次上書，劈頭一句是：『苟不教』，我以爲是『狗不叫』，便覺得書上的狗比我家中一隻黃狗好些，因爲祖母把牠關在廚房中防賊，牠不肯服從，整夜的叫，弄得母親睡不着，旋讀到『及老莊』，我以爲是『幾腦撞』，原來我們附近有一個老婆婆和她的兒子媳婦吵鬧時，總是用頭對着門上撞，并且說道：『你們這樣忤逆不孝，我就拚着一個老命，學『文中子，幾腦撞』撞死牠。』

總之，我讀這種不懂解的書，除偶然遇着一些字音與目前事實相合的句子妄作解人，覺得有趣外，殊感乾燥無味。可是先生有一個朋友，綽號『牛大爺』的，常來和他打趣，替我們解書，倒非常好頑。有一天先生帶着幾個較大

的學生外出，叫我們七個小學生在館中溫書，適逢『牛大爺』來了，看見先生不在，便很高興的向我們說：

『拿百家姓來，我替你們解。先講趙，錢，孫，李四個字。「趙」是「趙阿公」（按即附近的趙大元帥菩薩），「錢」是「大銅錢」，「孫」是「崽過崽」（按即子之子），「李」是「李先生」。快些讀熟，先生回來，背給他聽。』

說罷，他又接連念幾遍。我們對於每句的意義都懂得，只知道連貫的意義，但因好新奇的緣故，七個人拚命大聲地喊着：

『趙阿公，

大銅錢，

崽過崽，

李先生。」

未幾，「牛大爺」回去，先生同着幾個學生回來了。他在門外聽見我們叫「崽過崽，李先生」，便怒氣沖沖地一腳踏進門，大聲喝道：

「小鬼頭，誰叫你們這樣念的！」

我們讀熟這四句書，原來是想向先生討好，現在忽然聽見他大罵，真是又驚又嚇，弄得莫明其妙，個個都不敢做聲。

先生子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取下帽子，用手在頭上一摩，自言自語道：

「這一定又是「牛大爺」弄的鬼。」

我們聽了這句話，才知道「牛大爺」教的四句書有些蹊蹺。異日「牛大爺」來了，先生埋怨他不應該這樣開頑笑。但他生就一個詼諧的脾氣，好鬼頭鬼腦地頑戲法。記得後來有一次，適值先生不在，他看見一個名叫龍生的學生手中

拿着一個『四大茴餅』（即四文錢一個的大餅），便說：

『你這正像一個太極圖，拿來我講解給你們聽。』

當餅落到他的手中時，他舉起來向我們說：

『這是一個太極。』

『太極生兩儀』，他手中的餅變成兩邊；

『兩儀生四象』，餅復變成四塊；

『四象生八卦』，餅又變成八塊。

『斯道也』，他吃一塊；

『堯以傳之舜』，又吃一塊；

『舜以傳之禹』，又吃一塊；

『禹以傳之湯』，又吃一塊；

「湯以傳之文武」，又吃一塊；

「文武傳之周公」，又吃一塊；

「周公傳之孔子」，又吃一塊；

「孔子傳之孟軻」，又吃一塊。

他將這八塊餅子吃完之後，看見桌上還剩下不少的餅屑，便把左手放在桌邊，右手先從右邊對着左手一掃，說道：

「東吳孫權」，又從左邊對着左手一掃，說道：

「西蜀劉備」，迨餅屑通通落在他的左手中時，他忙向口中一送，說是：

「一統歸晉。」

當他這種動作完畢之後，引得全堂學生哈哈大笑，只有失餅的龍生早已紅起兩眼想哭，被大家這一笑，便啞啞的哭起來了。

我們的注意力本來都集中在『牛大爺』的身上，覺得這樣變戲法，真是好頑，從沒有想及這可憐的小孩子。及他的哭聲出現，才知道這又是『牛大爺』的惡作劇。特別是我對於這個七八歲的小同學表示一種同情，恨『牛大爺』可惡。迨放學回去，就指手畫脚地告訴祖父，說他騙了龍生的一個四大茴餅，分成八塊，一邊吃，一邊說什麼『太欺』『孔子』『孟子』，都吃光了，連渣滓都吃光了。祖父聽罷，笑道：

『他又在演八卦圖，真是專門學這些把戲來騙人！』

我從六歲起至十二歲止，中間雖經過三個蒙館先生，但大半是雜在牧牛拾糞的頑童中，『詩云子曰』地讀書（只有最後一年是專門延請一位蒙館先生在家教二哥和我兩人），所以沒有什麼進步可言。然年齡最小的我在這種『子曰舖』中還要算是一個首屈一指的學童，從沒有因認字或讀書不出，而受那野蠻

嚴厲的教刑。當我在叔祖父處讀書的時候，每逢初一，十五，因能一字不錯地背誦全部詩經或四書，且取得他兩個二大茴餅的獎賞。

然蒙館先生最大的責任只在教學生死讀死記，至于講解他是不管的。因此我雖能背誦全部詩經四書，却和鸚鵡學語一樣，並不了解其中的意義。孔二先生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我在當日的情形正是：『誦詩三百，誥之以義，不懂，雖多亦奚以爲！』

蒙館先生有時也教我們對對子，但這是例外的舉動。記得我的叔祖父有一次出過一邊對子叫做：『清水塘』，許多學生都對不好，我想了一回，說道：『白山坳』。因此大受他的贊賞，其實這是附近兩個地名，最容易聯想到的。

我在蒙館讀書的時期，小小的生命經過多次的危難，此等事件不獨可以紀念我幼年的生活狀況，並且還多少表現當時的家庭和社會情形，故特擇要分述

于後。

(一)吞煙。當我六七歲的時候，一日肚痛大作，父親即將他所吃的鴉片烟泡一小個給我吞服，以為可以止痛。不意烟泡分量過重，烟性太烈，竟使我昏迷不省人事，至一日一夜之久。這可以表現家人完全沒有醫學常識。然鴉片一項似乎與我無緣，不獨此次因吞煙得禍，即前後替祖父裝烟十餘年，也從沒有嘗試過，而我的叔父和大哥等沒有這種機會，反先後成『癮君子』了。

(二)醉酒。當某年六月的一天，祖母着我提兩斤燒酒送給田中打禾的工人，我因口渴，便一路飲去，及到目的地，已所餘無幾。因路上受烈日的蒸射，酒性登時發作，倒在田中，知覺全失。工人們見狀大驚，急奔告我的祖父。旋由他抱回營救，才得復蘇。我小時的酒量本來很大，飲了從不紅臉，然自此以後，遂引為大戒，絕不和牠接近。

(三)爭鬥。有一天，我從蒙館中回家吃午飯，走到門前，看見我家一頭大水牛正在吃草。小孩子好玩，順手向牠頭上一摩；不意竟觸怒了這馴良的牛，突然將角向我一挑，恰恰穿過我的背心，將我從右邊拋到左邊，弄得鼻破血流。這一次算是最危險，牠的角如果稍斜入一，二寸，我恐怕已經一命嗚呼了。

(四)狗咬。我家與四老祖父家爲比鄰，我對於他的兩隻惡狗簡直視同猛虎，沒有人護衛，即不敢從公共堂屋中經過。可是一日我從外面回來，在大門口偷偷地一望，沒有看見那兩隻狗，以爲可以偷關而過。不意剛走過半條巷子，達到堂屋門口時，冤家路窄，突然相遇。我嚇得靠壁站着，不敢稍動，冀避其鋒。但那麻狗哼的一聲，黑狗即搶前一步，咬住我的小腿不放，我痛極而號，跌在地上。迨家人聞聲趕至，牠們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講到狗的問題，真是耐人尋味。邁耶 (E. Meyer) 在他的古代史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中，說君士坦丁堡街上的狗羣各有一定的疆界，不得互相逾越，那正是一些「狗國」。我們知道，國家是一階級壓迫其他階級的工具，狗裏面既沒有階級，自然說不上什麼國家（德國的生物學者對於蓄有奴隸的紅褐蟻，血蟻，以及蜜蜂，黃蜂，水蜂等冠以「建國」——Stater-bildende——的形容詞，是否得當，似乎還有討論的餘地），不過「狗心不同，各如其面」，牠們雖沒有階級之分，却有個性的區別。例如四房那隻麻狗並不真正咬人，只是首先哼幾聲，而黑狗却一聲不響，一口咬住人的肉不放。拿學界現行的用語來說，麻狗是一個理論家，而黑狗是一個實行家。並且這種區分還不夠，應有更細密的鑑別，才能顯出各種狗的真相。據杜洛斯基告訴我們，薇娜·伊華洛 孚娜女士說：布列漢諾夫是一隻獵兔狗，很會咬，但時常鬆口；列寧是一隻猛

犬，咬住了再也不肯放（列寧很高興聽這句話）。可見在咬的實行家中，也有放鬆與不放鬆的區別，講句開頑笑的話，列寧彷彿比得上我說的那隻黑狗，而又兼有那隻麻狗之長！

（五）斬手。我小時最好活動，喜歡自己做各種玩具頑耍，如紮鞦韆，削地雷公，編草籠頭，造車子等等。一日我拿着祖父的篾刀砍一個杉樹小輪盤，預備做一張小車子，不意用力過猛，輪盤向旁邊一跳，篾刀的餘力未盡，直向我的左手中指殺來，把牠的頭砍去三分之一。我當時痛不可耐，一直跑回母親房中偷偷地將指頭的血滴在床底下，然後拿一塊布包紮起來。過了兩天，母親知道此事，她笑着說：『你早告訴我，一定煮個蛋給你吃。』我聽了這句話，信以為真，反悔自己沒有早些說出來，弄個蛋吃！

（六）失蹤。當某年夏季的一天，父親從街上帶回一包糖果，母親拿來分

給子女們，獨不見我。她在屋前屋後，屋左屋右遍尋無着。於是舉家惶惶，鄰人羣集，七猜八想，議論紛紛。有的說一定是『洋鬼子』拐去了（我們附近通岳州和長沙等處大路，間有外人往來），因為他要把小孩子的眼睛挖出，腎子割下去製藥；家中登時派出幾班人循着上縣下府的大道追去。有的說恐怕是跌在塘中浸死了，因為今天老鴉呱呱地叫（在北方以老鴉叫爲吉利，南方則反是），兆頭不好；上下屋的人馬上拿出幾張水車來車塘。祖父等不了水乾，即脫下鞋襪，親自下水去摸。母親一邊哭，一邊叫我的名字，父親眼淚雙流，到處亂竄。此外，如祖母哥姐等等無不悲痛傷心。就是隣居的人也覺得驟然失去我這個活潑可愛的孩子，實在可慘。

在這個愁雲慘霧的當兒，我的哭聲忽然出現。原來我于是日午後，一人獨自跑到屋前的花苑子去頑耍，疲倦之餘，不覺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女工不知

我在裏面，竟將苑門上鎖。當家人尋我時，見苑門深鎖，均不置疑，所以沒有開門來看。我醒後忽聞祖父的嘆息聲，父母的哭喊聲，和其他人等的說話聲，竟爲這種緊張的局面所嚇倒，不敢答應。此事從成年人的眼光看來，似乎不合情理，但兒童的心理確是如此。記得我家附近後來有兩個孩子一同出去遊戲，一個孩子跌在水田中，另一個孩子嚇得跑回家去，不敢作聲，以致他的小伴侶竟爾喪命！我當時聽見他們的喧鬧聲，只敢小小的答應：『媽媽，我在這裏啊！』看見她聽不到這種聲音，才嚶嚶啜泣起來。一個闖雞的人從苑子前面經過，聽見我的哭聲，奔告家人。父親馬上走來，開門將我一把抱住就跑，我受此驚嚇，登時全身發抖，戰慄不已。家人于驚喜之餘，無不感謝黑阿公（即附近的黑神總管榮祿大夫菩薩），說：我在院子裏被什麼妖怪迷住了，旋見一個身穿紅袍的黑臉大人高約丈許，站在我的面前，加以保佑。其實我沒有這樣說

過，當係家人想像之詞，因為當他們疑我被『洋鬼手』拐去時，即已向黑阿公許上『龍衿龍袍』，請他速顯神通，在半路截住鬼子和我，勿使前進，以便尋人的將我帶回。今見我的踪跡是在此而不在彼，便于不知不覺之間，將『洋鬼子』改爲『妖怪』，將『截住』改爲『保佑』，表現黑阿公的功勞，始終不可磨滅。這是神權時代最容易發生的幻覺，並不是他們故意作偽，使自己白白送掉幾尺粉子白洋布的『龍衿』和紅印花洋布的『龍袍』，然後快意。

(七)被打。我家既是一個地主，所以住在上屋的五六個本家大概都租有我們的田地。在我地地主與佃戶的界限不像長沙一帶那樣嚴明，而且他們也不算是正式的佃戶，不過因自己的產業不細耕種，才向我家分租一些。他們的派行比我們要大幾輩，所以我必須稱呼他們爲某阿公（阿公兩字在我地一用指菩薩，二用指輩尊者）。這五六個阿公的小孩子多至十幾個，他們『人多爲王』，

一看見我，總是集合攏來，無緣無故地加以毆打。有一次他們把我綁去，捆在柱頭上，正要鞭打的時候，幸而我家長工在門口經過，才將我救回。我從此極恨這些小孩子，常用鄉下幾句通行的話罵他們，道：

『有人養，

冒人告，

娘吃糠，

爺吃哨。』（註：哨係豬吃的食料，字典上無此字，故借用之。）

我因爲小時怕遭他們打，一人不敢離家遠出；同時也不懂得他們爲什麼要那樣迫害我。現在想來，這只是階級對抗的反映，並不足怪，而他們的人數衆多，正是他們成功的秘訣，在小的爭鬥中是如此，在大的爭鬥中又何莫不然！

這些大孩子雖欺負我，但那些阿公待我還算不錯，至少是在表面上沒有表

現敵意。他們有時和附近的本家農夫集在一起談天說地，煞是有趣，我于不知不覺之中，也受了不少的影響。內中有三兄弟尤擅此道，所以鄉間有『佐捏白，愛超天（即談天之意），元鳳捏白冒邊弦』的諺語。他們因為讀過一些傳記，講起故事來，總是文詞諷的。譬如黃牛和黑牛相鬥，一隻豬嚇得跌在水井中，李家大嫂走來將牠救起這一樁事，經他們說來便成爲：

『王荆公，

黑荆公，

大戰丁鼈；

朱夫子一脚淪在井中，

冒得李氏夫人來搭救，

蹊乎險乎，亡之命矣乎，

『孟子曰。』

我看見平素所讀的四書，所有『孟子曰』都是在幾句話的前面，這裏忽然放在後面，覺得十分奇怪，問這是什麼緣故。他們的答案是：『沒有』孟子『橫鎖在後面，連一點文氣都沒有了！』

其實上面那幾句話已經是文氣磅礴，用不着借重孟老夫子來作殿軍。這不過是他們好引四書作談話資料來取笑的一種表現，與文不文沒有關係。記得有一次他們坐在樹陰底下談天，看見我和幾個小同學正在吃糖，有一個便說道：『哎喲，這種糖吃了肚子痛的，快拿來給我看看。』迨被我們一致拒絕時，他便說：『哼，我們並不是騙你們的吃，是怕你們吃壞了肚子。』他看見我們仍不爲所動，又說道：

『我們是「君子坦蕩蕩」，

不在乎飲食上，

你們是「小人長戚戚」，

光只爲把嘴。」

這也是他們好引四書的一個明証。此外，他們有趣味的說法還多得很，我不能一一列舉出來，惟有一個故事真是一齣絕好的獨幕劇，不忍割愛，特介紹如左。

「有一個農夫名叫春生，素以善于捏白著名，一日于夕陽西下時，從一個姓陳的農家經過，他們夫婦兩人正在吃晚飯，老遠望見他，即遙呼道：

「春生，好久不見了，快來捏個白去。」

「今天沒有工夫，傳家河藥魚，特來向你們借一鋪網去打魚。」春生

很倉忙地走進門來，這樣回答。

「啊，我也正要去呢，對不起，不能借給你。」陳某得到這個消息，馬上心生一計，假裝自己早已知道此事，預備前往。

「既是你自己要用，我只好到別處去借。」春生說罷，立即離開陳家。陳家農夫遂匆匆吃過晚飯，背起網具，直奔傅家河。隔了半個時辰，春生很驚惶地跑來，氣喘喘地向陳家嫂子說道：

「啊喲，不好了，你的丈夫浸死了，快拿一張門給我抬屍！」說罷，下一張門，背着就跑。

陳家嫂子得着這個凶訊，哭哭啼啼跟着後面趕去。

陳家農夫很高興地走到傅家河，看見沒有人藥魚，知道是受了騙，便垂首喪氣地返來。半路遙遙望見春生迎面跑來，正待開口責罵時，忽

聽見他大叫道：

「不得了，不得了，你家裏發了火，燒得很厲害，我只搶出一張門來，你快去救火罷！」

陳家農夫把網一丟，開大步向前跑，不到半里，忽聽見自己的老婆在前面哭喊，便愈加着急，拚命跑攏去，大聲問道：

「啊，家裏發了火?!」老婆聽見這是丈夫的聲音，馬上回答道：「冒呀，啊，你沒有浸死?!」

兩人這樣一問一答之後，才悟到這全是春生搗的鬼。當春生背着門和網具趕來時，他們一齊罵他可惡，捏這樣天大的白，使人提心吊膽！春生聽罷，嘻皮笑臉回答道：

「這是你們自己叫我做的，你們不是叫我『快來捏個白去』麼？」

他們聽到這裏，雖覺得春生不應該這樣惡作劇，但大半也係咎由自取，於是從他的手中接過門和網具，懶洋洋地回家去了。」

以上所述的一切事件都是我在蒙館讀書時發生的，雖次序未必一定如此，但總在這個時期以內，即在十二歲以內。當我十三歲的時候時，父親見我讀書沒有什麼長進，終於下了大決心，把我從只教書不講解的蒙館先生的手中奪回來，送到附近一個酸秀才的叢館去做『大學生』（私塾中專聽先生的講解而不背誦的，稱爲『大學生』）。這個叢館就設在先生的家裏，我膳宿于此，每月出米三斗，菜錢四百，外加全年學費四串文。像我這樣的大學生共有四人，他們的年齡都比我大，有一陳生大概快到二十歲了。此外還有三四個『小學生』也在一起讀書。

先生有子女四人，都在十歲以下，連同我們四個『大學生』共有十人『吃

茶飯」，凡烹調的事都由先生娘子擔任。這位「娘子」的臉雖有不少的黑斑，但「高頭小脚」（這是鄉下美的標準），要算是一位美人，因此甚得先生的寵愛。老實說，先生有季常癖，凡事都要受她擺佈。不錯，她實具有操縱先生的才能，雖不知書識字，却善于詞令。有一次一位鄉紳來訪，間談了許久，去後，先生娘子特對我們說：「這位鄉紳非常尊敬你們先生，他剛才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句句打在你們先生的身上啦！」鄉紳的話本是一個比喻，且係就一般而言。她却斷章取義地拿來替先生吹牛皮兼替自己抬高身價，真是狡獪。

不幸我對於這位擅長口才的美的先生娘子偶然失了敬意，引起她的忿怒，竟對我大發雌威。事情的起源是，我從家裏帶來點臘肉，每逢不思飲食時，蒸以佐餐，常為先生的小兒所染指，我那時也不過是一個孩子，怎能容忍得住，

便說了幾句他們不應當偷吃的話。不意先生娘子在隔壁聽見，即氣勢洶洶地罵道：

『哼，你說什麼？我的小孩子偷你的肉吃！金子，嫌你的黃得（即嫌太黃的意思），銀子，嫌你的白得，我們冒吃過肉，也看見豬行過路。……』

她這樣滔滔不竭地金子，銀子，豬呀，肉呀說一大篇，原想藉此逞一逞自己的威風，兼封住我的口。但我也不甘示弱，登時指出真憑實據來，使她無從狡辯。她因沒有佔得上風，便向先生處進稟，想先生出面懲罰我。

先生當時真有些左右做人難，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孩子不對，自己的娘子強詞奪理，如果要懲罰我，不獨說不過去，還恐傳到我家中去，引起惡感；如果不懲罰我，又懼于閻威，且使娘子喪失體面，難以爲情。他畢竟不愧爲茂才公，終久採用一個巧妙的對付方法。到了『三八期』（每月的初三，初八，十

三，十八和二十三，二十八，爲私塾學生作文之期），特別出個『過則勿憚改』的題目給我做破題（卽八股的起首二句）。他的意思是叫我向先生娘子陪禮，至少也應和顏悅色，不當負氣。但我素來富于反抗性，不肯無故低頭，看見先生娘子，仍是不睬。這麼一來，把先生氣壞了。他于下屆作文期又送一個『小人之過也必文』的題目給我做。我被他這樣暗罵一頓，心中很不舒服，對於先生娘子愈加持一種倔強的態度，他雖無可如何，然從此對我不無芥蒂了。

這是我在先生家中讀書半年後所發生的事件。先生對我既不滿意，我和陳生對他也是如此。前清的士子只要讀過一部四書，能背誦一二百篇八股文章，並能作出清順的文字，就可以取得秀才，所以有『之乎也者矣焉哉，七字安排好秀才』的話。像這樣的秀才當然只是一些似通非通的蠢才，而我們的先生正

是其中之一。他替我講解書經，竟將內中註釋的句讀斷錯了，他替陳生講解春秋，對於書上的錯字也不知改正。後經陳生拿着別人同樣的書一一對出，才知道他的本領有限，不配做我們的先生。關於斷句的錯誤，因係註釋，我已不復能記憶。至春秋上的錯字是一個『末』字，文爲『且而戰，見星，末已。』『末』應改『未』，他竟茫無所知。

我們對於先生的信仰既經喪失，陳生倡議退學，我極力贊成，至于其餘兩個『大學生』則不敢附和。陳生和我一面離開先生的家，一面向外宣佈他的錯誤，此舉當然使他難堪。我們好像是勝利了。可是歷時不久，這種勝利竟成泡影。不，我並且還是大敗而特敗。

鄉間另有一位似通非通的狂妄學究，與先生爲八拜之交，常推崇其文章可
以睥睨桐城派，列入續古文辭類纂，于今忽然聽見我們造反，急忙出來鎮壓，

免得擾亂人心。他逢人徧告地說：

「『未』字誤作『末』字，那有這種道理？『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這末一句難道讀『末之有也』麼？！」

鄉間的紳士們聽見他這種說法，覺得極有道理，秀才無論如何，總不會錯，即使錯了，我們的學識既不較他爲好，自然也不會知道，可見這完全是因爲兩個無知小子不安分讀書，好捏造黑白，犯上作亂。于是一切錯誤與過失都歸到我們的身上，說我們是『不肖的子弟』。

這位狂妄學究是一個『小有才』的人，看他對付我們手段的惡辣就可以知道。他撇開『且而戰，見星，未已』的原文不提，單從『未』字誤作『末』字上發議論，而又以人人都知道的『未之有也』不會錯作『末之有也』作證明，

使大家于不知不覺之間與之表同情。還有一層，他引四書上這個『未之有也』，連帶說出上面幾句，並不是犯了普通鄉村學究好炫文的毛病，而是向人暗示我們好犯上作亂，因此便是不孝不弟。『不孝不弟，不可以爲人矣』，這種老八股調是鄉村的智識分子所習聞的。所以他的必然的結論是：我們反抗先生是犯上作亂，是不孝不弟，如此便不算人了！一樁理直氣壯的事被他這樣搗鬼，竟致失敗。不但如此，我在失敗之前還被先生毒打一頓。

我退學之舉不獨未得家中的同意，事前並且沒有透出消息，及跑回去，大家都不以爲然。不過家人對於我讀書的事本來是無可無不可的，除父母外，也沒有人一定叫我回轉去。父母看見我堅決不肯再去，且距散學之期不遠，也就聽之任之。但我離先生家時，沒有將行李携回，特于第二日帶一個長工去取。適值先生到那個狂妄學究家中商議對付方法去了，我看見原住的房子被他鎖

上，無法開門，即由窗戶入內，取出自己的一切物件。先生娘子當時在家，並未加以阻難。

但先生歸後，馬上徧告我的親屬，說我『碎室辱師』，他要『關人』（即請地方人評理）。他們爲敷衍他的面子計，特和我家商議，一致主張將我送去繼續讀書，免得這種恫嚇弄假成真。否則我雖無『碎室辱師』的事實，地方的紳士爲維持綱常名教起見，也會斥我爲不對，說他是對的；因爲『學生有理要壓倒三分，先生無理要扶起三分』，這是他們對待尊卑兩級人的公開態度，絲毫不加掩飾的。我因受了他們和家中至再至三的壓迫，不得不于第三日下午跟着父親重入師門。父親于見面後，向他鄭重道歉，說我年幼無知，輕舉妄動，實在對不起，以後當虛心受教，請他好好地教訓我。他當時喜笑顏開，滿口答應了。

可是將近黃昏的時候，形勢突變，先生忽然叫我出來，說要『好好地教訓我』。這大概是受了先生娘子的激勵罷。他鼓起眼睛，怒氣勃勃地說道：『學堂雖小如州縣，你沒得到我的許可，就打開窗戶拿東西，這明明是侮辱我。你們的家神榜上有『天地君親師位』六個大字，你總知道罷！我是你家中初一，十五焚香秉燭敬奉的人，你膽敢加以侮辱！你這目無師長的東西將來必定是無父無君，將來必定是亂臣賊子，非打不可！』舉起篾片劈拍劈拍地向着我的頭上身上亂打，打得我哭哭啼啼地直向原住的房間逃跑。

我于被打之後仍跑回家中，將經過情形哭訴一遍，母親聽了，不免傷心落淚，祖父母，父親等則以爲先生既是這樣借端出氣，不再去讀書就得了，還有什麼話可說。至于我自己這一次算是受了絕大的刺激。我做小學生的時候，幾乎沒有挨過打，至多也不過是因書讀不熟，或字認不出，被打幾下手心。現在

做『大學生』反被痛打，又不是因為讀書的緣故，只是由于不滿意于先生的胡亂斷句和不能改正錯字，實行退學，取回自己的行李。即使我的行動不對，自己已經低首下心地回轉去，並由父親向之道歉，也算是退讓到萬分了。他爲什麼要拿『無父無君』和『亂臣賊子』的大帽子加在我的頭上，動手打人呢？難道被敬奉在家神榜上的人，就是壓迫者麼？我在當時雖不能這樣作有層次的推論，然將別人的說法與自己的直覺結合起來，也隱隱約約具有這種意見。總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大打擊，我對於這種壓迫終身不忘，對於所謂先生也終身不恥，此事可以說是我日後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二種原動力。

我既退學回家，讀書一事便發生了問題。家中除母親外，祖父本算是最愛我的，他是一個忠厚長者，且負鄉望，何嘗不想使子孫多受一點教育，增光門戶；但父親讀書既未成名，叔父亦然，大哥更是一竅不通，因此有些灰心，常

帶着怒氣說道：

『送一個人去讀書，就變成了一隻桐油罐（即學書不成，不能改習別業，好比盛過桐油的罐，不能改盛別項油類一樣），有什麼用處！』

他這一次對於我繼續求學的問題沒有絲毫贊成的表示，也許是對我不懷什麼希望，也許是因自己年老力衰，顧不到我的前程，兼想我留在家中替他裝裝煙。加以晚年氣性剛燥，容易發怒，例如每見家中于新谷登場時糶谷開支家用，總要罵幾句道：

『五月賣新絲，

六月糶新谷，

醫得眼前瘡，

剜却心頭肉。』

有時父親等向他要錢，或因事件其意，一不高興，又要大發雷霆地罵道：

『君不仁，臣逃外國，父不仁，子奔牠鄉，你們各人遠走高飛地滾罷，不要來吵擾我！』

祖父的脾氣既是這樣大，所以關於我讀書的事便沒有人敢向他進言。

至于祖母對於我此後念書的事不獨不願在祖父前有所主張，並且極力反對。她平日以爲替我的父母『養大一窩人』，已經走了不得，那裏還能花錢送我去讀書，因此時常反對二哥和我入學堂。此次更藉口于我不成材，不准繼續求學，免得多添一隻『桐油罐』。其實爲的只是節省四串錢的學費，因爲飯菜在家也是要吃的，即使在外寄餐多費一點，爲數也有限。家中每年的收入平均在一千串以上，除去一切家用，尚有餘裕，至少出入可以相抵；祖母竟不肯將其中三百分之一作爲我的教育費，真令人難于索解。有些人勸她道：『你老人家

人也發，財也發（即人財兩旺的意思），兩個兒子和兩個孫子已經不讀書，對于這個比較聰穎的小孫應當不惜一點讀書小費，況且比起二公子前此在城南書院每年所花的不過是十分之一啦。」但祖母對于這些話充耳無聞，有時火氣來了，總是說：『我的錢就是要花，也只能給兒子花，不能給孫子花！』

我的父母原極願意我繼續上進，尤其是父親的主張更爲堅決，他常說：『讀書可以化愚。三代不讀書要變牛啦！』然他們籌不出四串錢的學費，無可如何，即使學費有辦法，而寄膳所需的米和菜錢因祖母宣言『一概不管』，也無從出。

講到我自己，自從受了酸秀才的打罵後，心中甚爲懷恨，誓當發憤讀書，一雪此恥，現忽遇此阻力，達不到目的，便感覺極大的痛苦。凡富家子弟一經輟學，必定成爲一個『游手好閒』的人，因爲有飯吃，有衣穿的少年人誰肯脫

下長衫，『背曬黃日』到田中去工作呢？我雖不甘下流，自暴自棄，做一個無業游民，但也不願挖山墾土，老死在田畔下。前途茫茫，真是不知所之！

不意當此進退維谷之際，忽得到一個救星。就是二姐于是年下半年出閣，至翌年正月與姊丈同來回門。姊丈少年英俊，中文精通，曾與其弟在本縣官立高等小學肄業數載，中途退出，現擬在家自修，兼帶一二學生，減除寂寞。他因二姐得悉我有輟學之勢，見面後，即叫我到他家裏去伴讀，不要學費，也不要伙食費。這樣一來，我的家中自無可反對，我即于二月初間歡天喜地前往讀書。後來祖母反覺得不好意思，到了端陽節，不獨着人將我所需的米和菜錢送去，並且另送學費二串文。姊丈因家政操諸父母的手中，不能自主，只好收下膳費，退還學費。

我在姊丈家讀書雖不過半年，却有驚人的進步。前一年在酸秀才處學做八

股，僅止于破題，並且弄不清楚。此時專攻春秋，于半年內即已讀完；並試作論說，起初是滿紙胡說，遠在另一同學（略長于我）之下，但奮志苦讀的結果，兩個月後便居其上。當散學前，我已能作一二千字的文章，清順無訾了。

我在此讀書，獲得優良的成績，自是當時一大快事，然牠的意義却不止此。我地風氣閉塞，極力反對『洋學堂』，記得曾有一首對聯自省城傳來，被一班酸秀才和老學究當作『聖語』一般互相傳誦，就是：

大學堂，小學堂，不大不小中學堂，學剪髮，學洋裝，學個半人半鬼。

東教習，西教習，非東非西華教習，教排滿，教革命，教成不孝不忠。

這首對聯很足以代表他們的心理，因為他們把新立的學堂鄙薄得不值一

錢，把入學堂肄業的學生看做『吃洋教』的混蛋，看做名教中的罪人。我的祖父和父親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看不起『洋學堂』。如果不是姊丈將我從這頑固的黑暗窟中拯救出來，我縱能繼續讀書，也決沒有那樣大的進步，並且終於變成一個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不會向新學一途前進了。所以我在他那裏讀書，實係生活上一個轉變點，這是應當大書特書的。

第三章 中學時代

新式學校生活的紀律化——『知識觸動了我的心靈』——梁
啓超的威權——神出鬼沒的國文作法——譏諷文字——轉學
——辛亥革命的意義與性質——畢業——打油詩——畢業以
後

我在姊丈處讀書既有良好的成績，爲什麼半年即告終止呢？因爲是年下半年，本縣新開辦一個官立中學堂，姊丈及其介弟和我都前往應考去了。迨榜發後，我們都名落孫山。他們的失敗或另有原因，至于我實因國文做得不好，不

能僥倖望其取錄。我向來作文，是『田橫不肯歸漢』，『周勃厚重少文』這一類的題目，現在竟遇着一個新學試題，爲：『西儒奈端因蘋果墜地而悟地有引力論』。我不知道奈端是誰，引力是什麼，胡亂塗了一篇『上下數千年，縱橫九萬里，今日之世界，千古未有之世界也』的文章，自然不合閱卷知縣老爺（中學的正監督）的口味了。

我們遭此挫折，都愁眉不展，預備再回去讀舊書。可巧同寓旅館的某君與中學副監督有舊，他的消息靈通，知道學堂將招備取生數名，勸我們前往應考。姊丈和我從其議，均得取錄。但他不滿意于被取生的名義，不肯入學，我則求之不得，很高興地準備前往。其實備取生與正取生沒有多大的區別，每年同樣繳納膳宿費十六串（不收學費），不過于書籍用品外，少得一套操衣罷了。我于入堂一學期後，即升爲正取生，獲得同樣的待遇。

當我投考縣中學時，並沒有通知家中，及經取錄，便欣然返里，以爲在此讀書的費用既比私塾爲廉，而又能獲得一切必需的書籍用品，學習許多新的科目，祖父母必然高興，樂于接濟。不意祖母對於這一點小費竟勒而不予。我遇此阻力，幾乎又不能前進；幸父母七挪八扯，勉強湊足半年膳宿費，才得以成行。

我一入中學，便覺得讀書的生活與前迥異。不獨上課下課有定時，即吃喝眠起也無不有定時；不獨體操功課要立正，報名數，即起床後與就寢前也無不立正，報名數；不獨穿衣戴帽要整齊一律，即舖床疊被也無不要整齊一律。總之，這是一種紀律化的生活，與向來的私塾，甚至于書院完全不同。我當時因爲好新奇的緣故，非但不以爲苦，反感覺濃厚的興趣。却絲毫沒有理會到這種紀律化的新式學校正是應近世紀律化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興起，牠雖裹在

尊孔與讀經的寬袍裏面，並不赤裸裸地專門要求注重科學，換句話來說，牠雖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相號召，但如果不是西洋的大工業在中國植下了根基，決不會有這樣的學堂出現。

我在學堂得與數十個活潑矯健的青年同起同作，同遊同息，心中甚爲愉快。加之我是全堂中年齡最小的學生，又善翻鐵桿（此技係在姊丈處讀書時學習的，我的身體轉弱爲強全由于此），故大家都樂與我周旋。但歷時稍久，同學間互相認識比較清晰深刻，形勢便爲之一變。凡是正取生都看不起備取生，甚至于還恨備取生，說他們考入學堂是怎樣繁難，備取生進來多麼容易。而國文優長的學生又看不起其餘的同學，並且結成盟兄弟，操縱一切。當時各州縣的學堂，還談不到科學，專以國文爲衡量人才的標準：國文好的可以爲王，國文不好的必然被人拿着做笑柄。記得縣中早已開辦的高等小學某生作『毛遂自

薦論』，有『毛遂者，勇也，嗚呼嘆曰，忠也』等語，竟傳徧全城學生界，被人當作歌唱，就是一個顯例。講到我自己，既是一個備取生，而國文又常只能得到及格分數，所以初時和我接近的優秀分子漸漸地擺起架子來，不大理我了。

我受了這種刺激，便拚死命讀書，每晚必至夜半才止，清晨四五點鐘又起來開燈繼續工作。當時的奮鬥情形，正和德國一個十七歲的學生卡爾的詩所說的一樣，就是：

『知識觸動了我的心靈，

再也不能使我安寧，

轟轟烈烈地工作，

只是前趨而不少停。』

我的中文根底本來非常淺薄，又常遇着『競爭爲文明之起點』一類的題目，更不能得心應手。故此時讀書的對象爲各種報章上的論說（常抄錄成冊）和飲冰室文集等等。因此我的目光與思想發生極大的變化。當時像我這樣的青年學生崇拜梁啓超及其尊師真是達到極點，簡直把他們當做聖人看待，所謂『前有孔孟，後有康梁』，已成爲一種普遍的話頭。其實梁氏只是一個帶着濃厚妥協性的新興軟弱資本主義的文學代表，並且還只是一個文章家，沒有多大的真實學問。他的維新的學說全由抄襲日本人的作品而來，乃竟因緣機會，得享大名，操縱全國的輿論垂數十年，這並不是因爲他具有天大的本領，而是因爲他代表一種新興的勢力，故能睥睨一世，受人尊崇。然其流毒至今，愈加猛烈，因爲現今一般投機的作者明目張膽，毫不知羞地抄襲外人的著作，署上自己的名字，實由于他的作俑。

不過我們當時確是受了他很大的影響，不僅極力注意國家大事，並且還變成憂時愛國之士，都想發憤爲雄。卽就我們好取別名一事講，也可表見一斑，梁啓超號任公，我們一位姓余的同學便自稱爲壬公。此外，如命名爲嘗膽，冒險子，知恥子，杞憂生，斷金生，進取生，臥薪樵夫，東溟狂客的，實不計其數。我自己也號移山郎，取義于愚公移山，志趣堅決，不因成敗利鈍，稍挫初衷。我們這樣生氣勃勃，立志自強，雖是年少氣盛人所常有的表現，然沒有梁氏的進取冒險說以及『恫乎，中國民族之不武也！』這類的議論來相鼓勵，不獨未必如此興奮，恐怕一時還難走上這條道路。

然飲冰室文集當時還是禁書，學校當局不准學生公開地披閱，並且爲防止我們離經叛道起見，特用古文作國文教本。此外，每星期還有八點鐘的講經（春秋），都是大聖人微言大義之作，教忠教孝的。

除掉國文之外，我最感興趣的科目是地理與歷史。方輿紀要瀏覽頗熟，其中論各地形勝之部，均能背誦。旋又購置一部御批通鑑，每日必圈點數百頁，後來更進而讀史記，子書等等，遇有疑難，輒求教于國文教員且先生。先生係清朝舉人，學識充足，見我力學不懈，特別樂于指教（同學中以鑑史爲課餘讀物的僅找一人），因此使我的進步愈益加速了。

且先生不獨爲我特別感激的人，並且是我們全班的良導師。他在改文和講解國文中，必隨時隨地向我們指出各種作文的方法。有一次他指着兩篇文章說道：「你們看呀，「高手字字飛，低手字字砌」，這不是一個好例子麼？作文總要做到天衣無縫，恰到好處。記得從前有一個學生做了一篇文章，先生一字不改，即批道：「兩個黃鸝鳴翠柳。」學生看見，初時很高興，以爲這一定是「音韻鏗鏘，清脆可聽」的意思，但自己不免有點懷疑，拿去請教，先生又批

道：「不知說什麼東西。」你們作文切不可犯這種毛病。」

關於且先生所講的方法與通常的國文作法，自然沒有多少差異，此處不用贅述。唯有一點是他特別注重的，就是：他最喜歡「一針見血」和奇突的文字。他嘗說：

『作文要做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要使人看過上一段，猜不出下一段是什麼，看過上一句，猜不出下一句是什麼，才算是最高妙的。例如從前有一個人拿着母親的像請一位才子作讚，後者即信筆在像上書道：

「這個婆婆不是人！」

其子大驚失色，急呼道：「甚麼？」旋見第二句寫的是：

「乃是天上一神明。」

這才把心放下，轉驚爲喜，但第三句又爲：

「生下三兒都做賊，」

不覺怒上心頭，正待發作時，而第四句却是：

「偷得蟠桃獻母親。」

于是乃拍案叫絕，嘆爲千古奇文，得未曾有。作文要能夠這樣神出鬼沒，變化莫測，才算是行文妙手。」

且先生這樣的教授法不獨使我們獲益不少，而且感覺濃厚的興趣。可惜一年以後，他因事辭職。我們自失掉這位良師的教師，中間經過兩個教員，都很平庸，殊令人感覺不滿。最後才由L先生擔任斯席，先生的國文根柢很好，尤其在改文方面對於我有很大的幫助。他爲人精細而有條理，每次發作文改卷，必以優劣爲順序，我的總在前列，且常居首位，因我對於國文下過兩年苦工，

已能和同學中最優秀的分子並駕齊驅，甚或超過之。L先生常稱我爲『天真爛漫』，而全體教職員與同學此時也另眼相看了。

我在中學雖極用功，然並不像書獃子一樣，絲毫不活動。無論校中有什麼遊戲，或鬧什麼風潮，總有我的一分。自第一學期後，同學即起而驅逐一個監督（即校長），我就是兩次當面舉手反對他的一人。有一次我們因要求學校當局節省浮費，發給書籍儀器不遂，竟全體離校入城，住在旅館裏面至少有一星期之久。此時我也積極參加活動，卒獲得大勝利。隨後我們又用斷然的手段，趕走一個辦事敷衍的監督。至于和教員或勸學所所長衝突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總之，我們可以算是『洞庭湖的麻雀經過不少的風浪』。

此外，我們又好作打油詩，寶塔歌或對聯之類嘲弄教職員，這是現今一般中學校所不經見的。從前乾隆皇帝出遊，偶然指着一個石像問某翰林，這叫什

麼？翰林以仲翁對。他便作一首詩道：

『翁仲如何號仲翁？』

只因窗下少夫工；

當年錯點爲林翰，

謫貶河南做判通。』

我們的英文教員B先生教生字時，有一次在 *Lesson* 旁邊註上『沈溺』二字。Y W兩生于下課後和我便仿照上面一詩，在黑板上寫四句平仄不調似通非通的詩罵道：

『沉溺如何書沈溺？』

只因窗下少自習；

當年錯奉爲天子，

驅逐回家吃考米。」

『考米』係『老米』之誤，爲我縣『粗米飯』的代名詞。這幾句話旋爲下堂上課的國文教員且先生所見，卽申斥道：『這是誰寫的！「沈」「沉」相通，「沉」且係俗字。你們自己不懂，爲什麼還要嘲笑人家呢？』

我們不過是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寫這四句話時，本來是洋洋得意以爲找着B先生的錯處了。及聽見且先生的話便面紅耳赤，自覺沒趣。

然歷時不久，故態復萌，一日，我們又作成一首對聯罵兩個監學道：

『余祖新濫等三期，輒向漢卿誇手段。』

康章甫尸位兩月，每逢卓斗論功勞。』

漢卿係一位拔貢教員的別號，而卓斗則爲本校的理髮匠，將他們兩人的名字這樣對列起來，未免惡作劇了。

縣立中學自從收入我們這一班學生後，即停止招生，同學不過五六十人，每年用款數千元，還常苦經費不足。兩年以後，同學轉學省內外各校的甚多，殘存的人數有限。教育當局於是停辦本校，將我們送入正苦學生不足的府立中學，並由縣中給予一種津貼，每人每年二十串，以此作爲伙食費，還綽有餘裕。故我在中學讀書，所費無幾，不獨在府中學時不須花錢，即在縣中學，除第一年外，也常是繼許多同學之後欠費不繳的。

府中學的監督係一個姓魏的知府，他以辦學著名，很得上峯的信任。其實內中的教員既沒有出色的人物，學生的程度也不比縣中學爲高，在國文和經學方面且有遜色；因此我們雖換了一個地方，實無所得。

入府中學未幾，即遇着辛亥革命。岳州距武昌不過三百餘里，水陸交通至爲便利，故我們得訊最早。當時的學生充滿了民族革命的思想，大概都看過迷

津寶筏這一類的小冊子，即不然，也知道滿清入關後曾慘殺漢人，所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大家互相傳誦的沉痛語句。所以我們高喊着『革命流血，排滿自由』的口號。

迨武昌起義，學生中一般最活動的分子平日雖未嘗與革命黨人接觸，但爲熱血所驅使，都躍躍欲試。學校當局因風鶴頻驚，莘莘學子都不能安心向學，還恐發生變端，便實行放學。我初時想和幾個同學秘密往武昌從軍，但因種種困難，不能成行，只好回家。旋得長沙響應的消息，即與姊丈及其介弟同往省城，希望投入學生軍。不意該軍名額已滿，無從插足，只得廢然而返，坐待時局的平靜，繼續我的學業。

關於辛亥革命的意義與性質，有許多人至今完全不了解，以爲這只是驅逐滿清，使漢族重光，恰和明太祖起兵殲滅元朝一樣。其他一切文物制度都沒

有變更，不過把皇帝換成總統，將跪拜改作鞠躬罷了。在實際上，事情決不是這樣簡單的，今特略為解釋如下：

辛亥革命和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德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樣，是一種資產階級的革命。中國的商業資本主義起源本來甚早，在春秋時即開始抬頭，至戰國更盛極一時，結果使秦始皇不得不應時勢的要求，廢封建為郡縣。自此以後，兩千年來，商業資本主義雖繼續發展，然工業資本主義却是由西洋輸入的。

一八四〇年（即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失敗的結果，中國不得不與英國訂立五口通商的條約。西洋大工業（即機器工業）的商品遂得正式侵入，而此等『商品的廉價均是一些大炮，將中國的一切城壁都打倒了』。中國受了這種刺激，至一八六〇年代機器工業應運而生，最初為軍用工業，逐漸進而為官民合

辦和人民獨辦的工業。迨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大敗于日本，更成爲新式產業發展的一大衝動力。於是爲運輸商品所必需的鐵路逐漸開始建築，至一九一二年貫通南北的各主要路線均先後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在這一年便轟轟烈烈地出現並勝利了。

此次革命，雖和一八四八年的德意志革命一樣，只有上層的變動，而無下層的改造，然却不能因此否認牠爲資產階級的革命。袁世凱出任總統，世人因其爲北洋軍閥的首領，多認他是封建集團的代表。其實北洋軍閥雖保存不少封建殘餘的遺跡，却是建築在財政資本（交通系所掌握）上面，不是建築在『半封建的地主』上面；而袁氏富國強兵和救國救民的口號，也正是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口號，不是封建集團的口號。即最近一次革命也是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推倒其牠一部分，即金錢貴族（這不過就大體講，實際情形當然複雜得多，讀者不

要看得太機械），恰和法蘭西的二月革命（一八四八年）是工業資產階級打倒財政貴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一樣。現今各派相爭，均以『封建餘孽』相醜詆，實則牠們雖帶有若干封建殘餘的彩色，都代表——或不得不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如認為『封建餘孽』，未免掩蔽了資產階級的眞面目，故特表而出之。

現在要回到我的學校生活上去。我在府中學肄業進步遠遜于前，這是有許多原因的。第一，我的中文既趕得上一般最優秀的分子，便心滿意足，不思進取，所謂無競爭，無進步，就普通情形而論，大概如此。第二，府中學的學風不良，各縣的畛域甚深，特別是革命後，迭起風潮，隸籍我縣的學校當局與某縣的學閥（學董）發生衝突，雖由一位自命爲『高矮子』與『老少年』的滑稽教員（他說自己本居矮子之列，但在儕輩中算是『高』的，自己本是一個少

年，但因蓄有鬚子，未免『老』了，故有是名。奔走調停，終歸無效，致勞我們用武力解決，打得他們頭破血流，引起省教育廳的查辦。在這種狀況之下，實談不到競業樂羣與安心向學，而我又是風潮中最活動的分子之一，更無暇顧及書本子了。第三，我對於各項功課尚有相當的注意，但于英文一門簡直不睬。在一方面，這固然是各州縣學校學生所同取的態度，在另一方面，還是由于我自知畢業後無力升學，在中學疲精費神學點英文，終久沒有用處，故甘心自暴自棄。當畢業時我不能作一句簡單的句子，也記不到五十個生字，英文程度的低劣可想而知；然同學中比不上我的，恐怕還不在少數啦。

我們于修業期滿考試完畢後，即舉行畢業典禮，當時已是民國時代，儀式非常簡單。有好些同學似乎因此失望，每于言談之間總是稱羨前清那種隆重的典禮，恨不得民國遲反正兩年，使他們得嘗一嘗從前畢業生的滋味。的確在前

清時代不必說中學畢業，就是高等小學畢業，也是富有特別『滋味』的。曾有某君對於一位高小畢業生草成打油詩數首，描寫當時的情形維妙維肖，今特介紹其詠掃墓與準備見官的兩首如下：

『破了天荒洋秀才，

旗鑼鼓傘拜墳堆，

八十把兒三眼銃，

嚇得祖宗爬起來。』

『緞子鞋兒襪似銀，

紡綢套褲趁時行，

搖搖擺擺紗長褂，

預備明朝見太尊。』

其實我們的同學于畢業後，也有回去掃墓的，也有準備見官的，也有大請其客藉此獲得禮物的。他們並刻有兩種名片：其一註明某某中學畢業生，預備持此去見知事或大紳士，其一僅書某某中學畢業，作為普通拜訪之用。此外大家又想起畢業離校後，沒有特別顯明的標誌，未免埋沒了自己的身分，特于一個月以前，由某生畫就一個直徑二寸多的圓形徽章圖樣交學校當局製成銀章，掛在衣襟上，真是堂哉皇哉！啊，還有報子也是應當連帶說及的。這種人因民國沒有秀才拔貢等名目，深恐到各同學家去報喜，得不到很多的喜錢，特于最優等畢業的頭銜之下加入『准予參與官考試』八個大字。這樣一來，便伴着一一些官氣了。

至于我自己，回家後固然沒有掃過墓，也沒有請過酒（我家祠堂的頭目向人表示，如宴請他們，祠堂當獎錢二十串，但我置之不理），因為我的虛榮心

比較少，雅不願藉此出風頭，打秋風，引起有識者的譏笑。

當一個學生初入學校時，無不想望早些畢業，及至將近畢業的時候，時常想到畢業以後升學的問題或謀事的問題是如何煩難困苦，前途是如何渺茫，心中不覺冷了半截，恨不得老是不畢業，至少也要延長一，二年。至于依戀師友，不忍別離，尤其餘事。這大概是每個學生的心理，也是每個學生必須經歷的苦境，而對於我爲尤甚。升學歷？實在爲家境所不許。當我在中學肄業的第二年，祖父母即將父親和叔父分出，各給田三十畝，令獨立門戶。父親與大哥當時猶抽大煙，家用浩繁，旋因大哥患肺病死去，花費更多。至我畢業時，父親的煙癮雖已戒除，但家中僅剩田二十畝，已經入不敷出，更無餘力來幫助我。謀事麼？我的年齡既輕，知識有限，沒有出外任事的資格，並且也毫無門徑。處此兩難之境，真是進退維谷，不知道要怎樣辦？

第四章 高等學校時代

告貸——第一名——轉校——山清水秀之鄉——教育精神的
改變——『把椅子坐矮了！』——學校風潮——最新教育方
法的『訓話室』——『面貌可憎』的齋務長——砍頭校長
——引起學業生活轉變的一次談話

『人急智生』，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只要加倍努力，往往能發現新的出路。我向來認為不能解決的升學問題，因告貸于親友，忽呈現一種曙光。因為我平日的學行還好，獲得他們的同情與信任，特別是姊丈肯盡力幫助，故能得

到相當的結果。過年後我帶着十幾串錢向省垣進發，希望能考入何種高等學校，再求一點高深學問，以圖自立。

到省後，遇着好些同班畢業的學友，都是爲解決升學問題而來的。我們成羣結隊地滿城跑，發見好些私立的飯桶大學用種種方法（如中學畢業直接進本科之類），引誘學生進去吃飯。我們——至少是我——在府中學白吃了好些時候的飯，至今仍痛定思痛，豈肯自尋死路，再闖入這種鬼門關？然在這新式教育的草創時代，要求一個合乎自己個性和理想的學校，實在是不可能。我們沒有辦法，終於決定投考比較完善的高等商業學校。

我在中學畢業時，雖名列最優等，然英文試卷係由他人代作。此次來省投考學校，對於英文一門，非常着急，只好用『臨渴掘井』的辦法，以冀僥倖于萬一。這實在是我從前過于精明，不肯在英文功課上「妄費氣力」的殘酷的

教訓。所謂：『平日不燒香，臨時抱佛脚，』怎樣來得及呢？看看考期已迫，無法補救，然『不到黃河心不死』，也不能不去試試。可巧得到一位素不相識的同考者的幫助，英文勉強完了卷。數學也獲得舊時學友一點指示，大概可以及格。不過心中總有些忐忑不安，唯恐不能取錄。

迨榜發，我居然名列第一，起初看見，自己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否則此榜的順序是自左而右，我恰背榜。但仔細一看，確是第一。有些學友聞訊，跑來道喜，言談間不免帶一種奚落的意味；其實我自己已經知道此次是過于僥倖，心中十分慚愧。不過除英文數學外，其餘各科均由自作，特別是國文地理歷史等科做得完善，而一般投考者的程度又復低下，故我獲得分外的成功。

高商係省立的學校，不收學費，即膳宿等費也十分便宜，所以我能入校肄業。此校既以經商為目的，英文自然成為主要的功課，每星期計十八點鐘。一

般同學以爲我是第一名角色，英文一定十分高明，而上課的結果，真相畢露；他們于是有些輕視我，尤其是幾個英文較好的同學看我不起。我受了這種刺激，又拚死命讀英文，簡直無片刻休息，就是上廁所，也要讀生字。不到半年，我竟能作兩三頁中國式的英文，絕少文法上的錯誤。記得在中學時，看見好些同學一天到晚讀英文，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仍舊不能說話作文，但他們却自以爲懂得外國文，非常驕傲。我常嘲笑他們道：『像你們這樣的英文程度算得什麼，我如肯幹，只要半年，就會跑在你們的前面。』不意這句笑話在高商竟爾成爲事實。

我進高商本係一時權宜之計，不獨經濟困難，無以爲繼，且對於尚行爲的科學實在也不感興味。適暑假時新開辦的高等師範學校招生，我即報名應考，旋被取錄。高師對於學，膳，宿，和操衣，書籍等費都不徵收，今得入此校，

我的升學問題算是真正解決了。

凡我讀書之處大概是一些山清水秀或富於古蹟的名勝之地。先就我的家鄉說起，雖不像一般堪輿家所公認的一樣，是什麼：『金龍逐兔走，獅象把水口』。然有山有水，有邱有陵，有參天的古木，有開闊的田園，總算是一個風景宜人的地方。我小時常喜登樓眺望，雖不知道細心領略大自然的勝境，但也莫名其妙地發生一種快感。

及至縣中學肄業，一出校門，向左一望，即與近在咫尺，秀麗無比的『魯山』（相傳魯肅曾紮營于此，故名）相接觸，登時令人心曠神怡，因為附近諸山均粗蠻鄙俗，猙獰可怖，獨此山清秀寧靜，青草如茵，紅花似醉，恰如一個傅粉佳人，亭亭玉立。若由校門口向右行一，二里，便有汨羅江中的渡船任人撐篙蕩槳，往來自如。這是我們晚飯後或星期日的經常工作：同學們差不多

要達到目的地，即飛步向前，爭作舟子，一顯自己的身手。過江湖流而上，不及百步，有大筒車一具，高約三丈，當江水不大不小時，牠就替農夫灌溉，晝夜不輟，這恐怕要算中國農場唯一的機器了。我們在牠的旁邊站着看看，也覺得十分有趣。

在府中學時，則有俯瞰洞庭，風景優美的岳陽樓可以登臨，有周圍八百里，茫無際涯的洞庭湖可以泛游，有青山福厚，香骨長埋的小喬墓（某名人挽小喬聯，有『問青山此福幾時修，埋香骨？』之句）可供憑吊，有矗立洞庭，砥柱中流，出產『旗槍茶』（按此茶極為名貴，在前清係貢品，僅一梗一葉，如旗槍然，故名），湘妃竹，且曾被秦始皇伐樹赭山的君山可資遊覽。每當暇日，與三、五同學遨遊其間，真是樂不可支。

然最足以賞心悅目，養性怡情的處所還要算我現今考入的學校所在地。

這就是嶽麓山。此山爲有名的南嶽衡山之北麓，靈秀高聳，風景絕佳，湘江經其前，江中之水陸洲恰遙遙與之對立，山川勝境，畢集于斯，嘆爲觀止。山中復多奇蹟，使之生色不少，最著者爲禹王碑（係禹王治水經過時所立，字爲鐘鼎文，非一般學子所能認識），蟒蛇洞（相傳有蟒蛇一條于某夜將舌頭幻作一度天橋，搭在城牆上，誘人登天，于是人民扶老携幼，爭先恐後地走上橋去。巡撫聞訊往觀，方舉足登橋，橋即發生搖動，于是命弓箭手對準橋端所懸二燈射去，一燈立滅而橋亦不見了。異日有一眇目和尚入城購眼藥，藥店遵照巡撫的預令，給以毒藥。數日後發現一蟒蛇死于洞中），白鶴泉（泉水清澈如鏡），響鼓嶺（如以脚蹬之，發聲如鼓），自來鐘（係鐵製，高約二尺許，其紐嵌入一樹枝中，却不見嵌入的痕跡，相傳係自來的），飛來石（係一巨石，高約二丈，下削上平，據說係飛來的），和萬壽寺（寺中有唐朝李北海所書之

碑）等等。望着這些名稱，就知道內中雜有怪誕不經的說法，然却無害其爲古蹟。

我們于晚飯後，或星期日結伴登山，除吸得新鮮空氣，令人精神一振外，遙望見江中大小船舶往來如織，省垣數十萬戶鱗次櫛比，燈火閃爍，心中至爲欣適，總之，自前清以至民國初年，西洋的一切球藝幾乎都沒有輸入（至民國才偶有足球遊戲），我們的體育運動多借助于遨遊山水，故詳誌于此，作爲學校生活的一頁。

高等師範學校恰在嶽麓山下，背山面水，佔盡山水的形勝，即從前四大書院之一的嶽麓書院故址，爲張栻、朱熹講學之所。書院雖係宋開寶中所建，然至清康熙時復重建，形勢開闊，氣宇軒昂，前有朱張亭，第一重大門上懸一聯云：

「惟楚有材，

于斯爲盛。」

第二大門也有一聯云：

『納于大麓，

藏之名山。』

第一聯昭示我們以湖南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並表現此處爲全省人才薈萃之所，第二聯嵌入麓山二字，兼詔人以進德修業之旨。二者均詞意深遠，使出入于斯者不禁油然而發生一種競業樂羣和發憤有爲之心，洵屬名句，不可多得。

學校的位置既經明瞭，當進而敘述牠的內容。高師共分三科，爲英語科，數理科和博物科。不獨科目較高商爲複雜，卽經費，設備和教師都要高出若干倍。高商原來只是一部分帶有政客氣味的日本留學生噉飯之所，並非名副其實

的高等教育機關。而高師則不然，牠係由優級師範遞嬗而來，根基穩固，遺產充足。前後所聘的教師有美國人，有日本人，有最著名的數學家許奎沅（他說全世界共有三個半著名的數學家，他是其中之一，而日本長澤龜之助只能算半個），有擅長文學的吳獬，至于其他東西洋留學生及國內優秀人士擔任各項科目的，更不計其數。像這樣人才濟濟的學校，在當時的全中國，恐怕也是數一數二罷。

高師這樣注重科學，羅致人才，在一方面固然表現辦事人頗有能力，在另一方面，這實在是時代進化的關係。自民國反正以後，資本主義的發展較爲迅速，對於各種科學的需要也愈見迫切，於是全國開始注重教育，設立各種學校，教育部明令廢止讀經，教育方針遂于不知不覺之中，由『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轉而趨向科學一途。加以在東西洋留學歸國的人逐漸增多，容易聘

請，即直接向外國物色教師，也不困難，故凡經費充足的高等學校都有變成一個比較完善的學術機關的可能。我們的高師不過是捷足先登罷了。

我在高師所入的係英語科，一經聽講，馬上又遇着一種困難。就是一切主要功課均用英語講解，我的速成的英文只能看淺近的課本，作簡單的論說，對於聽講一層，因為耳朵未經訓練的緣故，幾乎完全不可能。這又怎樣辦呢？改入數理科麼？我的性情不大相近，必定沒有好結果。改入博物科麼？功課全用中文講授，固然容易，但我受了孔二先生治國平天下的學說的影響，覺得學點『花兒草兒』和『禽爾獸爾』，未免大才小用，有些可惜（這是當時的見解，現在看來，自然可笑）。我的唯一的志願是先學好一種外國文，再來學外國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既要這樣，只有硬幹的一個法子。我于是又本向來勇猛前進的精神，練習聽講，並多看課外的英文書籍。除上課外，差不多整天坐在自習

室讀英文，同學們都笑我『把樞子坐矮了』！至于休息時間是從來沒有的，啊，每日也有一刻工夫，就是看報的時候。這樣苦讀的結果，歷時不過一年，我又變成本科中最優秀的分子之一。

在我們肄業的第一學期中，高師發生一次更換校長的風潮，其中的內幕和新校長接任後的措施俱是教育界中常有的把戲，殊有可紀的價值，今特分述于後。

舊校長V先生爲日本留學生，而教務長S先生則爲北京譯學館派。這一派人至工心計，當民國元年政黨風起雲湧之際，他們六七人即各入一黨，分工合作，所以無論那一黨失勢，這一派總站得住腳，不受影響。S先生初在校中真是『卑躬下士』，甚得學生的歡心，旋乘校長的離校牠往，暗中示意老班學生（我們是新班生，老班生係前此的優級師範學生），鼓動風潮，驅逐校長。

追風潮擴大，此派中據有省教育會會長一席的F先生即出任調停。他到校後，邀請各班的代表談話，我也是代表之一，因得一聆高論。

他一方稱讚學生，藉此反映校長的不對，一方又替自己吹吹法螺。

『我向來辦事是根據學理，兼參以社會上的經驗，總要準情酌理，折衷至當。』

他滔滔不竭地說了一大段之後，這樣總括幾句，表示自己學問高深，經驗宏富，而辦事恰到好處。同時他又指揮S先生，用種種手段牢籠學生，以致老班生多數入彀；復藉政治上的勢力，在官廳方面大施運動，於是這一塊肥肉便落入他的口中了。

我們新班生因為不明真相，對於驅逐校長一事持一種中立的態度。但此時看見F先生這樣玩手段，都不直其所為，加以平日對於他的為人沒有係毫信任

心，遂共同寫一封信拒絕他來校，不過沒有發生效力。

他接事後，見不受新班學生的歡迎，心中甚為恐慌，對於種種反抗的表示尤不敢加以懲罰，以免操之過激，釀成風潮。然在另一方面，他又素以能幹自誇，不甘示弱，于是想出一個兩全的方法，打起『新教育』的招牌，召集學生，大演其說。

『中國的教育方法一直到現在，都是錯誤的，都不合教育的原理。古代的「朴作教刑」，打得學生皮破血流，固然不對，就是現今學校的開缺，記過，記點，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因為這都是消極的方法，收不到良好的效果。我來本校是決心要把學校辦好，要用最新的教育方法教育學生。人類是有理性的動物，學生尤為明理的人，自然可以理喻。因此我現在要取消一切開缺，記過，記點的辦法，特設一個「訓話室」，對於有過失的學生加以開導與

訓練，藉以增進教育的效果。」

『拍拍拍拍：』學生們聽了這種天花亂墜的說法，掌聲不絕。從前好些反對他的人此刻都改變態度，尤其是那些晚間不願睡覺，早晨不願起床，或好在外面遊玩的學生興高采烈，以為從此不受若何拘束，可以自由自在了。有些學生甚至於誠心誠意地稱讚他為『唯一無二的新教育家，真是「不得！」』可是我和少數同學始終持一種反對的態度，知道他這只是在變戲法，終久要露出狐狸尾巴來的。

然F先生的戲法却不止這一套。他因初次到校，不熟習學生中的情形，不知道那些學生喜歡鬧事，那些學生專讀死書，無從分別加以籠絡，使為己用。除掉注意于前此學生代表的行動外，又藉口于博採衆議，集思廣益，要求學生對于學校的一切事宜用書面發表意見。

『我于披閱你們的意見書後，對於其中的建議，準諸學理與經驗，在五分鐘內即可決定採納與否，因為我辦事向來是敏捷的。』他又這樣自誇自獎地來迎合學生的心理。

這樣一來，凡好出風頭的學生或真正願意學校改革的學生都紛紛上條陳、我沒有幹這玩意兒，結果自然是沒有被採納，不過供他做一種考查學生的能力與傾向的材料罷了。

F先生的手段係剛柔並進，恐怕這些軟法子尤不能保持自己的位置，又『根據學理與經驗』，宣佈取消班長制。他說：

『我所謂教育方法的錯誤與不合教育原理是指整個的方法講，而班長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班長係同班學生舉出，自是一班的人望所歸，且足以代表全班的公意。然惟其如此，班長便容易製造風潮。你們現在既有意見書直接提交

我，比班長的轉達更好，班長實在沒有存在的必要。今特將班長制取消，將一切應辦的事改由「服務生擔任」。凡教室，自習室和寢室都有服務生，每週由教務處更換一次，大家輪流做，可以練習辦事的才能，豈不比班長制更好麼？」

F先生這種手段算是辣極了。自此以後，無論教職員有什麼天大的錯處總鬧不起風潮，因為只有一班書獃子，或擁護他的學生，或最沒有能力的學生才被派做教室與自修室的服務生；凡好吵好鬧的學生至多只能當寢室的服務生，至于反對他的人簡直沒有做服務生的可能。並且在履行職務中誰最不肯代表同學說話，誰就有時常被派的希望。歐洲的資本家最喜歡收納半白痴的人作工，我們的同學中如有這種人，一定是極受校長的歡迎，得時常榮膺服務生一席。

F先生對於學生的情形既經明瞭，對於學生的佈置亦復周到，乃突于一日召集全校學生開會，宣佈前此廢止原有的懲戒方法，施行訓育，本係一種試辦，不意學生不能體會，竟遭失敗，不得不恢復原狀，以促學生的進步。自他創設『訓話室』以來，在一個月內，共計訓過三，四次話，同學的行為雖不比從前更好，也不見得更加放縱；因為他雖不用懲戒方法，仍舊偵騎四出，監視甚嚴，大家不願去嘗『訓話室』的味道，只好自重一點。他這一次對於向來所稱爲『明理』的學生，忽然視爲不可理喻，迫得捨棄『最新的教育方法』，而回到『錯誤』與『不合教育原理』的『消極的方法』上去。這真是不肖的生徒辜負了賢明校長的一片苦心麼？

原有的懲戒方法不恢復則已，一經恢復，真是雷厲風行。記大小過的固時有所聞，而記點的尤不計其數，例如在教室或自修室高聲談笑，即被記一點，

休息時互相撲打即被記一點，冬天不坐在自習的位子上而圍爐向火，即被記一點，晚間睡覺稍遲，即被記一點。這都是因教務和齋務處的一班職員好吹毛求疵，想藉辦事認真的招牌去迎合校長的心理。這樣一來，弄得同學人人自危，看見他們就和老鼠遇着貓兒一樣。

不過在另一方面，F先生的確聘了幾個有名的中英文和科學教員，使學生在學業上能獲得較大的益處。所以他雖有任用私人，操縱學校等劣跡，大家却專心向學，不與爲難了。

至于我個人對於他的行爲雖有點看不過意，然也無可如何，且正在努力上進的時候，更無暇與風作浪。但我不是完全默不作聲，自甘屈服的，有時總喜在同學面前揭穿他的黑幕，而對於齋務長D先生尤好拿來當作開心的資料。他是我的同鄉，相隔不過數十里，我看見『面貌可憎，語言無味』，特裝作不知

道他爲近地人，故意不理。在他則對尊卑之分看得甚嚴，也不願意先來招呼我。然又想急于和我接近，妄思收作『門下士』，便時常來我坐的一桌吃飯，並和我坐在一方。我仍不睬他，旋且發見他對於桌上的兩碗葷菜必須先由自己下箸，否則寧可不吃，於是聯合同桌的人首先掠取這兩碗菜，使他吃個暗虧。他受過三，五次這樣的戲弄，再也不來了，然我的品行分子却被扣去不少。

此外，對於S先生要再說幾句。他自鼓動風潮，使F獲得校長後，真是勞苦功高，特由F轉薦他做教育廳的特派員，並兼全省中學的校長。當我們舉行預科畢業考試的時候，他以特派員的資格前來監考，此時是威風凜凜，盛氣凌人，無復前此和藹可親的態度，他的真面目至此乃畢露。

S先生旋又以特派員的資格，攝行高等工業校長的職務，因開除學生，被痛打一頓。于是老羞成怒，一面復開除一批學生，一面慫恿政府下令通緝，並

派軍警追繳學校對於被開除的學生所花的一切費用。有些學生逼得無路可走，遂投入南軍，而他們的父兄也有被捉入官或傾家蕩產的。迨南軍討袁北伐，陳兵長沙，S先生挾着一個放有湖南全省中學校印的皮包，倉皇出走，適由一個被開除的學生所統率的軍隊駐紮地經過。衛兵見其形色張皇，特加以檢查，發見刻有『湖南全省』字樣的方印，以爲他犯有政治上的嫌疑，即予以扣留。那位學生自外歸來，看見是他，便說道：『啊，S先生，我正四處找你啦！你在此處，好呀！』至異日，他被槍斃了！

我的敘述已經牽扯得很遠，現在要回到自身的學業問題來。當第二學年考試完畢，正將準備回家的時候，一日從前府中學的老同學和現時的同班G君忽乘着沒有人的當兒低聲向我說：

『L暑假不要回去，我們同去投考P.K.大學本科，好麼？』

『投考 P. K. 大學本科，那來的文憑？』我很詫異地反問他。

『不要文憑，文科是不要文憑的，你沒有看廣告麼？』

『新聞都看不了，誰有工夫看廣告。但文科的內容是些什麼？』

『共分英文學，哲學和中國文學三門。來，我們到閱報室去看廣告。』

『看廣告倒可以，但我沒有錢，去不成。』

『錢，我也沒有，考了再說，總有法子想的。』

『啊，那倒不是容易的事！』

我們一面講，一面走，到了閱報室，我拿報一看，果然看見 P. K. 大學招生廣告投考資格項下，關於文本科的，除高等學校及大學預科畢業外，還有同等學力一條，便有些心動。在高師肄業雖可不花一文，兩年畢業後雖可獲得教職，但始終侷促一隅，見聞有限，將來執教中學，更將自己求進步的路斷絕

了，不如乘機投入全國文化中心的P. K. 大學，多求一點學問，再來問世。本來富于進取心的我經君的慫恿，遂決定向這一途前進。

第五章 到上海和往北京

『血戰』的開端——行路難——『洋大人』——『紅頭阿三』——觀潮要帶護照——『來呀來呀！』——娼妓問題與現社會——『五十須當尋子助』——『駕返蘇杭』——『特別洗塵』——『刮臉一毛』——『不見如花密絲朱』——『只怕』

『湖南人說官話』

P. K. 大學雖遠在北京，但上海也設有招生處，我和 G 君的計畫既定，爲省費計，擬向上海投考。我將冬季幾件衣服付諸質肆，約得十餘元，于某日下

午與G君秘密登船赴漢，轉船東下。素來愛惜光陰不肯運動的我是日因進城買票，東奔西跑，勞頓過度，上船之後，竟致鼻孔流血，痰中帶血。我從沒有患過這種病，現忽觀此，心中大吃一驚。然爲着自己的前程，不管牠是鼻腔的血也好，肺部的血也好，只有向前奮鬥，不顧一切——這樣一想，又稍覺舒適一點，遂昏然睡去了。不意一覺醒來，覺得貼在肉上褲襠濕潮潮地怪難過，爬起來一看，通紅一塊，再看墊被上也是紅猩猩地一大塊，才知道便血的毛病在不知不覺之中復發了，不禁又嚇了一跳。但旋即力持鎮靜，連G君也沒有舉以相告。像這樣的出血，帶血與流血只是我以後數年中『血戰』的開端啊！

上船的第二日，經過洞庭湖，勝地重遊，一洗胸中的積悶，殊爲適意。迨船抵漢口，我們因爲當日要轉船，不肯接受旅館招待者的接客單，自以爲省時省錢，一舉兩得。豈料因此爲他們所恨，故意唆使碼頭上的流氓來和我們爲

難。有些強提着行李向岸上走，有些強索『碼頭錢』，還有些小流氓跟在後面護送，前前後後共有十餘人。我們將行李扣住，不准他們拿着走，行李固然放在地上，却被層層圍住。沒有法子，招呼一個挑夫來擔到往上海的船上去。但江上輪船如星羅棋布，我們既不知道要開的船的日子，又不知道停泊的地點，只好乞靈于挑夫。而挑夫只聽他們的指揮，擔着向江岸的反面走。當我們叫他送往附近的船上時，流氓們都說：『那是東洋船，你們學生不坐的！』啊，當時正是抵制日貨最熱烈的時代，我們當然不願意乘此等船；不過挑夫離開江岸，裏面大有文章，不能不強制他停在中途。于是又被流氓們團團包圍着。我們和他們相持足足有一個半鐘頭，真是弄得沒有辦法。因為兩個人如果老是這樣蹬在一起，即無從打聽開輪的消息，如果分開起來，又無法對付這些流氓，說不定行李要被他們搶去。當此進退維谷之際，幸而來了一個印度巡捕，他舉

起警棍亂打，才把他們趕跑。此時挑夫的態度也改變了，竟肯將行李送上一個升火待發的船上，我們的困難才得完全解決。

漢口與上海是國內流氓麇集之所，無論何處，都不能望其項背。漢口的流氓和上海的相較，雖不啻小巫之對大巫，然已經使旅客感受極大的痛苦。所以初次出外，行李較多的人必須花一點小費，利用旅館的接客者代為運送。不過像上海各小旅館（又稱『野鷄旅館』）的接客者竹槓非常厲害（大旅館好得多），旅客一入旅館往往須付過船費，搬運費或馬車費等等，三四元至五六元。漢口旅館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但像這樣的旅館總不能說是沒有罷。

我們抵滬後，即報名投考 P. K. 大學的英文學門，一連三四日；一切試題都還得手。不過我于最後一次出場時又吐血數口。這是因天氣炎熱，食慾銳減，身體與精神疲勞過度所致。休息一二日，即占勿藥。此行雖來去倉卒，也在各

處玩了兩天，發生不少的感想，今特分述于後。

上海係英帝國主義者強迫開放的五口之一，且爲亞洲唯一的大商埠，洋場十里，華洋雜處，奇形怪狀，不一而足，然對於初來觀光的我印象最深的厥有四事。

(一) 帝國主義勢力的薰天。外國人來到中國經商，要組成一種政由己出的所謂『租界』，已是國際間的怪現象，而一般操奇計贏的大腹賈跑到上海，登時變成『洋大人』，橫行霸道，無所不至，我和G君走到黃浦灘一帶，竟不敢在草地上散步，行經外灘公園，擬入內遊覽，雖不復見『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牌示，仍見擯于門外。于是前進至虹口附近的一個草場，因走得精疲力竭，預備在場中所設的椅上休息一下，偶一俯首，只見椅子的靠背處大書特書“For foreigners only”(意即『專爲外人而設』)。我們恐受印度巡捕的無謂

干涉，只好勞兩條腿再跑跑路。帝國主義者用中國市民所納的稅金（外國商人和製造家雖也納稅，爲數不多，且都係取自華人），建設公共娛樂場所，禁止中國人享用，這不獨是反客爲主，直以奴隸待我。然上海人却安之若素，不以爲恥，有許多人且以接近『洋大人』，或當他們的買辦爲無上的光榮。所以乞丐們討錢時的祝詞也由『恭喜老爺生個少爺入學中舉點狀元，』而變爲『恭喜老爺生個少爺當買辦』。洋奴化的狀態赤裸裸地從他們的口中表現出來了。

（二）『紅頭阿三』氣燄的凌人。近百年來，印度受英國的宰制與蹂躪備極慘酷，其人民完全變成英國人的奴隸，無復絲毫自由。然英帝國主義者故意惡作劇，招致此等奴隸來上海充當巡捕，藉以宰制中國人，因此我們便變成奴隸的奴隸了。我們每次出外，總看得見這些被稱爲『紅頭阿三』的巡捕鞭打黃包車夫，這並不是因爲他們真正違犯了巡捕房的章程，只是故意尋釁，藉此示

威，使他們望而生畏，以便易于管理。

(三) 流氓的敲詐。上海流氓之多還在漢口之上(據說有十幾萬)，而其敲詐的手段也最爲兇橫高妙。當輪船抵埠時，他們即蠶擁而至，對於腰纏纍纍的人加以包圍，或巧取，或強奪，非盡攫其所有不止。最好笑的有一次我在黃浦灘閒眺，看見一位鄉下老先生正在搖頭擺腦，望着江水出神，忽然走來一個流氓向他的肩上一拍，問道：

「儂在幹啥事體？」

老先生吃了一驚，回過頭來，看見是一個陌生的人，便問題：「你說什麼？」

「我問你在這裏幹什麼？」

「觀潮。」

「觀潮！帶護照沒有？」

「沒有。觀潮要護照麼？」

「怎麼不要！洋人就會來，知道了，要重辦的！」

「那我就走罷。」

「不行！同到洋人那裏去，我是他派來的密查。」

當他們兩人正在爭論之際，旁邊又跑出幾個流氓，問明源委，於是做好做歹地判令老先生出銀十元，私和了事。他見闖此巨禍，只好依言受罰，但身邊無錢，不得已將紡綢長衫脫下爲質。迨半小時後，果攜銀十元來贖取長衫，然那些流氓早已鴻飛冥冥了。

像這一類的事真是層出不窮。我也無須在此多說。現在要問上海爲什麼有這許多流氓？不用說這是帝國主義造成的。自東西洋廉價的機器生產品輸入中

國後，國內的手工業與附屬於農場的家庭工業相繼破產，幾百萬人因而失業。有的散居鄉間，流為盜匪，有的麇集城市，變成游民，他們既無正當的職業，自然要恃搶劫和敲詐維持生活。這個流氓無產階級是社會中的贅疣，也是現制度產物，不打倒帝國主義，推翻現社會制度，牠是不會消滅的。

(四)『野鷄』的拉客。我們初來上海，因服裝不入時，竟為一班下等妓女所垂青，每一出旅館（在二洋涇橋）的門，總看見她們向我招手，並連呼：『來呀，來呀！』據說四馬路一帶，每至傍晚，即有此等『野鷄』出來拉客，她們最歡迎的是鄉下老，一經遇見，就你拖我扯地拉回妓院中去了。這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怪劇！十四，五歲嬌滴滴的女孩子對於四，五十歲粗笨的鄉下人竟有求之不得之苦，這為的是什麼？無非是想幾個錢！我在前面所提及的那位『辮子先生』常說：『妓女不是賣淫而是賣窮』，這句話再確切也沒有。

了。所以我們不應當稱她爲賣淫婦，應稱之爲『賣窮婦』。

娼妓之制不知始於何時。據從前有名的柏林大學教授和衛生局主任魯本列（M. Rubner）說，一切時代和一切人民中都有婦女的賣淫。但我以爲這是商業資本主義的產物，係跟着商品的生產而出現的；如管子載管仲設女閭三百以便行商，就是一個明証（詩經上所載男女相悅，私奔野合之事，不能稱爲賣淫）。自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後，此制也以同一比例，或加速的比例，跟着發展，而成爲現社會制度中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

上海既是中國獨一無二的大工商業區域，所以娼妓特別多，而其表現的形態也特別奇怪。英租界當局於以後數年中打着『人道主義』的招牌，實行抽簽廢娼之舉。然因法租界沒有同時舉行，一般妓女均以該處爲遁逃藪，英租界看見花捐與商務逐漸轉移於法租界，有些眼紅，抽簽至第三屆，即拋開假面具，

停止進行了。其實用禁止娼妓的辦法去消滅娼妓就和禁止應用盜賊與各種惡德的名詞去消滅盜賊與各種惡德一樣。用嚴厲的法律禁娼，在表面上固然可以收得效果，但私娼和變相的娼妓必代之而興。例如我後來留學德國所居的佛郎克佛城（Frankfurt am main）是沒有公娼的，但私娼則隨處可以見到，尤其是各繁盛街市與大珈琲館為她們集中之所。柏柏爾說得對：『婚姻代表資產階級世界性生活的一面，賣淫代表另一面。婚姻是銅牌的表面，而賣淫則為其裏面。當男子不滿意于婚姻時，通常以娼寮妓院為尋樂之所。當他們因何種理由不結婚時，通常也同樣以此為安樂窩。……賣淫是資產階級社會中一種必需的社會體制，與警察，常備軍，教堂和企業家一樣重要。』所以要使娼妓或類似娼妓的婦女絕跡，必須推翻資產階級的社會，否則不過是徒託空談罷了。

我們遊玩兩天之後，即乘輪離滬，各自返里，不到三星期，P. K. 大學的取

錄通知書已飛到G君和我的家中，並催我們早日北上。

父母對於我捨棄不取分文，僅差兩年畢業的高師而改入年需一，二百元，且須三年才畢業的P.K.大學，絕對不贊成，因為他們不獨沒有能力供給這種巨額的求學費，並且日日盼望我早些畢業謀事予以接濟。『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須當尋子助。』父親這樣哼着鄉間一個老調子，並且說，『我們的家務虧空了，我自己年老了，正要你來幫助，你如何能去呢？』至于母親，除上述理由之外，更不願我遠居數千里外，終年不得見面。

然我的主意已定，百折不回。因向父母詳細說明捨此就彼的理由，並聲明，關於費用一層由我自己籌措，不要家中擔負，他們才不十分反對。我雖說出這樣的大話，其實自己並沒有把握。當分家時，祖父母本握有最大部分的家財，不過他們有幾個女兒要照顧，每年沒有贏餘，加之兩年前祖父去世，所費

不費，又各分田二十畝給父親和叔父，祖母此時當然不肯資助我，或借錢給我。其餘的親屬雖有家財豐厚的，但他們寧願將現洋埋在地下，不肯給子孫讀書，自然更不肯借給我。所以我多次的磋商，均歸失敗。入大學的計畫似已不能實現。然這一方面不能成功，我又轉一個方向，告貸于幾家親戚，結果有一家親戚居然代我借得湖南銀行的紙幣一百六十兩（約合光洋一百元）。當我接到這一束銀票子時，真是如獲至寶，心中非常愉快，因為我的行止完全是由牠決定的。

母親看見我一切籌備妥貼，行將起程，特提出銅元四十串作為我的旅費。我將紙幣和銅元換成光洋，收拾幾件簡單行李，遂隻身離家北上。當一個人從漢口順流而下，沿途所見風景與湖南的不過是大同小異，有時簡直沒有什麼區別。但從漢口北上，一過武勝關，情形便不相同；入河南境，則一坦平洋，盡

係乾地，所種爲麥子，房屋也較矮小，在在表現文化低落的現象。再向北進行，穿過直隸，更是如此。中國的文化雖發源于黃河流域，然全國文化的中心點早已移至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的揚子江流域。無怪乎北方人羨慕南中的文物，視爲樂土，甚至于在弔戚友之喪時用『駕返蘇杭』四字的素軸，祝其所謂『靈魂』往南方去享福。

車抵北京前門車站，一般旅客紛紛下車，我隨着一個大塊頭的旅館接客人乘着騾車離站。不意正在登車之際，背上忽被人狠狠地打了三四下，我于詫異之餘急忙回頭一望，看見一個粗大女人右手執一拂帚，左手伸出來向我討錢，才明白她是在替我拂塵。當一般大人先生們遊歷一個地方，例有當地人士爲之設宴洗塵，我只是一個青年學子，又無親戚朋友在此，自然不會有這種遭遇，不過這個女人將我這一打，要算是一種『特別洗塵』了。

然我從她的舉動上即對於北京得到一個粗淺的印象，就是北方一般人不免粗笨一些。旋到理髮館去理髮，更覺得我初次的印象沒有錯誤。其實我們用不着拿頭顱去做試驗品，只要看看那門口所掛『刮臉一毛』的嚇人的牌子也就可想而知。

再論婦女的裝飾，我初次看見旗婆頭上所豎的那種高五六寸，寬一尺餘的布帛牌樓，煞是奇異，而她們臉上的粉厚得和白壁一樣，又加上一些鮮紅的胭脂，更惹人注目。所謂『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她們竟兼而有之。不過這種濃裝艷抹，粗俗呆板，實不能引起人們的美感。

上面所述各節係就一般情形而論，並不是我具有成見，故作貶詞。其實北方人也是有許多優點：例如他們骨格的勻稱，性情的渾厚，遠在南方人之上，而他們的毅力與南方人的腦力可以互相輝映。講到美人，像名伶劉喜奎那樣的

天姿國色，儀態萬方，我在南方簡直沒有見過。又如時常參加中央公園來今軒宴會的朱三小姐也是當時最有名的『社會之花』，我雖沒有一觀她的玉容花貌，大概非常美麗罷，不然，決沒有人肯替她加上這樣的頭銜；她出國以後，更沒有人作出『軒名依舊來今雨，不見如花密絲朱』的詩句來思念她啦。

此外北方人還有好些長處和特點，我也不暇細述。特將我在北京所遇的第一種困難略說一下。這就是言語不通。北方的話和外國語一樣有輕重之別，南方人的語言素無這種區分，也不知道注意這一點，所以一時要想改學官話，很不容易。我初到北京，說我縣的土話，北京人不懂，遂改用一點長沙腔，以爲他們總容易懂罷，還是不然，于是便用心學習他們的話，不意說出來，他們仍舊『莫明其妙』！我有一次氣憤憤地向一位外省友人說：『北京人多笨，我用他們的語法和腔調對他們說話，他們總是搖頭，表示不懂。』

『啊，這也怪不得。』他笑一笑，這樣回答我。『俗語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湖南人說官話。」你不知道麼？』

『不見得罷！照你的說法，不是北京人笨，而是我自己笨？對呀，我們湖南人是「驢子」，驢子當然是笨的。』我也給他一種滑稽的答覆。可是慚愧的很，在北京寄居五年始終只能說幾句難聽的官話，這恐怕是湖南人的通病，用不着我一個人負責罷！

第六章 大學時代

- 求學時期中更換環境的必要——『兩院一堂』——避入桃源
的大學改革計畫——『辯子先生』的『文』與『配』及其思想來源——『閻王教授』的遜位——『彈球校長』的八面玲瓏——英文學門的犧牲者——英文讀法——第一篇譯文——疾病與庸醫——筆墨官司——一元鈔票——方帽黑服——飯碗問題

北方的人情風俗固然與南方不同，就是學校生活亦復異趣。我驟置身于新

環境之中，獲得許多考察與學習的機會，可以增進心思的活動，助長智識的發達，益信自己此次排除萬難，離湘北上，誠屬上策；因為一個青年人在求學時期中——尤其是在受高等教育的時期中——隔若干時更換環遊一次，實為必要之舉。後來留學德國，看見牠的大學生一個學期在東部大學，第二個學期往往轉入西部大學，第三個學期來到南部大學，第四個學期又去進北部大學。他們拿着一個入學憑據，可以向任何地方的任何大學報名聽講，毫無阻礙，因此對于全國各有名的教授得親教澤，對于各地的風俗習慣得自行考察，真是法良意美。我國各大學若不翻然改圖，採用此制，仍舊多方阻止學生的轉學，那就等于『故步自封』，必無良好的成績可言。

就我個人更換求學地點講，也可以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因為P. K. 大學中西教師的程度比湖南高師又要高得多，功課的進行也較為迅速，使我在學

業上不得不努力奮進，大有『欲罷不能』之概。

不過在另一方面，大學教育是放任的（P. K. 大學上課點名，年終要考試，若外國大學連這兩點都是沒有的），一切行動均十分自由，一個人如不能自立，也很容易走入歧途。記得初入大學時有一位湘潭老學生對我說：

『來到這裏真倒靈，事事不如人，做（指做文章）也做人家不贏，穿也穿人家不贏。』

我聽了此話，只着重『做』的一句，沒有注意『穿』的一句，不禁暗中稱讚道：『到底是「最高學府」，人才濟濟！』但後來親自考察的結果，覺得一般學生固然比湖南高師的齊備一點，能做的固然大有人在，但游惰之風十分厲害，愛穿的也就很多，尤其是逛窯子的人不在少數。所謂『兩院一堂』（參議院衆議院和大學堂）是有聲于八大衙衙的（衙衙即街巷之意，北京有八條大衙

術爲妓女寄跡之所)。此外還有所謂『探豔團』，係由一班用雪花膏敷臉的闊少組成，與民國十四年以後湖南的『蝴蝶採花團』相類似，不過後者不是一校學生的集合體罷了。

一班教育家看見H. K. 大學的學風不好，便擬出一種『根本改革的計畫』，要將大學遷往鄉村，和清華大學一樣，以免學生日與都市的惡社會接觸，受其影響，並且還要更進一步，在學校附近造成新村，以資模範。這種議論驟然聽來，似乎很有道理，但詳細考察一下，即覺其謬誤，今特說明如下：

第一，這種議論是絕對承認人爲環境的產物（哲學的唯物論的觀點），而不知道環境是可以由人改變的（歷史的唯物論的觀點）。『辯子先生』常對我們說，英國某大學的附近有一條街爲娼妓麇集之所，學生都遠而避之，以經過該處爲恥；一日他爲圖捷便起見，穿過此街，出口時適遇見一位教授，真是無

地自容，以後再也不敢取這種捷徑了。今如認大學師生的嫖娼宿妓爲由于八大衞衞的誘惑，將何以自解于上述一事？

第二，即退一步，完全承認人爲環境的產物，將學校放在新村中，養成一些善良的新人才。然此等新人才畢業後既不能老死于新村中，一旦出而任事，豈不是又將與惡社會同化，前功盡棄麼？

第三，學校係學習學理的處所，而社會却是一個大實驗場，今使學校離羣索處，便是在學理與實際的中間，故意造成一道寬廣的鴻溝。通常的學校門首都懸有『學校重地，閒人免入』八個大字的虎頭牌，我已嫌其過于閉關自守，不與羣衆接近，今如將學校遷往偏僻之地，那更是閉戶造車，以求出而合轍，殊違教育的本旨，而無裨于實用。

基于以上三項理由，我是絕對不贊成遷移校舍這種消極辦法的。P. K. 大學

因經費困難，不能實現這樣的理想，要算是一樁幸事。

P. K. 大學素以能容納各派的人才見稱，所以教職員中不少特別人物。然初次見面即深深印入我腦筋中的，只有「辯子先生」一人。他曾留學英德等國，擔任英文學門的功課，到了開學那一天，幾個外國教員于許多人演說之後，羣推他上台演講。他一開口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接着又罵一般教員與學生，說：『你們口口聲聲「改良，改良」，把「良」的都「改」了。』引得大家鬨堂大笑。

散會後，細加打聽，才知道這是著英文尊王齋和春秋大義等書的全中國英文學巨擘某某先生。他是一個復辟黨人，背上拖一條大辮子。我稱他爲『辯子先生』，不獨絲毫不含輕蔑的意思，還是尊重他自己的意見，因爲他視辮子爲人身上至高無上的裝飾品。

有一次我在講堂上問他道：『先生在外國留學時，當然是短髮洋裝，後來回國才蓄辮子，初時不感覺不方便麼？』意思是想引起他對於拖辮子發表一點意見。

他馬上用手指着一張門反問道：『那張門上爲什麼要起凸線呢？』我一時促住了，不知要怎樣回答才好。

『這是「文」啦！你覺得門上有凸線不方便麼？』他于解釋之後，又追問我一句。

『那倒不見得。不過……』我正要繼續說下去，他便拿着自己的辮子，擺了一擺，說道：

『這也是「文」啦！』

我看見他發出這種奇論，知道不能以常理反駁，便和諸同學以一笑了之。

可是他酌議論有時較此還更奇特，例如一日忽問學生道：『我們爲什麼可以打洋車夫的屁股？』沒有一個人能夠予以滿意的答覆。他于是自作答案道：『因爲我們「配」呀！』

辯子先生一方面墨守中國古聖先賢的舊禮教，一方面又採取英國喀萊爾（Thomas Carlyle）的政治學說和納斯欽（John Ruskin）的教育學說，所以主張威權，哲人政府，天才貴族，崇拜英雄，排斥衆羣文化，講求教育上質的完善而不求量的增加。他把中國的古董和外國的古董合攏來，遂成爲一種徹頭徹尾的極端保守的學說。他雖這樣頑固，然爲人極嚴正，剛直，廉潔，不獨擅長外國文學，並精研西洋的歷史，素爲世界有名的學者所推重。當一九二二或二四年的時候，在德國的物理大家愛因斯坦（Einstein）等得悉他的窮困，特募款接濟，並擬聘任德國大學的教授，卽此可見他們景仰的誠意。我在P.大

時，和他的關係最深，得益也最大，但這不是第一學年的事，留在以後再說。現在要先講第一學年所遇的一位英文學教授C先生。

C先生係江蘇人，爲英國留學生，年齡約三十左右，中英文俱有可觀。不過酷好冶遊，性尤驕惰暴戾。他似乎以妓院爲家，至少有一大部分的時間是消磨于此，因此不獨對於教課無暇預備，卽上堂也來得極遲，每點鐘照例只上三十分。

『我的英文可以教你們二十年，中文可以教你們十年。』他常是這樣誇口誇嘴地對我們說。

有某同學一日問他一個英文生字，說是字典中找不着。他馬上很得意地答道：『啊，你可以從我的腦子裏面找出來。』

但有時遇着學生質問字義或句子，他解答不出，便眼睛一橫，裝着發氣的

樣子說道：「這也不知道，要來問我麼？」學生本來畏之如虎，再也不敢做聲，他便這樣鬼混過去了。

我們一班有三門主要功課都由他一人包辦，學年試驗的結果，三十二人中竟有半數不及格，須留原級聽講，而我的老同學G君也是其中之一。這並不是由于同學的英文程度一定怎樣壞，而是因他的試題過于刁鑽古怪，給分過于刻薄。例如試驗英文單字，他偏令學生解釋不常見的拉丁字，或對於一個單字須提出意義相同的另一單字之類。

到了第二學年，我們的功課又是由他擔任，同學個個都怕他。只要有法子想，多願意轉班。當上課之日，班上僅剩十三人，其所隸的省分如下：

江蘇

三人

湖北

三人

廣東	三人
湖南	二人
山東	一人
河南	一人

我爲什麼要這樣清清楚楚列舉出來呢？爲的是便于說明。C先生駕馭學生的手段十分高妙，對於江蘇的三位，因同鄉的關係，特別表示親暱，對於湖北的兩位和廣東的一位，因英文比較優長，也另加青眼，而河南的一位是他的舊學生，關係的密切更不待言。以上七人雖不能說一定擁護他，但決不反對他。其餘六人中有兩人沒有能力，且絕對不肯多事，真正決心反抗的不過三，四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逐驅他，幾乎是令人不能想像的事了。

可是他操縱學生的把握愈大，放縱的程度也愈高。當第一學年每點鐘還上

課三十分，到第二學年，常是連這三十分都不來上，又不請假。在開課不久的一个星期中，他一連兩點鐘不上課。我們坐在教室中等待這許久，自然有些不耐煩，不過伏處這種積威之下，誰敢發難來反對他呢？況且反對派的人數甚少，反抗如不成功，即不至開缺記過，而下一學年的留級自是意料中的事。還有一層，校長F先生非常圓滑，我會替他加一個綽號，叫做『彈球』。他向來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宗旨，對於教員與學生一律敷衍，絕不肯辭退一個教員，或開除一個學生。無論什麼人懷着天大的氣，一走進校長室，經過他的一番勸慰，非發笑不可。因此更沒有驅逐教員的可能。但我實在有些忍受不了，因子離開教室之前嘆一口氣道：

『唉，我只好退學，一年花許多錢，讀不成書！』

『我們不上他的課，真是可惡！』那位平日爲C先生所器重的廣東同學忽

然這樣叫了一聲。

啊，真想不到他會說出這種話來，大概是由于他的火暴性一時發作了，隨便發洩發洩罷！但有幾個同學馬上起來附和，大聲叫道：

「好呀！」

「對的！」

「可惡！」

「我們到閱報室去開會罷！」

這幾句簡單的話居然使空氣登時緊張起來。大家離開教室後，順道經過閱報室，有四，五個同學首先跑入，其餘的人自然也不好意思不跟着進去。我們圍繞一隻長方形的桌子坐下，將C先生的劣跡數述一遍，主張一面不再上他的課，一面通知校長另聘教員。

不過說來說去，總只是這四，五個人，其餘的同學都默不作聲。班長爲湖北人，係C先生的高足之一，也不發表意見，僅聲明聽大多數的主張，大家叫他怎樣辦，就怎樣辦。我看見形勢不佳，便說道：

『我們剛才要求各位同學發表意見，有好些人不說話，大概是默認了我們的主張。現在爲表示慎重和負責起見，我提議請贊成的人簽名，交班長保存，如不贊成，自然不必簽。』

原來發言的人都附議。我們幾個先進閱報室的人恰好依次坐在一起，卽首先簽名，其餘的人爲情勢所迫，也只好依樣葫蘆，尤其是向來和C先生接近的同學爲避嫌計，不得不如此。此舉不獨使一般搖動分子穩定起來，並且使那些本來願意擁護他的人不能起來活動，或走漏消息，這是我們勝利的基本條件。

可是此事進行的困難遠出我們的意料之外。我們于實行罷課之後，由班

長將全班的公意轉達校長，請求更換教員，但他絕對不允許，並振振有詞地說：

「你們說C教授不好，爲什麼在放假之前與開學之後，沒有一點表示？現在開課許久，因他偶然沒有請假，缺課一，二次，即說他不好，實行罷課，這是不對的。教員不好，應先來告訴我，怎樣可以這樣自由行動呢？現在叫你們同學趕快上課罷。在沒有上課之前，完全談不到更換教員的問題。」

班長將F先生的話轉告諸同學後，許多人都面面相覷，覺得前此的舉動是過于鹵莽，道理落在校長的手裏。即原來幾個發動的人也想不出辦法，只是主張不上課。

我于是說道：「我們要驅逐一個教員，當然採用非常的手段，不能依照通常的程序，先向校長請求。俗語說：『一不做，二不休。』校長既不肯辭退C

先生，我們可直接寫一封信給他，由全體同學署名，說明他的學問誠然高超，但我們的程度實在不夠，所以上課一年，留級的多至十餘人，還是請他向別處另展長才罷！」

不幸諸同學對於我的提議不加贊成，也沒有人附議。其實此舉實有必要，因為在一方面可以使C先生知道罷課係出于全體公意，班內已經沒有擁護他的人，也許因此知難而退；在另一方面可以使同學堅決地走上爭鬥的道路，不致因初次遇着困難，即垂頭喪氣，屈服下去。可是幾個積極參加爭鬥的同學沒有看清這一點，而一般持消極態度的同學更反對這樣『走極端』，所以大家僅恃不上課為唯一無二的武器。

然自命為學貫天人的C先生也不是一個弱者，更不願意在他素所輕視的我們的面前示弱。他看見我們罷課，便質問F校長，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他說自

已一二次沒有上課是由于臨時發生頭痛，家中又未裝電話，故不及通知教務課，如以此爲罷課的理由，未免太笑話了，如認他的英文程度不配當二年級生的教授，應具體地指出證據來。F先生自然是極力敷衍他，答應在一個星期內一定強制學生上課。

校長旋將班長叫去，要我們馬上停止罷課，否則他只好依照校章，實行處罰，至于更換教員的事留待以後再說，總有妥善辦法的。班長對同學宣佈F先生的意旨，問大家怎樣辦。

『這樁事情弄成一個僵局了。』

『啊，要堅持到底。』

『我們全體到校長室去開談判。』

『那到底不大好。』

『但受了這種壓迫就停止罷課，豈不是虎頭蛇尾，太兒戲了麼？』

『C流氓這樣戀棧，真是可惡！』

『校長不負責任也太滑頭了！』

大家這樣你一句我一嘴地隨便說着，沒有一種確定的辦法。

『我們還是直接寫信給老C，使他死一死心，不存半點再來教課的幻想，這是單刀直入的辦法。要想「彈球」替我們辭退他，是永不會有的事。現在不進即退，大家如果畏首畏尾，不敢寫這封信，那就只好屈服，馬上終止罷課，並向老C請罪。』我終於帶着激昂的神情，說出這一段話。

有幾個積極分子便又搶着說道：

『沒有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就要屈服，那可不成！』

『我們是要幹的！』

「啊，還是依照老L的說法，請班長寫一封信叫他滾罷！」

「……………」

「……………」

同學們于議論紛紛之後，終久決定採用寫信的辦法。但關於署名一事又發生爭執，有的主張由代表全班的班長署名，有的主張僅書某班全體同學公啓，我却堅持各人親筆簽名的前議（因為信的作用完全在這一點），畢竟也被採納了。

自此信發出後，又引起一個掀然大波。C先生于披閱之下，非常憤恨，以爲俗語說：『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老』，當然不錯，這次風潮一定是三個湖北學生挑撥起來的，遂要求校長開除他們。

八面玲瓏的F先生雖不致聽信一偏之言，取此強硬手段，但馬上叫了班長

去，大加責備：『你們貿然罷課已經是不對，于今又直接寫信辭教授，更是豈有此理。C先生係由學校聘請的，要辭也要由學校辭，你們怎樣可以越俎代庖？他現在很生氣，要求開除你們三個湖北學生，我勸他先上課，由我來加以警戒。今限你們于後日上課，如再頑強反抗，我再也不能原諒了！』

班長聽了這些話，對於自身的問題作一次辯護與陳述後，像煞有介事地召集緊急會議，報告校長的警戒，並面紅耳赤地說道：『做麼事？老C怪我鼓動風潮，真是見鬼！我口當着校長的面將班長辭了，爲避免嫌疑起見，以後對於班上的事一概不管，請大家另舉人能。』

『舉老L。』一位同學這樣叫着。

『好的。』另一位同學馬上起來附和。

我立刻打斷他們的話頭說道：『這樣不對，班長辭職，我們應當挽留，不

過密士特T爲全班受過，暫時退避一下，也是對的，我主張班長的職務仍舊由他擔任，對於驅C一事可另舉幾個代表來辦。』

大家覺得這樣也好，便推舉首先發難的廣東Y君和我做代表去和校長交涉。

我們見着校長後，將C先生教課不盡職，與罷課係全班公意，非湖北三個同學的煽動等事實陳述一遍，並要求他改請辯子先生擔任我班的功課。他的答覆仍是一套老話，力言如不先上課，絕對談不到更換教授的問題，並且還要連累三個湖北學生，甚至于全班。

『我們如果一上課，先生馬上就可以替我們解決更換C先生的問題麼？』
我看見他老是不鬆口，特轉變一個方式問他。

他隨口答道：『那自然可以。』並于微笑之中帶一點驚異的神氣。

『假如我們上課，C先生不來，又怎樣辦？』

『那不能怪你們。』

『那從此以後，我們不再上他的課了。』

『他如果真正不來，你們以後可以不再上他的課。』

『好的。C先生教課一年，犧牲了我們一半同學，本學期又隨便曠課，即上課每點鐘也只有三十分，使我們得不到益處，雙方的感情非常之壞，已經陷于勢不兩立的地步，本來絕對沒有重集一堂的可能。不過爲尊重先生的命令，兼顧全三個湖北同學起見，我們可以上課，但以一次爲限。屆時他如果不來，我們以後無論如何是不再上課的。』

『很好很好。只要你們上課，一切事都好辦。C先生處由我去通知，就是明天，啊，明天沒有他的課，就是後天上午罷。』

我和他這樣談了一陣，雙方都感覺滿意。不過雙方的立場却是相反的。在我看來，我們如果承認停止罷課，C先生一定誤認爲他的恐嚇成功，決不肯無條件地上堂，屆時我們可以報告校長，以後不再上課；即使他肯來，我也業經聲明，只以一次爲限，他的地位仍然不穩。在校長一方面，以爲我們罷課一星期，絲毫沒有達到目的，今既承認上課，決不至重新罷課，他的第一步手段是設法使我們早日復課，沒有料到C先生要唱高調，即使料到，也自然不能強其授課，所以樂於答應我們的要求。

Y君和我回去將交涉的結果報告同學，都以爲有條件的上課不算是失敗，尤其是進退維谷的三位湖北同學覺得此舉減輕了他們的責任，用不着再提心吊膽了。

到了第三日上午，我們齊集教室，預備向C先生領最後一次的教。他果然

認我們爲已經屈服，屆時坐在教員休息室不動，聲言靜待校長懲罰三個爲首滋事的学生，然後再來授課。他的用意也許不如此，只是爲顧全面子起見，想我們派代表前去邀請。但我們的上課本來沒有誠意，不過是一種以退爲進的策略，那裏肯這樣辦呢？於是這種相持之局重新展開，而勝利之神却決切地站在我們一方面了。

我們於第一點鐘過去之後，卽歡天喜地回到寄宿舍，另由Y君和我將經過情形報告校長。至則他早已知道此事，表現不憚的神氣，因爲C先生曾和他談過一次話，不願無條件地授課。『他這一次不肯上課，是餘氣未消，我當設法去勸，他如肯來，你們還是上堂聽講，不要使事情愈弄愈僵。』

『啊，我們已經遵照先生的命令上堂，他不肯來，其咎不在我們。以後他就是來，我們也不能再上課。請先生即時改聘G先生（卽辮子先生）來班授

課，以免荒廢我們的學業。」

「G先生已在三年級擔任許多功課，年老力衰，不能再加鐘點。就是宴改聘教員，也當在下學期。C先生的學問很好，只要教授法能改良，便是很難得的教授。無論如何，你們應再試一試看。本星期快過去，下星期你們等我的信罷。」

「我們已經試過一年多，辛酸苦辣的味兒也嘗夠了，希望先生下星期給我們的信是更換教員的好消息。」

我和F先生這樣談了一回，沒有結果而退。但下個星期的信，不是C先生的來授課，不是更換教授，也不是三位湖北同學的受懲罰——竟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乃是F校長自己的去職，由鼎鼎大名的Z先生前來接任。

Z先生履新以後，我們將C先生一年以來教課的成績和風潮的經過詳細告

訴他，要求改聘辯子先生，旋蒙首肯，而此相持數星期的罷課運動才得告一段落。至于C先生並沒有因此失掉位置，只是改教國文學門的英文。他受了我們罷課的教訓，此時每點鐘足要上四十五或五十分，有時打過下堂鐘，還向學生說：『請你們等一下，我將這一段講完，』于是又另加上三，五分鐘。可是歷時不久，他因某事與某先生大起衝突，竟將飯碗打破，在以後兩三年中只見他攜着手杖在中央公園閒遊，再也找不到正當職業了。

當我們班上正在與高采烈慶祝勝利與歡迎辯子先生之際，我們老同學G君的慘劇突然發生了。這是起因于C先生的留級處分。G君的英文雖不怎樣好，但也有中平的程度，並且讀書極為用功，更無絲毫嗜好，確是一個可造之才。不幸他在第一學年考試中，對於C先生的兩門功課未能及格，暑假時苦苦地加以溫習，以備開學前的補試，結果又遭失敗，須留級一年。他和我同級至四，

五年之久，今忽較低一級，相形之下，心中自然十分難過。加以自己是一個寒士，家中又無父母兄弟，一面要籌款讀書，一面還要遙顧妻室兒女，今留級一年，使家計愈加困難，更足以傷其心而奪其氣。

然這還不是致命傷。他的志願在學英文，五，六年來對於此道力求上進，從未間斷。留級後，因第一年級的英文學功課仍係C先生擔任，深恐下屆學年考試重演這種悲劇，特改入自己不甚擅長並不感興趣的中國哲學門（我班許多留級的同學均被迫而走入此途）。我對於他改門的事曾極力加以阻止，說我們已下決心要做驅C運動，C在二年級如果站不住，在一年級也當然如此，即不然，就他的程度而論，絕對不致再遇着同樣的命運。可是他（其實何止他一人）一遇見C先生，就膽戰心驚，再也沒有勇氣在這個『五殿閻王』（C的綽號）的班上聽講。迨我們的驅C運動成功，他想再改回英文學門，已為校章所

限，不能如願相償，于是由抑鬱，憂愁，憤懣而變成神經病了。

他平日日本沉默寡言，靜如處女，但此病一經發作，便大吵大鬧。無論何人，尤其是素來相識的人，如在附近談笑，甚至于未嘗談笑，一爲他所見，即大呼他們是在譏笑他，罵他，或想法子要害他。他只相信我和一個同鄉T君，我們時常加以安慰，最以安心靜養，莫涉幻想，然這個可憐的犧牲者那裏能夠辦得到啊！

他的精神恍惚，夜不成寐，某日囑我代購高麗參二元，晚間竟作一次吃下，于是更不能睡，起床書古詩二句云：

『惟將終夜常開眼，

報答平生未展眉。』

他心中無限的痛苦要算是由這兩句話和盤托出來了。

G君既患神經病，不復能讀書，我和幾個同鄉商議的結果，決定代向本校請求退學，並借得路費五十元，託他的鄉親乘便護送回家。不幸他的病日趨沉重，三年以後，即一瞑不視，與世長辭了！C閻王如果得到這個消息，不知道也自覺慚愧否？！

像這樣惡劣的教授實為教育界的敗類，鼓着勇氣，起來加以驅逐是學生的權利，也是學生的義務。我們如果不逐去此獠，第二學年考試後，說不定，又將有半數同學留級，甚至於還不免有步G君後塵的。可是目C去而辯子先生來，我們不啻『撥開雲霧見青天』！大家都有長足的進步，而我因得到他的特別指教，尤為孟晉。

辯子先生在我們班上所擔任的功課為英文學，但他却要從讀音教起。驟然看起來，覺得很奇怪，然仔細考察一下，正是理所當然。日本人稱中國學生為

優良的『語學家』(Linguist)，中國人說英語和日本人較，當然高明得多，但和英國人較，相差還有十萬八千里。不獨在本國的學生是如此，即在英美留學的人也找不出幾個說話絕對準確的。這是因中西人的發音完全不同的緣故。中國人說話大概出自口腔的前部和唇部，而西洋人說話則有喉音，鼻音，口腔後，中，前部音，齒音與唇音等等。通常的英文教員于教英語時不注意學生的發音，以致無論何字，學生都從口腔的前部或唇部讀出。辯子先生聽見我們的



口音不準確，總是說 Open your mouth wide (把口開大些)，他并且將五個母音發音的部位用一個圖表示出來。這是每個學英語的人一種必具的基本知識，今特介紹于此。

此外，他又選擇一些淺近而有趣味和音節的詩句

叫我們練習口音。除掉他譯的痴漢騎馬歌外，還有些短小精悍之作，下列一首
卽是一例：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I caught a hare al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I let her go again.

如譯成中文，當爲：

一二三四五，

捉隻活兔子；

六七八九十，

將牠再放釋。

辨子先生的英文遠在嚴復之上，中文却不及嚴氏，然他偏自命爲擅長此道，視學生爲不通本國文字之輩，所以每寫一句中國文，必問『你們懂不懂？』如聽見學生偶然說一兩句文言，卽表現驚訝的神色，似乎以爲這是空谷足音，難能可貴。

當中國正將對德宣戰之際，他在某外報上作英文社論一篇力斥其非。旋令三年級學生譯成中文，不甚佳妙，又持報來我們班上，問誰能擔任這種工作。我當允拿來試試，譯就送去，他閱後，非常滿意，很高興地說道：『啊，密士特L，你在那裏學得這樣好的中文？真是難得！』

此文名義利辨，曾在北京兩種中文報上登載過。我從P. K. 大學畢業至今，除掉自己的著作（約一百萬言）不計，前後譯品已超過一百六十萬字，然却以這一篇文言的譯文爲起點，這是值得提及的。

辯子先生對於我既有一種特別好感，便叫我于每個星期日到他的家裏去集談，屆時三年級有一位同學 I 君（他的英文還好）也來參加。除談話外，常命我們將一段中文譯成英文，並立時加以改正。行之既久，獲益頗多。此外，他又督促我們讀各種課外的英文名著，如喀萊爾，納斯欽，亞諾爾特（Matthew Arnold）和波盧塔克（Plutarch）等的著作都在其列。如有詢問，無不詳為解釋。因此通常的學生讀書無人指導與疑難無從質問的痛苦，我算是從此解脫了。自問所讀英文書籍比同班中任何同學為多。當畢業時，我雖因平時不注意于死板的教課，名列第二，然英文畢業論文（閱卷者為 F 教授）只有我的繳卷最早，篇幅最長（約一百頁），而分數也最多。

我在學業一方面雖算十分幸運，然在體質上卻恰與之相反。初到北京時即患便血症，校中的中醫與西醫輪流替我診治至四五十日之久，絲毫沒有效果，

而病且日益沉重。許多同學都勸我休學，尤其是同鄉C君很直率地說道：『老L，我看你兩目深陷，病象日增，恐怕難有希望，還是回去罷！』我的答語是：『死也要死在北京，回是不回去的！』當時雖病得十分厲害，但仍繼續聽講，從未缺過一點鐘的課。旋卒因服清寧丸與臟腑丸將病魔趕跑了。

不過此病雖癒（也間時復發），而鼻衄與痰中帶血等症又復發生。屢次就診于校醫，他好像是故意惡作劇，當我驗肺時，如說明痰中帶血，他即宣言略有肺病，下次再驗時，不加說明，又力言沒有肺病，舊校醫如此，新校醫也如此。我的病之有無全以自己說明與否為轉移，真是有些奇怪。其實凡任校醫的十有八九是不甚高明並異常疎忽的，那裏夠得上診病啊？！

庸碌的校醫既沒有治病的能力，我的病遂遷延不癒，心中并且非常憂慮。不得已求診于某醫院，醫生於詳細診察之後，對我說，『你沒有多大的病，鼻

衄與痰中帶血是因天氣乾燥，營養不良與思慮過度所致。但看你的神氣非常害怕，你如果怕死，是要死的，不怕死，決不會死。」

我自從聽了他這幾句簡單的話以後，心中即刻鎮定起來，此病雖始終未曾斷根，然我毫不以為意，總是鼓着勇氣，向前幹去。

可是幹的結果，到了畢業那一年——第三學年——竟弄出一種虛胖病來了。我當時變成一個大胖子，不獨登樓氣喘，步履維艱，即安坐不動，每分鐘的脈搏也多至一百一十下。請教于校醫，據說，我的心臟的瓣膜不能如常人一樣充分開合，無法可治。啊，我竟成爲一個廢人了！但是不管，幹罷！我睡在床上讀書，睡在床上作畢業論文，從不肯屈服于病魔之前，更不畏校醫死刑的宣告。迨畢業後，經過三個月的深呼吸和兩個月的靜坐，我的『無法可治』的心臟病與四肢臃腫的虛胖病一齊消失了。

然我於疾病外，還加上一種貧病。在P. K. 大學讀書三年雖只花費三百元，但家中既無力供給，正是一樁不容易的事。我爲着寫信向親友借錢，不知遭過多少白眼。最可惡的是一個在某高等審判廳當推事的親戚對於我持一種滑頭態度，引起我的忿怒，和他打了一場筆墨官司。

他是我表兄的堂兄，當我在高師肄業時，聽說我家有一個灰鼠皮套，竟不通知我，即令表兄寫信從我家取去。自此以後，便沒有下文。我留學北京的第二年，特寫一信給他，表示手中拮据，請假我數十百元。初以爲此舉一定成功，因爲他拿去那件緞面皮套也能值此數。不意他的回信竟說出自己長在困境（實際上並不如此），愛莫能助的話。

我接到這個消息，非常失望和悲憤，即向他索還三年前被取去的皮套，以便變賣作學膳費。他回信否認此事，說只有他的老弟曾爲代買一件灰鼠皮套，

似乎和我所說的沒有關係。我于是覆信譏笑他，說不管有無關係，既是代買，應當給錢，爲何一文不予？！

他接到此信，更文不對題地回我一信，並且說道：『十年讀書，十年養氣，足下尙其勉之！』我閱後大怒，率性訴出他爲官的劣跡，并罵道：『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亦身之四維也，足下尙其勉之！』

後來父親知道此事，怪我不該指出他的隱事，說是『發人陰私，銜恨刺骨』。可是過了兩年，我在北京教課，他也來京做官，竟攜着我的外甥女來訪，好像從前絲毫沒有嫌隙一樣，他的度量是何等宏大啊，這也就是官場中的人情世故！

借錢既是萬分困難，我只好從節用一方面做工夫，每餐在小館中吃大餅兩個，白菜豆腐湯一小碗，約合銅元七，八，九枚。我老是這樣吃，不叫葷菜，

竟引起掌櫃的注意，很不高興。他當面雖不說什麼，但在廚房中却故意和他的伙計說長說短，來取笑我。然我沒有錢吃八個銅子一碗的鱒子肉，有什麼辦法呢？！

有一個時候，我非常困苦，簡直連每日十餘枚銅子的飯菜錢都沒有，只好拿衣服付諸質肆。到了後來已無可質之物。一日讀書，偶然在書中翻出一張一元的鈔票，當時那種驚喜之情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我相信任何人中一個十萬元的頭彩，不見得比我拿着這張鈔票更爲高興，因爲這是救命的資料。我後來每讀德國社會主義的詩人海奈 (Heinrich Heine) 詠世故 (Weltlauf) 的詩，撫今思昔，猶有餘痛。就是：

『你如果一錢莫名，

唉，那只好早辭紅塵——

貧兒啊，生存的權利

本來僅屬諸富人。」

當此經濟困難之際，學校當局忽欲使我們從不收宿費的西齋遷入徵收重費的新造西式房屋中，我聞訊首先出來反對，在西齋的牆上貼出一張十分憤激的字條，責備當局不肯體恤一般貧苦學子，以致我們由『學生』而變為『學死』了！凡住在西齋的同學都起來響應，造成一種濃厚的反對空氣。Z校長畢竟俯順輿情，取消成議。我每年得減輕二十元宿費的負擔，不致流為『學死』，恐怕要歸功于這種反抗運動罷。

在大學的必需費用既只限于學膳兩項（各科都發講義，書籍可以不買），而我又能縮衣節食，故所費絕少。首先替我借紙幣的親戚後來又代借得數十元，家中有時也勉力濟以小款，七挪八扯，終得度過難關。到了將近畢業的半年，

二哥因到漢經商，博得微利，乃分匯一百元給我，但我僅用去六十元（連回家的車費在內），餘四十元仍帶回家中了。

光陰似箭，轉瞬三年，這便是我們畢業的時候了（從前大學本科畢業只有三年）。回顧自己的學業雖比三年前長進得多，但所學的東西仍不過英文學中一些普通的常識，絕談不上何種專門的研究。並且所得的知識都是資產階級的寶貝，當我的思想一經轉變，牠們對於我僅僅具有歷史上的價值。在第三年中，由提倡新文學的F教授介紹我們讀了易卜生幾種戲劇（這便是我們畢業論文的主題材），號稱為革命文學。其實這種個人主義的作品只是小資產階級的一套把戲。

然不管怎樣，我們在此讀了三年，照例是要畢業的。當一年前，學校忽令學生備置方帽黑服，作為聽課時穿戴之用。我們為好新奇的緣故，也就很踴躍

地各出五元四角購買一套由舊祭服改製的西式服裝。大家初時居然穿起這道袍似的黑服，戴起這平天冠似的方帽來到講堂聽講。但歷時未幾，在一方面，同學們都覺得這樣做『洋道士』沒有什麼趣味（也並不是人人都這樣穿戴的），尤其是衣服漂亮的美少年不願意披上這『道貌岸然』的衣服，掩蔽了自己的『本色』。在另一方面，譏笑的人實在也不少，而辯子先生恐怕要算其中最有力的「一個罷。他說：

『娼妓最喜歡招搖過市，炫示自己的美麗，無論什麼足以自炫的東西，她們總要表示出來給人看，所以叫做「婊子」。你們現在穿戴這樣的衣帽，不獨是「堂堂乎張也」，而且洋派十足，真是了不得！』

像這樣譏諷備至的話，令人有些難受，于是人人想望的方帽黑服便不時行了。可是一到畢業時期，同學們又爭先恐後地穿戴着在照相館拍照，預備刊在

同學錄上出出風頭，雖要花費兩三元也在所不惜。至于我，既沒有這種裝門面的閒錢，又覺得此舉有些肉麻，所以同學錄上的相片獨付缺如。

當一個學生在中學或高等學校畢業時，前面馬上擺着兩個問題：升學呢，還是謀事呢？及至大學畢業，除掉自己有錢或得着機會能夠出洋深造或表金外，大概只有一個飯碗問題急待解決。在這百業不振，人浮于事的中國，要想混碗飯吃，實在大不容易。留在北京麼？真是『過江名士多如鯽』，恐怕打破頭顱，也搶不到一個位置。并且北京還有一種怪現象，說來幾乎令人不能相信，就是：容易找着一個月薪四五百元的位置，很難找到一個四五十元的事情。因為要謀大事情的，常有大勢力做靠山，故不難唾手而得，要謀小事情的，常沒有人援手，故不得其門而入。各自回省活動麼？就表面上看，似乎比在京容易些，但黨派林立，各有勢力範圍，也一樣難于插足。因此同學們剛忙

着將畢業論文做好，馬上就要四處奔走，去找飯碗，結果，十個人中往往有八九個人是會落空的。其實大學畢業生的失業是現社會制度中一種不可避免的壞現象，不獨中國爲然，卽在其牠各國也無不如此。這種制度一日存在，便談不到根本解決的法子了。

講到我自己，平日既不肯趨奉致職員，又無佔據要津的親友能夠助以一臂之力，也自然要加入失業者的隊伍中。不過在京讀書三年未歸，很想回去看看父母和祖母等，一敘闊別之情。至於這人人無法解決的飯碗問題，只好暫時置諸腦後。因此，我于畢業同學們終日奔走，汗流浹背的當兒，獨自離京，迨返故里了。

第七章 粉筆生涯

- 返里——回京——十六點鐘——兩副面孔——「五四」示威
- 「六四」以後的大演講——「臨時監獄」——緊閉三門
- 女學生運動與五等嘉禾章——「截然兩事」——嗚呼派
- 學生革命與階級背景——代表過去生活的兩首詩——
- 「書生」和實際生活——讀書與活動——「我要投身在時代
- 的狂瀾中」——「玻璃舖蓋」——譯書的技術——第一本譯
- 文——補習學校——退出大學

當我回鄉之日，正值北軍和我地冒充『護國軍』的土匪交鋒對壘，兩邊的交通水塞不通。我經過一些周折。通過奉軍的防線，安抵家中。久別歸來的遊子，備受家人熱烈的歡迎，不獨父母的心中非常愉快，就是祖母也十分高興。地方人士看見我已經大學畢業，又能通過無人敢靠近的北軍駐紮地，以為我有很大的勢力，快要升官發財了，對於我的眼光遂為之一變。從前不肯將子弟送入『洋學堂』的人現在都想以我為榜樣，打算叫他們讀『洋書』了。

久居城市，力學不倦的我此次得返園林，將疲勞的心身休養一番，殊覺快意，但一個月後，祖母因病逝世，我在悲哀之中，幫助辦理喪事，也忙了一些時候。旋因鄉間土匪猖獗，不能安居，又家中雖得到祖母一部分遺產，較前寬裕，然我當秉自己一技之長出外謀事，沒有坐食的可能，遂于兩個月後，復束裝北上，冀獲得一棲身之所。

我于九月九日清晨抵京，正是P. K. 大學開學的前一日。遇着幾個同學，據說母校現開辦預科補習班，全由畢業同學教課，我的同班也有兩人——即曾做班長的一位湖北同學和一位湖南同學——擔任英文功課，似乎還要物色教員，勸我和F教授接洽一下。

F教授是在我們班上任易卜生戲劇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因我做第三年級班長，接觸的機會頗多，對我似乎表示一種好感。我即于是日下午前去見他。

『F先生，好呀！』

『哈羅，密士特L，你來了，找到事沒有？』

『沒有，鄉間土匪多，把我趕出來了。』

『唉，你來得太遲，校中開辦補習班，本來很歡迎你們來教課，但是找不到你們。啊，待我看一看，你在補習班教八點鐘的英文罷。』

『八點鐘的英文？聽說薪水很少，恐怕不夠生活。』

『那就是十六點。我們可將T君所任的功課給你，把他調入圖書館辦事。好在教員的名單要于明日校刊上才發表，此時還來得及更改。等我今晚或明早和C先生商量一下。』

C先生係學長，所以F先生須與之商酌，然他們兩人當時正是『一鼻孔出氣』，凡他答應的事沒有不成功的。因此好些同學費二三個月奔走還找不到的位置，我在兩三分鐘內即獲得了。這雖是一點機緣，却不能不感謝F先生的栽培的厚意。

我在十年的學校生活中不知受多少困苦，經過多少風波，一旦出來任事，心中十分高興，自己在教課上既極努力，而學生的程度又不甚高，故應付裕如，關於這一方面沒有什麼特別可紀之處。惟有一事頗有一述的價值，就是

個人一經脫離學生活，與粗糙的實際相接觸，便會嘗到異樣的滋味。

當我們做學生的時候，除掉C閻王樣一類的少數怪物外，一班教職員無不表現一種和顏悅色，藹然可親的樣子，而對於優才生和老班生更特別優待。這是我在中學，高商和大學歷試不爽的。但我們一入母校教課，向來的教職員都于有意無意之間另換了一幅面孔——一幅尊嚴的面孔。從前的關係，頗似家人父子，現在的關係卻變成上司與僚屬一般。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從前是他們對於我們有所顧忌，如不善為應付，深恐引起反感，打破自己的飯碗，或妨害自己的名譽；現在是我們對於他們有所要求，而又失去興風作浪的可能，變成他們頤指氣使的工具，自然不為他們所重視而虛與委蛇。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本來只是赤條條的利害關係，一般教職員具有兩幅面孔，不過是由于趨利避害，何足深怪。然我係農家出身，生性高傲，殊不願低首。

心，佻佻倪倪，以求果腹。所以我在母校服務，頗感痛苦，雖一時因無路可走，不得不暫維現狀，却已深深感覺到此處非我安身立命之所了。

然P. K. 大學教職員對我們的態度，並非個個如此，也有歷久不變的，如辯子先生就是一個顯例。他始終像慈母一般愛護我，像嚴父一般督責我，遇有過失，即當面指斥，不稍寬貸。在十年來所遇的數十百個教員中，只有他對於我的影響最大。他是一個帝政主義者，我則為決切的共和主義者，在政治上固絕對不接受他的主張，然在其餘的行爲中幾乎都唯他的馬首是瞻。例如不趨炎附勢，阿諛取容，不將相片登在同學錄上，教課時不肯迎合學生的心理，加以贊許，且常常當面督責，這幾點都是由他直接傳染給我的。

我在補習班教課不到八個月，北京學界即發生一種空前的舉動，就是『五四運動』，今特略述其起原及經過如下。

當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那一天，北京專門以上各校的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遊街示威運動，並發出宣言道：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十幾個學校的學生于集合之後，即向東交民巷出發，及達到西口，美國兵營的軍官允許他們從兵營與美使館經過，但巡捕房堅不放行。學生們于是在美使館前大呼：

『大美國萬歲！』

威大總統萬歲！

大中華民國萬歲！

世界永久和平萬歲！』

同時並對美使館遞上一個說帖，又派六個代表到英，法，意三使館求見各公使，因是日爲星期日，各公使外出，由館員接見，代表們也同樣遞上說帖。

學生大隊對于自己幻想中的『友邦』公使館這樣遞過說帖之後，即退出東

交民巷，再行遊街。這一次運動既專爲抗日而起，故親日派的走卒外交總長曹汝霖，日本滙業銀行總理陸宗輿和駐日公使章宗祥也成爲衆矢之的。當日學生手中所持的白旗有『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標語，并有一副輓聯，夾在兩面大國旗當中，上面寫的是：

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頭。

北京學界淚軌。

學生隊伍的遊行路線爲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石大人胡同，于是直指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至則雙扉緊閉，叩之不應。附近并有巡警憲兵和遊

緝隊等二百餘人正在那裏警衛。因此引起學生的忿怒，齊聲大呼『賣國賊』！旋有人用旗桿搗下屋上的瓦，幾個湖南學生（北大和高工的）首先從天窗中跳進去，打開大門。大隊遂擁擁而入，大索曹氏，不得，僅找着他的久負豔名的小老婆蘇佩秋和其他家人，縱之使去。後來搜出章宗祥，即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他皮破血流，暈倒在地，天靈蓋上露出骨頭。而羣衆餘怒未息，遇物即毀，又得到汽車油一瓶，作爲引火之物，焚其住宅。

像這樣的學生暴動在中國爲創舉，從前的學生很少干預政治的羣衆行動，即有（如太學生伏闕上書之類），也只是溫和而非暴烈的，只是改良而非革命的。這既是一種非常舉動，映入軍警當局的眼簾，自然是叫做『不法』，所以警察總監吳炳湘下令捕人，有三十三個學生竟被他們抓去了。

此次暴動本是一種自發的運動，並不是由那一黨或那一派的人暗中主持，

謀定後動的。然世人多以此歸功于P. K. 大學，甚至歸功于其中的某雜誌社，這實在是一種不虞之譽。在政府方面也以為此舉是出于P. K. 大學的陰謀和煽動，竟視Z校長為眼中釘，于九日夜間發令查辦（此令中途收回了）。而社會上早已謠言蠶起，不是說徐樹錚已派人來暗殺Z校長，就是說他要在夜間焚毀P. K. 大學。弄得校中風聲鶴唳，一夕數驚。

Z校長因受了這種種壓迫，即于十日上午潛行出京。北京各校的學生自被捕的同學保釋後，本已照常上課，但Z校長被迫出京的消息一經傳出，等于青天霹靂，風潮的波緣又重新展開。學生們互相約定，政府于數日內如不請Z校長回校，當一律罷課，與之作持久戰。同時他們更組織演講團，在各處講演『抵制仇貨』，『爭回青島』；而演講的分子且由專門以上學校的學生，擴充到中等學校的學生。

政府對於乙校長的出京正是求之不得，那裏肯請他回校，并且還懾于日本公使的抗議書，接二連三地下令干涉學生的演講，解散他們的集會，查禁他們的『五七』日刊，到後來且逮捕販賣國貨的學生，因此激動全體學生的公憤，遂實行罷課。

至六月四日，各校學生的身上藏着旗幟，五六人一組或十餘人一組，出校作露天演講，勸民衆愛國並購買國貨。然滿街的警察到處干涉，又有馬隊向聽講的羣衆衝鋒，游緝隊與保安隊捕拿演講的學生，送往北河沿 P. K. 大學的法科學院監禁，共計有一百七十多人。又從東華門到東安市場以及北河沿一帶滿佈軍隊，尤其是法科學院的大門兩旁張着二十個營幕，對於赤手空拳的學生，如臨大敵一般！

可是政府的壓力愈大，學生的反抗使愈烈。五日上午竟有幾千人出發演

講，有些學生且背着行李，攜帶食品，預備坐監。他們共分三大縱隊：第一隊爲P. K. 大學，第一中學，第四中學各校的學生，由東四牌樓過東單牌樓到崇文門一帶演講；第二隊爲法政專門，蒙藏專門，崇德中學各校的學生，由西四牌樓過西單牌樓到順治門一帶演講；第三隊爲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由前門到東長安街和西長安街一帶演講。於是警察，馬隊，游緝隊，保安隊，腳踏車隊滿街亂跑，到處衝鋒或拿人，結果是日上午被捉去的學生多至一千餘人。

此時法科學院已呈囚滿之患，軍警於是又佔據馬神廟P. K. 大學的理科學院，作爲第二監獄，而漢花園的文科學院前也張有營幕，大概是預備作第三監獄了。

當大隊的軍警將大隊的學生趕入這種監獄之際，其餘的同學和民衆聞訊，都趕去歡迎，一時鼓掌聲與呼口號聲紛然並作，聲震屋瓦。羣衆激昂的情緒真

是達到沸騰點。同時被監禁的學生即開始向兵士作愛國的宣傳，很能獲得他們的同情，當官長不在時，竟任聽學生自由出入，而此項臨時監獄乃變成『自由監獄』。

然至是日下午，各校的學生仍是前仆後繼地出外演講，並且愈來愈多。政府因捕不勝捕，便改變計畫，僅以軍警驅逐羈衆，不再捉拿演講的學生。並且因上海天津商民罷市的消息和天津學生運動的消息相繼傳來，清華學校全體學生排隊入城的傳說接踵而至，頓覺驚慌失措，狼狽不堪，遂一面撤退包圍P. K.大學的軍隊，以平衆怒，一面緊閉西直門，阜成門和得勝門，以阻清華學生的來京。

其實清華學生沒有排隊來京，用不着關上大門，衆怒也并未因軍警的撤退而平息。被拘於法理兩學院的千餘學生于軍警去後，開會議決兩條辦法：（一）

暫不出校，並舉出糾察員數人維持秩序；（二）向政府要求集會言論出版自由，不受限制。這一着如辦不到，寧肯餓死獄中，不回本校。

同時北京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聯合會通電全國各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各學校，各報館，說明政府時而捕學生，時而撤軍警，自爲兒戲，學生無端被拘，決不能自行散去。最後且說道：『此次軍警蹂躪教育，破壞司法，侵犯人權，蔑棄人道，種種不法行爲，皆政府縱使之。武人之跋扈日恣，國家之運命自蹙，長此優容，何以爲國？學生等一面質問政府有以處置軍警，一面仍應亟籌應付國仇國賊之道。』觀此可以知道此時的學生仍滿具革命的精神。

在近世的革命運動中，婦女也佔有相當的，甚至于重要的位置。如當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之際，首先排隊往凡爾塞宮的盡是婦女，迨國民軍阻

止前進，她們便用磚石作武器，將其擊退，而有名的『革命美人』墨里庫耳（Theroigne de Mericourt）手持指揮刀，坐在羣衆所拖的大砲上，口講指畫，更是風頭十足。此外，如美而艷的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爲吉倫特黨（Die Girondisten）的靈魂，且能左右政局。當五四運動之初，一班女學生似乎稍爲落後，但旋即急起直追，組織講演團，創辦週刊，變成學生運動中的一支生力軍。到了軍警包圍P. K. 大學之日，十五個女校聯合會在石駙馬大街女子師範學校開一個大會，議決排隊到總統府去要求撤退軍警。可是女子師範的校長方還在前幾天才得到一個五等嘉禾章，覺得令女生出校參加運動，實在有負政府的恩德，遂將校門封鎖起來。不料學生們不諒解校長的苦衷，竟拋磚投石，將校門打開，排隊至天安門，與其他十四校女生會合，浩浩蕩蕩，直奔總統府。這與往凡爾塞宮的法國娘子軍真正有些相似。

但這一千人的女生隊一到新華門首，即爲總統府的衛隊攔住，不准入內，遂推舉代表四人向徐世昌提出四條要求：

- (一) 大學不能作爲監獄；
- (二) 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來待高尚的學生；
- (三) 以後不得再叫軍警干涉愛國學生的演說；
- (四) 對於學生祇能誥誡，不得虐待。

這種要求表現當時女學生的心理是何等溫和。然徐總統對於這種心平氣和的學生的代表竟拒不延見，僅叫一個秘書出來招待，而這個秘書對於上列四條要求，只有『三日之內回話』六個大字的答案。

末了，我對於各校教職員運動的情形也要附帶說幾句。自來學生參加革命運動，教職員總是置身事外，不肯出來活動的。如一八四八年中西歐洲各國發

生革命時，幾乎到處都有學生軍，但絕對沒有聽見說有什麼『教職員軍』，就是一個例子。因為教職員多半都是有家室的人，平日的的生活雖不能說怎樣席豐履厚，然大概差堪溫飽，學校一旦發生事變，他們的飯碗即成了問題，所以遇事老成持重，長慮却顧，把革命性一齊失掉了。他們不獨不肯領導學生運動，並且還要阻礙學生運動，無中無西，都是如此（這是就一般情形而論，當然也有例外）。

當五四運動初起之時，北京各校的教職員多持一種反對的態度，否則也是不聞不問，袖手旁觀，至于站在前面來領導的，找不出一人，站在背後幫忙的也許有幾個。直至數百軍警包圍P. K. 大學，各專門學校的校長才覺得火燒眉毛，不能再行觀望，于是共同上一道呈文給政府，請撤退軍警，其所持的唯一大理由是：『學生與學校截然兩事，學生犯法，不能罪及學校。』他們竟認學

生革命的行動爲『犯法』，把學生與學校分作不相干連的『截然兩事』，這種論調真是可笑亦復可憐！

然北京專門以上職教員聯合會對全國的通電，却勇敢一點，內有『等學生於匪徒，以校舍爲囹圄，蹂躪教育，破壞司法，國家前途，何堪設想！』不過這還是沒有反抗精神的『嗚呼派』大嘆其氣的話，拿來與學生聯合會的通電比較，要落後得多！當真，連『尾巴主義』都說不上！

五四運動經過的情形既如上所述，現在要問牠的結果是什麼？在消極方面是曹，陸，章的去職，在巴黎的中國專使對於和約拒絕簽字，在積極方面是此後全國學生的組織和出版物如雨後春筍，蓬蓬勃勃地發育起來了。歷時未久，他們且和十九世紀末葉『到民間去』的俄國學生一樣，更進一步實行與勞動民衆接觸，并爲之領導，使中國的革命運動得以繼續發展。這種革命精神是值得

稱讚的。我後來看見德國的大學生，甚至于中學生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動的，如與之言勞動民衆的利益或革命，不獨要掩耳疾走，并且馬上發生一種仇恨之心。當時不甚了解中國學生何以這樣革命，他們何以那樣反革命？難道中國的『人性』比德國的好些麼？後來詳加研究，才知道另有階級的背景在。

凡統治階級的子弟大都是反動的，被壓迫階級的子弟則多爲革命的，因爲統治階級爲保持自己的地位起見，時時要防備并壓迫其牠階級，這種意識反映到牠的子弟，自然趨于反動一途；被壓迫階級爲解除自己痛苦起見，時時要反抗壓迫者，這種意識反映到牠的子弟，自然趨于革命一途。德國現今的大學生和中學生都是資產階級（統治階級）的子弟，故日趨反動，然一八四八年的德國學生却爭先恐後地參加革命，荷槍前驅，因爲資產階級在當時仍是一個被壓迫階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受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垂數十年（特別

是日本的壓迫來得兇猛露骨，如甲午之戰和二十一條要求等等），故由此等階級出身的學生滿帶着反抗的精神，變成了民族革命的急先鋒。所以學生的革命與否完全以他們所隸屬的階級是否感受壓迫為轉移，現在統治中國的資產階級此後如果不大受壓迫，牠的子弟必趨向保守或反動一途，這是可以斷言的。

五四運動的源流既經明瞭，現在要講我和牠的關係。前面已經說過，我在中學肄業時是積極參加各種風潮和運動的，即在高等師範也沒有改變這種態度，如同學們所提倡的抵制日貨和救國儲金等等，我總是發起人之一。但自入P. K. 大學後，因學膳費都出自借貸，很想專心讀書，不問別事，以免花費寶貴的時間。旋因受了辯子先生的影響，而又體弱多病，這種傾向愈加強固，不獨對於同學們的一切運動都不參加，並且不與人往來。當時和我相友善的只有同班S君一人，曾有一詩贈他云：

八載湖湘二載燕，此心茅塞向依然；
病中展卷新愁起，客裏聞鶉舊恨懸。

愧我才疎同北海，羨君文綺等青蓮；
異鄉淪落知交少，願作雷陳繼昔賢。

這首詩可以表現我是怎樣的孤立愁苦，然下列懷鄉一詩更可看出我的思想的陳腐與態度的消極：

薊門南望客心傷，只見雲山不見鄉；
路遠莫逢千里雁，愁多時轉九迴腸。
十年獻賦嗟難遇，廿載垂帷苦備嘗；
舉世紛拏同醉夢，平泉歸去任滄桑。

我當時于英文學之外，頗好作詩，願意做一個清高的詩人，超然物外。但將這些詩拿給辯子先生一看（我曾做了一首七律詩送他，至今僅記着『孤身仗劍走幽燕，立雪程門又一年』兩句），被他大罵一頓，說『這樣幹下去，至多只能變成一個名士，有什麼用處？你的中文既有一些根柢，可以出國留學，我如有錢，一定送你出去。』

這種教訓打破了我做詩人的幻想，從此以後，再也不弄這頑意見了。然我的思想還沒有什麼變化。當五四運動時，我已是一個教員，與學生隱隱約約隔着一條鴻溝，對於當日的示威運動也沒有參加。可是學生羣衆在此次運動中所表現的熱烈情緒和奮鬥精神激動了我潛伏已久的活動的本能，使我登時拋棄向來離羣索處的冷靜態度，而投身于這種漩渦中。

不過這是一種純粹的學生運動，在表面上沒有教職員出來參加。因此我是以P. K. 大學畢業生的資格加入羣衆大會，或跟着游行，并且沒有出面演過說。然僅僅這樣的參加已經使我認識了羣衆運動偉大的力量，知道了羣策羣力確是救拯中國的不二法門，這是書本上找不到的，即找得到，也很容易忽略過去，決不會留下這樣深刻的印象。

從前士子的口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聖賢書』，而先生出詩題也離不了『賦得目不窺園』這一類的東西，總想把學生造成三年不窺園的董仲舒。結果一班『書生』不獨不懂得實際情形，甚至于連通常的說法也不能夠領略。記得我縣有一個飽學秀才一日偶行鄉間，遇着一個大缺口，不能跨過。附近的農民見其欲進不能的窘狀，即大聲呼道：

『先生，你跳罷，跳哪！：』

這種聲音反覆地送入他的耳鼓，他竟不懂是什麼意思，仍呆若木雞一般站着不動。那個農民無奈，只好跑來跳給他看。

『啊，你如果叫我躍，我早就躍過去了！』他才恍然大悟地這樣回答一句，登時跳過去了。

像這樣的書獃子固然是絲毫沒有用處，即現今號稱『競業樂羣』的學校學生也都被封鎖在深垣大廈中，不使與實際生活接觸，以致對於社會情形毫無所知。一般所謂『大教育家』多半不主張學生參加社會運動（近幾年來更是如此），以為學校是讀書之所，學生在校應當專心向學，不問外事，將來學問造好了，再來活動不遲。我當時的見解也是如此。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今特分述其理由于左。

莊子謂『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不獨對於一切學問為然，即對於一種學問

也何莫不然。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要想造好一種學問，恐怕至死也不能達到日的。所以說『學問造好了，再來活動』，就等于說，『待人死了，再來活動！』即退一步講，假定學問是可以相對造好的，甚至于假定學問在畢業時就算造好了，再來活動不遲；然向來不肯活動的人，學問一旦造好了，更不會起來參加社會運動，因為他們不獨沒有這種素養，缺乏這種興趣，並且爲着生計問題，忙個不了，實無暇及此。

還有一層，一切學問都應有實驗，自然科學以宇宙和化驗所爲實驗室，而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則以社會爲實驗室。凡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都是理論的科目，而理論又只是實際生活的總和，這幾科的學生要想將學問造好，必須與實際生活接觸，必須參加社會運動，否則他們在書本子上所得的一點理論不能與實際打成一片，一定成爲空論，沒有價值。所以學生單是爲造就學問起見，

也有一面讀書，一面活動的必要。

此外，智識分子（普通稱爲『智識階級』，此與『有槍階級』及『有筆階級』同爲不通的名詞）係社會文化的保存者和發展者，負有先知先覺，領導羣衆的義務，而學生尤爲其中的主要部分，不可放棄自己的責任。北京的學生倘若都是關着門讀死書，必定沒有五四的壯舉，沒有五四運動，則中國的民族革命至少要停頓至若干年之久。所以五四運動實具有偉大的價值，尤爲推動我前進的機關車，故我不能不在此多說幾句話。

我既受了五四運動的洗禮，即逐漸深思想來確定我的趨向。就我的家境而論，本沒有入任何學校的可能，然因自己的刻苦奮鬥，畢竟由中學而高等，而大學，不能不算是一樁幸事。從前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P. J. Proudhon）自言和一個野蠻人一樣，投身學海，勇猛前進，藉此替無產階級的兄弟

們去奪取資產階級所壟斷的教育。我求學的情形也彷彿相似，然因此所得的教育如果專爲一身一家謀利益，未免太不值得，我于是決意要爲民衆的幸福而奮鬥。我當時的心情正和哥德的浮士德（Faust）上面所說的一樣：

『我要投身在時代的狂瀾中，

我要投身于事變之衝！

痛苦與歡樂，

失敗與成功，

交相更迭不爲動；

男兒事業一步也不能放鬆。』

主意既定，我便開始研究社會科學，將P. K. 大學政治，經濟等科講義拿來讀一遍，發見其中是空無所有，並且不合我的口味。不得已求諸英文書中，得

到托爾斯泰 (Leo Tolstói) 的幾本小冊子，讀後覺得很有道理，便將其譯成中文，登在上海某雜誌上，而我自己也變成他的信徒了。

我爲什麼這樣容易相信托氏的學說呢？因爲從儒教克己之說到他的『無抵抗主義』，相隔不過一步，我一前進，即達到他的領域中了。不過旋因研究社會主義史，對於一般社會思想家和社會運動家的學說得到一個比較，知道他這種主義缺點甚多；同時自己從經驗上也覺得一經相信他的說法，對於現狀固然發生一種不滿意的心理，但總只有消極的態度，而無積極的行動。這樣殊不能滿足我的進取的慾望，於是離開這個領域，而開始向着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坦途前進。

當時一班自命爲青年的領導者，都好談談主義，其實只是道聽塗說，一知半解地在那裏掙扎，說不上有什麼研究。我覺得要研究一種學說，須先從牠的

歷史下手，便決計將我剛看過的一部史書譯成中文，予大家以一種初步的知識。

講到譯書一道，本來極不容易，有時失之毫厘，便差之千里。例如某留日學生在某校繙譯日文的儀器名稱，竟將『力ツハ？』（玻璃板）譯作『玻璃鋪蓋』，及遭儀器室主任的詰問，他硬要維持譯文的尊嚴，聲言自己曾經睡過，以致鬧成一個笑柄。即就國內譯述界的先進而論，嚴復自命爲『信，達，雅』，在實際上他只勉強做到一個『雅』字，談不到『信』與『達』，因爲他好以己意改竄原文，而又任意剪裁，失去原著者的本意。就是辯子先生也不能免去這種毛病。他每于譯就一句話或一段話時，必說道：『你們看呀，我替牠穿上中國衣服了。』然替西洋人穿上中國的袍套，即失去他們固有的形態，殊無足取，因爲我們急于要看的，不是中國化的西洋人，而是純粹西洋式的西洋人，

否則便無從認識廬山真面目。至于林紓譯書，全仗他人口述，作成文言，更易失去原文的本來面目，所謂自噲以下，不足道了。

以上所舉的缺點是意譯所難免的通病；尤其是文言的意譯最易犯此病。無論喀萊爾的作品也好，馬可梨(T. B. Macaulay)的作品也好，如用文言文意譯出來，所有作風和文體都和譯者的一樣，不復能表現原著者固有的差別了。所以譯書還是以直譯爲佳。直譯對於表現原文的神情要容易得多，因此也要忠實得多。不過一字一句地死譯，絲毫不顧到文情，其弊還遠在意譯之上。曾有人將『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的英文再譯成中文爲：『吃飯沒有好菜，吃水，把手做枕頭，而且快樂』，將『馳騁文壇』的英文再譯成中文爲『文章場中跑馬』，這就是死譯的顯例。

我贊成譯書要逐段逐句地直譯，去掉其中重複的主格或賓格，將每句中的

副詞子句提在前面，正句放在後面（有時也不能一概而論），至于形容詞子句或居前，或居中，或居後，原無一定，總以適宜爲度。譯文的語句宜簡短清暢，不可佶屈聱牙，文情宜前後貫串，不可各不相謀，致令人讀之，感覺索然無味，甚至于不知其意義的所在。總之，繙譯是一種藝術，要經過長期的熟練，和細心的配置，才能夠將原文的神髓一一表現出來，決不是知道一二條規則就可以學好的。

當我開始繙譯上述的一部歷史時，一班老同學和同事都不相信我具有這種能力。尤其是曾經同房住過的T君很明白地說：

『老L，你是學文學的人，沒有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知識，怎樣能夠繙譯這樣的書？得了，不要幹罷！』

『啊，政治學，經濟學的書我也看過，這部書不很難，我定要來試一

試。」

「試一試？許多譯名也會成問題！」

「自然也是免不了的，不過因為牠成問題就不幹，那便沒有事可做。」

「何必做這樣的難事？啊，拿破崙的字典中沒有「難」字，你只怕是他的信徒罷？」

「拿破崙的信徒！那到恰恰相反。我的字典中是沒有「易」字。西哲有言：生活就是作工，作工就是奮鬥。你以為奮鬥是容易的事情麼？」

「生活，作工，奮鬥，都是些怪好聽的名詞，老L，你看了三四個月新思想的書，論調居然不同，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你不要開頑笑，看我譯罷。」

我起初繙譯該書，的確感覺許多困難，有時對於一句話半天不能下筆，又

沒有人能夠或願意指教（辯子先生處我不敢拿去請教），專靠自己深思苦索，真不容易。就是能夠了解的句子，也不知道要怎樣繙譯才好，這樣試試，那樣改改，一篇成功，稿凡數易。可是兩個星期之後，各種困難，逐漸消滅，初稿已可應用，不必再易稿紙。這本是我的一種附屬工作，然三個月之內，這部二十萬字的譯品便告成功。現在看起來，此項譯文並不高妙，且略有錯誤，但當時的讀書界因其係易于了解的白話文，頗加稱許，初版二千，未幾即罄。我旋看出是書的觀點錯誤，議論淺薄，遂聽其絕版，不再印行了。

除掉這種附屬工作之外，我還擔任不少的教課，自五四風潮爆發，P. K. 大學的Z校長離京以後，F前校長力謀復任，補習班的教員V某（係本科畢業生），參加這種運動十分努力。迨事情敗露，一般掌握全校行政權的大教授深感這許多畢業生在校中任課，暗中形成一種勢力，難免乘機生事，遂于放假時

藉口下學期擴充學額，決定取消補習班，否則至少當使之離開本校。我們十幾個同事的飯碗既發生了問題，便推舉O與T兩君擔任籌備補習學校的工作（當時本也推及我，被我當面辭却了）。但他們因自己在P. K. 大學每週得繼續任課數小時，不注重此事，以致暑假將近過完，還絲毫沒有舉動。我在P大的教課也得蟬聯下去，勉強可以維持生活；不過眼見一個本來可以開辦的補習學校不能實現，殊覺可惜，遂毅然出來找校董，請津貼和籌備招考等事項，並一面尋覓校舍，商借用具，不到兩星期，諸事都弄妥貼了。當即招集一班舊同事開會，報告經過情形，他們一致推舉我為這個「高等補習學校」的主任（沒有校長），其實除庶務一職外，所有教務，會計和雜務等，都是由我一個人包辦的。當時招收學生計二百餘人，每人年納學費四十元，總計收入在一萬元以上，均分配作鐘點費（職員不兼薪），故教員的薪水甚優。我每星期擔任英文

功課十二點鐘，所入亦復不少。

然因爲這是一塊『肥肉』，『擇肥而噬』的便大有人在。所有教職員既都係舊同學和舊同事，彼此勢均力敵，各不相下，誰也不願意受他人的指揮與支配，因此辦事殊覺不易。卽就教課而論，有好些人提倡『均產主義』，要將鐘點平均分配，藉使彼此的收入得以相等。這自然不是一種正當的辦法，我于是提出一個標準，卽非英文學門畢業的，不得教英文，非國文學門畢業的，不得教國文，非數理門畢業的，不得教數學，此議名正言順，獲得多數人的贊成，一場風波遂告平靜。不過幾位任課較少的同事便以不上課而領取乾薪的方法作爲消極的抗議。我復召集會議，說明本校對於學生既徵收巨額的學費，教員卽不可隨便缺課，致荒廢他們的學業，凡曾經缺課的，應請補授，否則當實行扣薪，此議又被通過，而缺課之風也從此消滅。

補校的教員既能夠認真教課，而學生爲將來升學計，也頗知勤學，所以辦學一年，成績斐然，且超過P. K. 大學前此的補習班。這是P. 大各教授於披閱試卷後的評語，並不是我憑空估計的。以同樣的教員教同樣的（指程度講）學生，因變更辦法，而效果竟不相同，可見實心任事與敷衍塞責，其結果原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于補校的教課外，每週又在P. K. 大學預科一年級擔任英文作文和文法四點鐘，但教至第二學期，即被迫而辭職。此事的原因頗爲複雜，今特分作三項來說。第一，自五四運動以後，學生的氣燄驟然增高，教員和學生的關係與從前迥然不同。某教授常說：「『五四』以前的教員是老子，學生是兒子，『五四』以後教員便變成兒子，而學生變成老子了！」當時的情形確是如此。學生對於本校畢業的教員，尤存一種輕蔑的心理。第二，我對於學生的英文作文頗

多刪改之處而又不濫加好評，不多給分數，故不能博得他們的歡心。第三，我的英文程度雖可勉強擔任此項功課，但口音實在不正確（後在德國練習口音時，愈加覺得自己這個缺點），說話也不流利，本有引起他們反對的理由。基于以上三種原因，學生在教室中對於我便有種種不滿意的表示，我因補校的教課與事務頗繁，又忙着譯書，正不必戀戀於這四點鐘，阻礙他們的進步，遂辭去不幹，免得他們勞神來下逐客令。

平心而論，用大學本科畢業生去教大學預科的學生，實在有些不配。記得在縣中學時，某知縣時常來校訓話，總是說：『學堂辦事人的程度不高，教員的程度不高，學生的程度也不高。然辦事人和教員的程度不高不要緊，只有學生的程度不高就不得了。』當時以為此話很有道理，現在一想，簡直是胡說。因為學生程度的高低是以辦事人和教員為轉移的：辦事人的程度高，可以促進

學校的改革，教員的程度高，可以提高學生的學識，反之，辦事人和教員的程度均低，學生的程度決不會高起來。所以學生反對學識不充足的本校畢業生擔任教課，本是一種應有的舉動，毫不足怪（我的老同學十餘人在P大學教課，前後都被迫離校了）。然P.K大學經濟學系的學生前年曾寫信給我，要求前去任課，後又因此事打電給我（據說係由F先生轉，但我沒有收到），去年暑假復向學校當局請願，聘我去當主任。從前預科學生的拒我，與現在本科學生的迎我，其舉動雖異，其用心則同——都是在求進步。

我自退出P.K大學後，心中發生不少感想，決計要設法到外國去研究學問，以資深造。尤其是眼見一班在五、四運動中露頭角的學生都獲得資本家的幫助，或有力者的奧援，個個興高采烈地前往歐美留學，使自己感覺在學業上將成爲落伍者，不得不急起直追。然我既沒有豐富的家財可供留學之資，又不屑

鑽營倖進，以求一逞，真是一籌莫展，無可奈何。

第八章 到山東和往廣州

入山——中興煤礦公司——新礦井中的一瞥——從騾子的壽命去推測工人的壽命——「時也命也運也！」——「悲人窮也」——「抄近路」——科學是什麼？——藉自己的腦子所發見的結果——「英文書記」——廣州與上海的比較——廣州的手工業——從廣州人的拉屎說到美國人的進餐——絕對相反的道德觀——最高的道德——男女生理上的比較——婦女解放的條件——婦女運動——「太少了對不起人！」——「吃燒豬」——處女膜——「吃在廣州」——「盲妹心靜」

——出國的動機——五本譯稿——口頭成約

當我正在進退失據的時候，適有山東棗莊中興煤礦公司託 P. K. 大學某教授代聘一個英文秘書，月薪八十元，每月的紅成稱是，而工作却非常清閒。有人問我如果願往，當轉為介紹。我因此職薪豐事簡，可以專心譯書，藉儲牠日出的費用，又可親自考察新式產業中的工人生活，護得一些實際的知識，可算是一舉兩得，遂允許前往。

這是我辦補校一年後的事。當我宣布要離開北京，前往山東的消息時，許多同事因我辦事切實，肯負責任，深願我繼續主持校務，使大家得照常不問校事，專門教課，故極力挽留。旋知我的去志堅決，即替我和另一赴歐的同事 C 君設讌薦行。我於是襍被出都，前去領略那離羣索處的深山生活了。

中興煤礦公司係完全中國資本所辦的礦業，大股東爲朱啓鈴等。礦中所用工人多至七千，礦穴距地面約深一千尺，分新礦井與舊礦井兩種，新礦井有升降機，上下便利，而舊礦井則僅用篾籬繫在鋼索上，用轆轤轉動以資上下，殊感不便。

我於抵公司兩星期之後，即跟着監工入新礦井去參觀，內中陰暗潮濕，鬱熱窒息，而難以炸鑛穴的硫磺氣味，真是一個活地獄！大的礦道有五尺多高，小的礦道只二，三，四尺不等，須偃僂或匍匐而行。我在內中停留四五點鐘已不勝其苦，然工人在新礦井中每日要作十二點鐘的工，在舊礦井中因上下不便，每次要繼續作二十四點鐘的工：除吃飯外，不能休息片刻，否則一遇着監工和練習生，就會挨打。工人挨打之後絕對不敢反抗，因爲公司中有一個警察局是專門用來懲罰他們的。

從前英國的鐵路工人當着旅行客車開車的季節，常是被迫繼續作工至四五點鐘之久，以此和中興煤礦公司的十二點以至二十四點鐘工作相較，似乎中國的資本家還算是仁慈的。但在地下作工和在地面作工的苦樂大相懸殊，所以歐美設有通風管的礦山工人作工每日不過六點鐘，而中國缺乏這種設備的礦山，作工時間竟多出一倍以至四倍，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我們只要拿畜牲做標準，就可以測出工人所受的犧牲。平常一匹騾子從三，四歲起，每日作工十點鐘以上，可活至十五歲或二十歲。在中興公司礦洞中的騾子棲息于空氣較為流通的大礦道中，每日作工八點鐘，只能經過五年，就要死去。牠的壽年竟減少一半或三分之一。工人的工作時間比騾子多三分之一以至三倍，他們的壽年究竟要減少若干呢？我雖無從統計，但從他們蒼白的臉色，頻數的咳嗽，和枯瘦的肢體看來，知道他們多患『貧民病』（這是歐洲工人對於肺病所用的代

名詞)，不是能夠久于人世的。

礦洞中的工人這樣苦苦地作工，每日只能得銀二，三角，除掉吃飯外，每日可餘銅子數枚以至十餘枚。但在地面作工的人每日只獲得銅子二十四枚，須吃麵三斤，計銅子二十一枚，餘下三枚還不夠菜錢。至于穿衣住屋，養家等費簡直談不到了。

然工人最感痛苦的還是在工作受傷，得不到公司分文的療養費，也沒有醫院可住，以致爲着小小的傷或病，常是呻吟牀第，或竟喪失生命。加以公司的礦師爲本國高工學校畢業的學生，一味節省經費，見好于創辦人，對於一切萬不可少的設備都付闕如，因此更容易發生危險，貽害工人。例如當我下新礦井後的半小時內，升降機的鋼索忽然中斷，內中一個工人，跌得半死半活。後來考查鋼索中斷的原因，才知道此索已過保險時期三個月，猶在應用，致召斯

禍。

當一九二〇年唐山煤礦中枉死了幾百工人，社會上大起不平之鳴，替他們呼冤。然此等事在中興公司的礦山中正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在三四年前，因公司的設備不周，一次竟枉死四百六十餘人，去年上半年一次又枉死七十餘人。社會上無人過問，公司也不給撫恤。我有一次和公司的要人某君談及此事，說工人這樣大批地慘死，真是可憐，他嘆一口氣答道：『這是時也，命也，運也！』啊，資本家對於工人的慘死，原來看做命該如此！

在另一方面，中興公司的資本經歷年的增加，總數不過三百八十萬元，然在這五年之內，竟獲得一千萬元的剩餘價值。柯爾(Cole)所說的『每天逢着巨富與赤貧，高紅利與低工銀這些可恥的對照』本是指產業發達的英國講的，不圖已經表演于產業不發達的中國。既是這樣，中國沒有資本家或資產階級的話

與實際情形真相符合麼？

我自從看見新式產業中資本家的剝削與勞動者的犧牲達到這樣可怕的程度，便痛恨前者而表同情于後者，因此趨向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意志更爲堅決。我在當時和一班急進的智識分子一樣，已經自命爲這種主義的信徒，但我也和他們一樣，只知道一點皮毛，並沒有深刻的認識，有時還覺得牠不完善，要憑着自己的意思加以『修正』，使牠得馬上在中國出現。

老實說一句，我當時所謂社會主義是從道德的觀點出發的，完全將中國舊有的意識附會在牠的上面。我本出身于小資產階級，爲什麼要相信這種主義呢？因爲我是一個『有志之士』，本着一種『英雄氣概』，很想出來拯救蒼生。在中學時，已醉心于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主張。到P. K. 大學後，更同意于辯子先生的兩句話：『我們爲什麼要出來做事情

呢？「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不過我早已是無神論者，特去掉後面這句話前半截，而取其後半截。我趨向社會主義是「悲人窮也」。現在看來，這種思想是何等不正確，并且容易發生搖動，試述其理由如下。

第一，憑道德的觀點而贊成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這是以主觀為取捨。要將個人的意志加在社會的身上，未必能與實際狀況相符合，而可見諸實行，因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自有其發達的定律，並非像機械一樣，可以隨便拆開改裝的。例如五四運動以後，一班站在最前綫的重要智識分子都舌敝唇焦地主張並討論『用社會主義來發展教育及工業，免得走歐，美，日本的錯路』。這顯然是認資本主義為不好，社會主義為可取，故在那裏大聲疾呼。其實，這都是一些廢話，一點用處也沒有。試問在當時的狀況之下，一般資本家建設工廠，購買生產工具和勞動力製造商品，出售于市場，藉以掠取剩餘價值，這種

行動有誰能夠加以制止？靠工人麼？還是一盤散沙，沒有組織，力量幾等于零。靠政府麼？政府中人多出身于資產階級，或表同情于資產階級，他們決不出此，即出此，也絕對做不到。既是這樣，大家還要『抄近路』，憑着主觀的意志爲去取，真是夢囈。大家看了這個例子，就可以知道主觀論的毛病。

第二，憑一種憐憫的感情而相信社會主義，是可以隨時隨地發生搖動，甚至于改變方向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所獨有的對象，非其牠階級所得竄取。如因憐恤這個階級的貧困而相信這種主義，那麼，將來也可以因憐恤其牠階級的貧困而改信牠種主義。例如流氓無產階級的貧困還遠在無產階級之上，即小資產階級在破產時，其困苦也和牠不相上下，如單以憐憫爲懷，這兩個階級也是值得給予同情的，尤其是出身于小資產階級的人很容易表同情于自己原來的階級。這兩個階級的立場與無產階級完全不同，大半是互相對抗的，

如要對牠們大發慈悲，便會搖動，甚至于喪失自己固有的立場。所以爲着『悲人窮也』而相信社會主義是絕對靠不住的。

我後來到科學的社會主義發源地德國加以深切的研究，才知道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這是現今文明世界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而國內大多數人對於牠是不了解，就是誤解，今特藉此機會加以詳細的解釋。

大家看見『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名稱，不免要發生疑問道：『爲什麼要冠上『科學的』這個形容詞？』因爲牠是建立在科學的地皮上的。『但科學究竟是什麼？』科學是以事實爲根據，而事實則爲過去或現在已存的事物。所以科學的工作領域首爲過去與現在，而不在將來。因爲事實或出現于過去，或出現于現在，而將來既還未實現，自無從附麗。

科學的任務不僅在知道事實，還要知道事實的聯繫，即通常所謂因果。

不過單靠這兩點還是不夠，必須于認識事實及其聯繫之後，再加以研究。故科學的特質有三：

(一) 認識事實，

(二) 認識事實的聯繫，

(三) 力求更進一步的認識。

所以科學是腳踏實地，不尙空談，不涉幻想的。然科學並不是專致力于過去和現在，完全與將來絕緣，牠也一樣注意將來，或預言將來的事變。例如天文學對于將來的日蝕月蝕，彗星出現等事可以先期說明出來，正因牠對于過去和現在日，月，星球的運行已有確切的認識，故推測將來，絲毫不爽。自然科學是如此，社會科學更是如此。

科學這個名詞的意義既經明瞭，便容易知道牠被當作形容詞加在社會主義

上面的用意了。這種主義是和烏託邦的社會主義相峙的，後者是英法一班社會思想家憑着自己的腦子所發明的圖案，前者是德國兩個社會科學大家藉着自己的腦子，『從已經出現的物質的生產事實中所發見的』結果。所以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以確切認識過去和現在的事實為先務，絕不像烏託邦的社會主義一樣，疲精費神去描寫將來的社會制度。我們先明白了這一點，才可以進而敘述牠的理論。

當中古時代，一切產業的規模十分狹小，因此所有生產工具大半為生產者所私有，如自由農民或農奴據有農場，手工業者據有工場是。他們的產物于自給自足之外，多半經過商人之手而互相交換。然歷時既久，商業不僅擒住生產的剩餘，并且次第蠶食生產自身，使全體生產部門都附屬在牠的下面。因為一般小產者常因原料或工具的不足而受商人的接濟，遂為他們所宰制。這是資本

主義社會初期的情形。

到了近世社會，形勢一變，工業起來支配商業。一般資本家購買生產工具和勞動力，以有計畫的分工，製造商品，出售于市場，而其售價却較廉于小生產者的生產品，因此將他們一一排擠于生產領域之外而逐漸佔據一切生產部門。

凡商品的價值是由其中所含的社會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勞動力也是一種商品，所以牠的價值是維持生活和蕃殖子孫所需的生活品的價值而成的。例如勞動力每日的價值為一元，資本家即以此數雇用勞動者，作工十點鐘。他在五點鐘內所生產的價值等于勞動力的價值（除去資本家所投的資本的價值），然他必須繼續作工五點鐘，此後所生產的價值便是一種剩餘，即一種剩餘價值，完全為資本家所壟斷。

資本家將勞動者所製造的商品送入市場，實現其中所含的價值與剩餘價值後，不獨依舊購買生產工具與勞動力，從事于生產，並且將剩餘價值（除去用于消費的一部分）變作資本（即資本的蓄積），從事于更大規模的生產，以便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同時他們更將各單個的資本集合攏來（資本的集中），使蓄積的作用擴大並加速，又使資本技術組成（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關係）的革命擴大并加速。于是生產的組織便由單純的協作進而為于工廠業，再進而為大工業了。

當最初的資本家出現時，工資勞動的形態雖已存在，然這種勞動只是例外的，副業的，迨資本家使生產變作一種社會的行動，由許多人在工廠中着手實行，工資勞動即成為全部生產的常規與主要形態，而工人即以工資勞動為唯一的活動。但生產工具與生產物都為資本家所壟斷。這就是社會的生產與資本家

的私有，其中的矛盾表現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抗。

這種對抗並非偶然，而且是日趨劇烈的。在一方面，因大資本壓倒小資本，小資產階級相繼破產，以致無產階級的人數日多，在另一方面，因技術進步，機器日精，人類勞動的需要減少，以致無產階級的失業者日多，形成龐大的產業預備軍，隨時隨地供資本家的驅策去壓迫現役勞動軍。而『那種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預備軍與蓄積的範圍及精力保持均衡的定律，將勞動者釘在資本上面，比黑佛斯托斯 (Hephestos) 火神的楔子將布洛墨托斯 (Prometheus) 釘在巖石上還要堅固。牠形成一種貧窮的蓄積以與資本的蓄積相呼應。所以一方財富的蓄積同時就是對方——即生產自己的生產物作爲資本的階級——貧窮，勞動痛苦，奴隸狀況，無知識，兇殘和德性墮落的蓄積。』

無產階級既對照着資產階級而日趨貧困，牠的消費即降至極小限度，牠所

購買的商品僅限于維持生活所必需的。但在另一方面，因近世機器不斷的改良，生產力不斷的提高，生產範圍不斷的擴大，商品的數量有增無已。世界市場雖可加以擴張，然不能和生產的擴張同其步驟，于是發生商業的危機。在危機之中，生產物充斥于市場，無人過問，現金匿跡，信用消失，工業停滯，工人因替資本人家生產了過多的生活品，以致自己得不到生活品，而破產之事也層出不窮。大量的生產物和生產力必須加以毀滅，才能夠使生產與交換恢復原狀。

但這種危機絕非例外，而是隔若干年出現一次的。『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六六年，總是每隔十年出現一次。後來雖不甚如期表演，然並沒有停止。』而且每次出現，比較上次危險更大，蔓延更廣，現在簡直成爲一種痼疾，永久不退了。這種痼疾就是暴露資產階級再也沒有能力管理近世偉大的生產力。

「危機既暴露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再行管理近世生產力，而大生產機關和大交通機關的轉變為股份公司，托辣斯，和國有財產又表現牠對於這個目的已經成為贅疣了。資本家一切社會的職務現在均由雇員擔任。他們除掉領取收入，裁下利息單和在交易所——各資本家在此互相攫取資本——投機外，不復有其牠社會活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曾經排擠工人，現在却排擠資本家，牠雖還沒有驅策他們加入產業預備軍，但完全和牠對於工人一樣，已將其置諸過剩人口之列了。」

然資產階級對於近世偉大生產力的管理雖表現沒有能力，並成為贅疣，但牠決不肯自動退讓，而有待於無產階級的起來革命。「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且利用這種權力將資產階級手中脫落出來的社會生產工具變為公有財產。因此一舉使生產工具得擺脫牠向來的資本特質，而以充分的自由貫徹牠的社會的性

質。于是一種依照預定計畫的社會生產才有可能。生產的發達使以後各社會階級的存在成爲一種時代的錯誤(Anachronism)。當社會生產的紛亂一經消滅，國家的政權也會死去。人類畢竟成爲他們自己聯合的形態的主宰，同時也就是自然界的主宰，和他們自己的主宰！他們是自由了。」

『貫徹這種解放世界的事業是近世無產階級歷史的使命。研究這種事業歷史的條件及其性質，并使現今受壓迫而被召出來行動的階級覺悟自己行動的條件及其性質，是無產階級運動理論表現的任務，即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任務。』

統觀以上各節，即知道科學的社會主義不是從道德的觀點出發，而是從歷史的唯物論的觀點出發，牠將來的出現不是人們主觀上的空中樓閣，而是現社會發展必然的趨勢。因此我們要投身無產階級，爲之服務，決不是悲其貧窮，而是因爲牠係一種唯一的進步勢力，負有創造新社會的使命，並具有這種能

力。要看清這一點，才可與言科學的社會主義，否則憑一時感情的衝動，信仰不堅，必至朝秦暮楚，爲世詬病。

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已經說完，現在再回到我和中興煤礦公司的關係上去。我在公司中擔任的職務爲起草英文書信，工作至爲清閒，因爲公司要於購買機器或零件等物時，才對上海各洋行通信，每星期平均僅一二次。我于是利用全部閒暇時間來看書報和譯書，覺得十分安適。

可是當一個月期滿，我去領取薪水時，發見我的姓名上冠有『英文書記』四字，馬上向原來請我的礦師K君提出抗議，詰問他何以前云聘請『英文秘書』，此刻改作『英文書記』，況且我所任的職務明明爲起草書信，並非抄錄文件，和通常的書記一樣。他當答應請公司改正。但至第二個月月終我去領薪，看見仍舊是原來的名義，便非常生氣，即時表示辭職不幹。K礦師便說明

公司向來無秘書的名稱，所以沒有更改，待他向天津方面的董事磋商，才能給予明白的答覆。我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暫時等候回信。但同時深深感覺到我的四周都是一些趨炎附勢，欺壓工人的資本家的走狗，非常討厭，我因言語與地位的關係，既不能與工人接近（即接近，一時也無從啓迪他們，因為他們還被壓在一班如虎如狼的包工的工頭之下，絲毫沒有反抗的勇氣，與覺悟的表現，）而讀書譯書又陷在獨學無友，孤陋寡聞的狀況中，至於爲儲款出洋計，到處都可就事，正不必死守山中，於是決定離開此處。迨第三個月月終，公司方面表示更改名稱的困難，我即于一九二〇年年底辭職來滬了。

抵滬後，適值前P. K. 大學的學長C 先生將往廣東辦教育，我遂和前此在大學的同班學友Y 君，及另一P 君一同前去。

廣東居南海之濱，與西洋通商最早，吸收西洋文明也似乎應在各省之先，

但事實上却不然。走徧廣州城內，除掉看見一些不平的馬路與不明的電燈以外，找不着其他新式的設施，和新興的大工業。拿牠和上海較，真有天壤之別。例如上海在歐戰期中，機器紡織業如風起雲湧，盛極一時，而號稱富足的廣州並沒有呈出這種現象。此事的原因雖多，然最重要的還是因地偏處一隅，不能直接和內地各省交通，形成一個產業的重心。所以要使珠江流域的廣州得與揚子江流域的上海及黃河流域的天津同樣發達起來，必須首先完成粵漢鐵路。這一着一經辦到，不獨中部各省對歐洲的輸出輸入可以直接取道廣州，使之成爲南部一個大商業中心點，並且因商賈的輻輳，可以促進工業的發展。因此粵漢鐵路完成後的廣州雖未必能和上海爭衡，一定可與天津媲美。

廣州的新式工業雖不發達，然手工業却大有可觀，所謂『廣貨』是有名于內地各省的。手工業既十分興盛，工人的收入也較多，據我所知，他們的生活

似乎較中國任何處的工人爲高，尤其是飲食一項較爲豐足。可是手工業必定屈服于機器工業之下，這些手工業者此後將感覺生活日趨困苦，且將日就滅亡。英國八十萬手工棉業織工的受盡痛苦，以致逐漸消滅，印度大批手工棉業織工的突然喪亡，以致『骨頭漂白了印度的原野』，這不是他們前車之鑒麼？

然他們在現時的生活却有好些令人稱贊的事，而道德心比其牠地方的工人更爲堅強，也是內中的一點。例如我們一到各公共廁所的門口，即看見內中放有草紙，旁邊置洋鐵筒一，一般勞動者在此取紙，必投制錢一二文于筒中。此筒雖是有主之物（看廁所人的），但並無人看管，取紙人沒有不投錢的，而筒中所積之數十文錢也未見被人竊去。此事在中國不能常見，尤其是出于一般平民，更屬難能可貴。

不過統觀廣東工人的狀況，這也原不足奇，因爲他們的生活比較豐裕，故

肯出這幾個小錢去易草紙，免得自己攜帶。猶之美國許多城市的報紙放在街心，任人給價取閱，餐館的餐館，陳列一處，任人按值取食，雖無人照顧，却從沒有不付或少付價錢的。美國的富足遠過廣東，所以牠的人民的道德心能在進餐中表現出來，而廣州的人民還只能在拉屎中表現出來。俗語說：『禮義生于富足，盜賊出于貧窮』，可謂一語破的。

我從前在高等師範肄業時，聽見好些教員和同學說：『學問有新舊，道德無新舊，道德是永久不變的。』其實這是大錯而特錯。所謂道德不過是每種經濟的社會狀況的產物，是隨這種狀況變化的。上述兩事已經足以證明這一點，不過爲使人們深刻了解起見，不妨再舉幾樁絕對不相容的事來加以發揮。

中國人對於弑親的行爲視爲滔天大罪，在前清一經上奏，城牆要缺角，地方官要奪職，而逆子更要凌遲處死，民國雖不這樣嚴厲，但也要處死刑。在古

代羅馬，凡弑親者和一隻狗，一隻雞，一條毒蛇，一隻猴子同裝在一個袋中，投諸大海或河流中。可是據胡拍（W. H. Hooper）的『塔斯及人天幕中十月記』（Ten month among the tents of the Tuski）所載，塔斯及人對於多病的老父老母，加以弑戮，自認為一種極道德的行爲；柯爾崩（P. Kolben）的『好望角的現狀』（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ape of Good Hops）一書對於霍屯督族（Hottentots）人也有同樣的紀述，不獨做兒子的願意這樣做，就是為父母的一到年老多病的時候，也要求，甚至于哀求自己的兒子將其殺死，如不依從，即斥為不孝。所以弑親成為兒子一種神聖的義務。

有好些人聽見此等事件，必定要大罵道：『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這些野蠻人簡直是禽獸之不若！』但我們且慢動肝火，先來考究他們的道德觀為什麼和我們及羅馬人的完全相反。他們是游獵之民，轉徙無常，而物

質且時感缺乏——在這種情形之下，怎樣能夠挾着多病的父母同行，即使辦到，爲父母的必定也要多受許多痛苦，所以不得不速其死，使之解脫。反之，古代的羅馬與現代的中國，是奴隸制或資本主義的時代，居住既有定所，物質又比較豐富，奉養老年父母，實有可能，所以視完全反乎此道的弑親爲大逆不道。可見道德的標準是以經濟的社會狀況爲轉移，原無一定，但進步的道德總算是較好的。我現在要引柏柏爾的一段話，作爲此事的結論。就是：

「食人的野蠻人以吃人肉爲道德，希臘人和羅馬人以奴隸制爲道德，中古時代的封建領主以農奴制爲道德，近世的資本家以工資勞動及工廠和夜工糟踏婦女童工爲道德的精華。社會的四個局面，即有四種道德的觀念，每一種較高于前一種，但沒有一種是最高的。最高的道德狀況毫無疑義地爲人類站在自由平等的地位上互相交接，而「你想人

家加諸你的事，你才可加諸人」這種倫理上的第一條原則，因社會的組織，變成人類關係中一種不可侵犯的規則。在中古時代，人們以門第爲貴，在近代以金錢爲貴，在將來將以一己爲貴。將來就是社會主義的實現。」

然外省人初到廣東觀光，首先發見并深深印入腦筋中的，當推婦女勞動的情形。我們從九龍搭火車至廣州，沿途都看見婦女在農場中作工，及抵廣州，又看見婦女從事各種手工業，就是碼頭上的挑貨，也有她們在內，甚至于還背着自己的小孩子。她們的勤勞，真是令人佩服！

婦女是人類中首先受壓迫的人，當男子爲奴時，她們早已嘗着這種滋味了。然當古代社會，婦女發現農業，從事種植時，她們的地位日高，權力日大，遂形成一種母權，使男子不得不仰其鼻息。後來因經濟狀況的變遷，婦女

喪失這種主要地位，由男子取而代之，於是母權消滅，父權繼起。自此以後，婦女受男子的種種虐待壓迫，以致心身的發育絕不能和他們並駕齊驅。就現代文明各國的婦女講，除尻骨盤，乳房以及審美的感覺和皮膚的感覺較男子爲發達外（據生理學家說，婦女此等感覺的優越不是表現高度的發達，而是表現停滯在較低和較原始的發達階段），其他如頭蓋骨女子係扁平，男子則隆起；如腦髓，歐洲通常婦女較男子約少一百二十格蘭姆（Gramme 每一格蘭姆合庫平二分六釐八毫），即新生的女孩也幾較男孩少五十格蘭姆；如筋肉，女子平均爲十四啓羅格蘭姆又七五（Kilo-gramme 每一啓羅格蘭姆合庫平二十六兩八錢），男子則重至二十四個半啓羅格蘭姆。尤其重要的是血的差異。血係由血漿和血球（分赤白兩種）所構成，其功用爲輸送生活進程中所必需的物質于身體全部，並輸送其中的廢物于排泄器官，特別是赤血球爲空氣交換的媒介，吸

取肺中空氣的酸素送至身體全部，牠所以能履行這種職務，是收功于牠的血色質（Hämoglobin，按此為赤血球中的主要成分，除蛋白質外更含有鐵質）。可是女子血中所含的血漿和水分與男子較，為百分之八〇與七五之比，她們的赤血球，每立方厘米突為四百八十萬個，男子為五百三十萬個，而此赤血球中所含的血色質與男子較，又為百分之一三與一四之比。婦女的赤血球和血色質既較男子為少，故腦筋的營養和智識的發達便大受影響，幾乎事事落在男子之後。

我對於男女在生理上的重要差異說了這麼一大段，用意不是供給一班慣於壓制婦女的男子以材料，作為男女不能平等的科學上的根據，而是要使全體婦女認清自己所有的弱點，急起直追，加倍努力，以期早日達到男子發展的水平線上。可是此事從何處着手呢？初看好像千頭萬緒，頭頭是道，然細心考察一

下，却只有一條坦途，就是儘可能地參加生產的工作，力求經濟上的獨立。

中國向來的勞動婦女大半是操持家政，不出戶庭，即從事生產，也極其有限，像上述廣東的婦女那樣參加生產的爲數甚少（僅湖北，江蘇的江北一帶及其牠少數地方），所以她們的受束縛與壓迫雖非常厲害，不能形成一個社會問題。她們此後要獲得自由與獨立，當盡量擺脫家庭的事務，出來參加社會的生產工作。例如近年來各工廠中招致大批的女工作工，社會上即發生一個婦女問題，引起多數人的注意，這就是她們爭自由獨立的起點和解放的先聲了。

此外，廣東一般有智識的新婦女爭教育機會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和公共職務的開放等等，也甚爲熱心，且因環境順利的關係，一時大有領導全國婦女運動的趨勢。這種智識婦女的運動對於禮教遺毒甚深的廣東正是一劑解毒散，自有其重要的意義。尤其是男女同校一事爲女子必爭的首要之點。因爲教育是

青年人發達身心最有效的工具，在這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一切教育的設施沒有女子的分，即有，也是附屬的。我們知道國內已有好些女子小學，女子師範，女子中學，甚至于女子大學（男性的學校未嘗冠上男子的稱號，而女性的學校必須註明女子字樣，即此可以證明女子在社會上沒有地位），來替男子造就良妻賢母，然其中的設備與教員，在在不能與同等的男子學校相比擬，故女子應與男子同學，以爭取較完善的教育，並與男性交換智識，砥礪性行，以為將來共同擔負一切工作的準備。

可是此等運動雖具有相當的意義，終久沒有跳出資產階級婦女運動的範圍，即使一一達到目的，也只能替生長在有產家庭的少數婦女謀得利益，決不能改變大多數貧苦婦女的命運。她們的解放在乎推翻現社會制度，因此她們必須與工人運動携手共進，才有成功的一日。

廣東婦女運動的興起雖與一時政治環境的順利不無幾分關係，然其主因還在她們所受的壓迫特別厲害。今試舉數事以概其餘。

廣東人蓄妾之風似乎較任何省人爲盛。通常的富翁每人總有八個或十個小老婆，這並不是起于好新厭舊的心理，更不是由于身體上的需要，實在是一個『面子問題』，因爲『太少了對不起人』！不獨富人有妾，貧人也有妾。潮州一帶的轎夫每人常有一二個小老婆，她們幫夫共同謀生，因此丈夫的擔負並十分加重。

在另一方面，婦女如有外遇，一經發覺，即被裝在豬籠內，投諸大海。當廣東人新婚時，更有『吃燒豬』的習俗，就是，新婚夫婦第一夜如此這般之後，墊被上要『見紅』，才認新婦爲處子，于是將燒烤的小豬一隻或一對和禮物數種送至岳家，表示滿意與感謝的意思。否則岳家不獨吃不到燒豬，新婦也

被揮之門外，退回娘家。所以廣東人對於女兒防範綦嚴，真是『養女如看虎』，時常提心吊膽的。

可是『見紅』固然是處女的標幟，不『見紅』也不一定是非處女的證據，因為女子隘口前面的處女膜可以因月經初潮，海綿質充填隘口而破裂，可以因墜地或顛簸而破裂，也可以因劇烈運動而破裂，更可以因洗滌而破裂，此膜一破，新婚之夜即不能『見紅』。沒有生理學知識的廣東男子不知道冤枉了多少不幸震破處女膜的『紅花女』（即湖南所謂處女）啊？！

廣東的特色雖多，然以吃為最著。從前有句俗語說：『穿在蘇州，吃在廣州，死在柳州』，與現今所謂『歐洲的房子，日本的老婆，中國的飲食』同一膾炙人口。因為蘇州出綢緞，廣州多珍饈，而柳州則產壽材。我們對於廣州的吃可分作三項來說。

第一，家庭中的吃。關於衣食住的三大要素，廣東因地近熱帶，對於衣的需要較少，對於住也不甚注意，惟食則極爲考究。上等家庭口饜珍饈，中等家庭食必魚肉，固可不論，即窮家小戶每餐大概也葷素雜陳，食必兼味。以此與北方工人的吃鹹蘿蔔，饅頭和白開水相較，固不可同年而語，即與中部各省工人的飯菜相較也要超出若干倍。廣東工人的飲食雖不能與歐美工人比擬，却可以說是具體而微了。

第二，茶樓中的吃。廣州的茶樓最多，隨處都是，而廣東人的每日上茶樓，幾乎成爲生活中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不獨智識界人喜歡前去，即勞動界人如洋車夫之類，每日也要到一二次。他們的收入多耗于此處。茶樓中有一種唱戲的『盲妹』，係廣東的特色。我們看見這個名詞就可以知道這種女戲子是盲目的。她們的年齡大都在二十以下，臉子也多半標緻，再戴上一個着色眼

鏡，遠望之儼然是一個二八佳人。可是一經知道底蘊，對於這種殘廢的人，無論如何不能發生美感。因為眼睛是美的第一種要素，西洋人以眼大爲美，中國人以眼小（所謂鳳眼）爲美，雖所定的標準各不相同，然其列爲美的主要條件則一。向來形容美人總離不了『明眸』，『秋波』，『美目盼兮』，『盈盈秋水』等句，可見目的魔力極大。所以西廂上有『怎當她臨去秋波那一轉，我便鐵石人，也意惹情牽』的話。盲妹既不能以目視，即失去美的基本條件，不能稱之爲美人，但在廣州却能本着自己的色相，號召一般青年男子爲之捧場。有許多富豪且特意物色盲妹，藏之金屋，詢其理由，則異口同聲地說：『盲妹心靜，好……！』這種人真可與逐臭之夫，嗜痂之叟鼎足而三。

第三，酒館中的吃。這種館子的酒菜豐盛優美，確具特點，但取值也甚昂。普通一席需二十元左右。此外，有二三十元一碗的『龍虎會』（係貓蛇同

烹），有七十兩銀子一碗的湯，一百兩銀子一碗的魚翅。所謂『富人一席之費爲貧民終歲之資』，在廣州恐還不止此。菜價既昂，而廚師的工資也極豐，他們中間竟有每日坐轎上工的，可算是『貴族工人』了。

廣東的社會狀況已略如上所述，現在進而談論牠的教育。粵中雖不乏傑出的文豪，然一般學生的中文程度却較中部各省的學生爲低，即外國文與各種科學也不甚優良。關於這一點，我前在北京辦高等補習學校（內中有四分之一爲廣東學生）時即已感覺到，及至廣州加以考察，更徵實了。此事的遠因是在中原的文化及于嶺南，較中部各省爲遲，近因則爲廣東當時沒有大學，不能羅致中外有名的學者從事講學，而本省稍有學問的人士又大半羣趨京華，不肯留在桑梓服務，以致各中學或高等學校都感師資的缺乏，學生的程度遂不能提高。

C 先生到廣州未幾，即組織一個教育委員會（這個機關與現今的教育廳相

等），并擬有大規模的教育計畫，如開辦大學，設立編譯局，整頓中等學校等等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可惜廣東當局請他前去，用意只在藉此以資號召，並沒有誠意改進教育，以致他辦事數月，一籌莫展。又加以廣東當時正預備進攻廣西，軍用浩繁，無力兼顧教育費，所有辦大學與編譯局的設計，都成畫餅。

我在廣州住過半年，C先生初時擬以第一中學的校長相委，旋又以省視學相委，但我因正在繙譯一部關於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的書，無暇及此，均辭而不就，於是改派同去的Y君和P君擔任這兩項職務。迨我這部近三十萬言的書告成時，擬議中的編譯局有行將開辦之勢，他約我當駐英編輯，每月譯書二萬字，送薪水二百元。此事給予我一個出國留學的機會，當然再好也沒有了，我便欣然應允，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初離粵返家，準備束裝就道。

我抵家鄉後，仍利用閒暇，拚命譯書，在家兩月餘，共譯就二十萬字，計

小書三本，連同在廣州所譯之書，共有五十萬字（大小兩本）。滿擬將此等譯稿送給編譯局，取得一筆巨款作為安家和留學費。不意至七月初間忽接C先生來信，編譯局因受軍事的影響，一時不能開辦，勸我將譯件交F先生賣給某大書館，立即起程赴歐。

當我在廣州時，P.K.大學的教授T先生也會到該處。他有一次回我說：『編譯局如辦不成，你的稿子可賣給某某印書館。』

『牠的稿費太少，我不願賣。』

『平常的稿子最好的是三塊錢一千字，次一等的，一塊兩塊不等，你的算四塊錢一千，好麼？』

『編譯局如果流產，將來再說罷。』

T先生與P.K.大學的F先生（即教過我們班上英文學的）同為某大書館某

某叢書的校稿人，T先生既有前議，我此時特寫信給北京的F先生申述此事，旋接到他的回信，歡迎我的譯稿。迨我于七月下旬抵滬時，他已先期而至，當將在家鄉所譯的三本小稿子交出，復致函C先生速將存在廣州的兩部譯稿一併寄給他。

F先生于是從某某書館取款一千元給我，並說道：『你到歐洲後有信來，我即將你應得的餘款匯給你。』

『謝謝你，依照T先生的成約，四元一千字，五十萬字的稿費共二千元，此處拿了一千元，還有半數，一定請你早些寄給我。』

『好的。』

『再會罷。』

第九章 放洋與路過巴黎

青天霹靂——冒名護照——海景——『樂哉魚乎！』——
 『走禽飛獸』——南洋——從象，犬，馬的精神作用看出哲
 學家的謬見——華僑——海上霸王——過關——初到法國的
 整個印象——梁啓超與『科學破產』——刀的罪過——『伏
 屍百萬』——近二百年來歐洲歷屆戰爭的死傷率——世界大
 戰死傷表——『紮硬寨，打死仗』與攻堅——『夫子自道』
 ——留學生中的彼疆此界——『西洋麵包』的解剖觀——中
 國留學生與日本留學生的比較——留日留美留歐學生的三大

趨勢——價廉物美的人肉市場——『欲其爲我嘗人也』——
防制女性的『守宮砂』——慘無人道的『陰戶鎖』——『初
夜權』的保存與濫用——周圍三尺的大蛋殼——一夕話

我自領到一千元的稿費後，即去找率領各省學生赴法國里昂大學的W先生，詢問買船票等事。他告訴我說：

『你不是里大的學生，同赴法國，須將回國路費三百元繳存某銀行，法領才肯簽字。繳款事因你不在，無人負責，所以沒有替你辦護照。現在距開船期只有三天，要補辦也來不及。』

我在廣州時本託W先生代辦護照，今竟發生意外，不啻一個青天霹靂！因問他道：『有什麼辦法呢？沒有護照一定不能去麼？』

「自然。但浙江有一個學生已辦有護照，不願意去，你如果肯冒險，拿了他的護照，也許可以混過去。」

『這樣很好！那怕到馬賽不能登岸，要退回來，我也是願意的。』

計畫既定，我便付出不上百元的船費，託人買一張四等船票，和幾十個赴法的男女學生同乘法國郵船博圖斯號離開上海了。

這大概是一九二一年八月間的事。迨船抵香港，幾個朋友拿了護照一看，見上面的相片和我的面貌完全不同，而頭髮一項，相片上係向兩邊披的長髮，我是剪了所謂陸軍頭的短髮，由這個顯著的異點，更容易找出其他不同之點，因此都不主張我冒險前去，就是同船中好些P. K. 大學的同學，也有勸我在香港登陸的。至于贊成我前去的，簡直沒有一人。我久具出國之志，今既上船，絕對不願放棄這個機會，『不到黃河心不死』，還是鼓勇前進。但心中到底有點

不自在，尤其是每到一個埠頭，看見旅客上岸，須查驗護照，而且非常嚴厲，使我惴惴不安，不獨因此喪失登岸的權利，且連帶想及將來抵法時，如經同樣嚴厲的檢查，必無倖免。因此當同船的學生個個豪興勃發，自命爲乘風破浪，不可一世的時候，我却如待決之囚，時常要懸想自己將來的命運。這種滋味真令人難受。

凡寄居陸地的人一旦乘船飄海，當感覺一種異樣的風味。在那波濤萬頃，海闊天空的當兒，眼見沙鷗點點，上下飛翔，游魚陣陣，跳躍水面，不覺心曠神怡，說不出的快樂。但有時茫茫海面，好像一大荒原，深藍色的水不啻悽慘的象徵，容易引起遊子的愁思，并感覺意外的孤寂；尤其是當着驚濤駭浪，或暈船吐嘔的時候，覺得海上生活，十分辛苦。有時天朗氣清，風平浪小，忽見巨舶三五，迎面而來，疲敝的精神又爲之一振。有時于日間赤帝施威，熱不可

耐之後，繼以月朗星稀的清夜，此時萬籟俱寂，只有船身與水相搏，奏出一種自然的微妙的音樂，耐人尋味，遂于不知不覺之間，幽然而入睡鄉了。總之，海上旅行，變幻多端，殊富詩意，爲人生不可不歷之境。否則一讀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與王陽明的泛海詩，也可以想見海上境界的奇突和雄偉了。

| 尼氏的詩道：

『一切的一切光怪陸離地閃爍着，

到午晝便無精打采地睡覺；

蒼天啊，只有你的目光

風馳電掣般照耀我！』

| 王氏的詩道：

『險夷原不滯胸中，

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里，

月明飛錫下天風。』

我們幼時讀詩經，就知道『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但從未聽見說過魚能飛行的。一日在甲板上閒眺，竟看見尺許長的小魚一羣飛行海面，高至數尺，真是有趣。詢諸老于航海者，謂此係飛魚，又名文鯨魚。後當風浪險惡之際，有飛魚一尾被浪打在船面，取而視之，其背蒼黑，其腹白，鱗圓大，胸旁兩鰭較長于本體，恰如鳥之兩翼，故能飛行。這種小魚容易爲巨魚所捕食，經過自然淘汰的作用，才使兩鰭異常發達，在危急時，藉飛行水面以避仇敵。迨習慣既成，而此海闊天空之中卽任其所之。莊子謂『樂哉魚乎』，此語如真能表現

魚的情狀，那飛魚當更加快樂啊！

我後來研究生物學，才知道不僅魚能飛，即獸也有能飛的。除掉常見的蝙蝠外，如飛松鼠飛猴之類，都能飛翔。在另一方面，如非洲的駝鳥，南洋羣島的食火雞，紐西蘭的鳴駝鳥，南美洲的『益基』(Penguin)鳥都只能疾走而不能飛翔。普通所謂飛禽走獸，和牠們完全不相符合，要反過來說『走禽飛獸』才合實情。

其實特殊種類的禽獸還不止此。鳥類不僅生於陸地，并且生于水中，如水喜雀常在水下討生活，火地(Tierra dei Fuego)海峽所產的海鷹善潛水，善游泳，又善飛翔。獸類亦然，如鯨魚生活于海洋中，而鼯鼠且生活于地下。牠們的種類在生存競爭中不知道經過多少變異，才具有現今的特性，而適于特種的生存。

一種小小的飛魚引出我這兩段話，並非故炫新奇，不過是要灌輸一點生物學的常識，免得大家少所見多所怪罷了。現在當再回轉去講一講沿途的見聞。船經西貢和新加坡，都停泊兩三日，除掉抵埠時須由警政機關查檢在此登陸者的護照外，所有過客後來均可自由出入，因此我也獲得觀光的機會。

這兩個地方都在熱帶，每年只有乾濕兩季。乾季自十一月起至四月止，燥熱異常，濕季自五月至十月止，時常下雨，氣候較爲溫和。熱帶植物的茂盛迥非溫帶所能比擬，而其種類也大不相同。人民因天然物產豐富，易于謀生，氣候終年酷熱，難于動作，故不能進取，而文化程度甚爲低落，任憑資本主義國家的宰制，無可如何。

我在幼年時，常聽見祖父說，安南貢象至北京，由我地附近經過，到處有人趕去觀看，旁觀者的傘呀，其牠物件呀，一經落在地上，即被象用鼻子捲去

給象奴了。此次在西貢，看見象的動作十分靈敏。每見遊客行近，即屈一膝爲禮，向之乞錢，得錢後，用鼻端抬起，擲諸三丈外的看管人處。此人即視錢之多少，分別予以香蕉和椰子漿等等。但遊客有時不肯一破慳囊，象必再四屈膝行乞，至最後仍沒有希望，便將鼻孔中的涎沫瀆在他們的臉上或身上，藉以洩憤。

這樣知情意的表現就是象的精神作用。自詡爲『萬物之靈』的人類以爲只有人是有理性的，其他動物都談不到這一點；大哲學家如笛卡兒和康德等甚至倡言精神爲人類所獨有，其他動物未嘗具此。其實所謂精神不過是一切體質動作的和諧，沒有什麼神秘。所謂理性不過是一種思考的能力，並不稀奇。象倘若沒有精神與理性，能夠表現那樣的動作麼？

又如犬馬都有顯著的精神作用。西洋的牧羊狗能看管羊羣，不使離散，否

則即咬着羊的腿拖回來，紐芬蘭有一種狗能遊泳水中，拯救落水的孩子，瑞士有一種狗能用頸帶着酒食和救急藥品跑到阿爾卑斯山 (Alps) 的深雪中去拯救迷路的旅客。至于馬，凡看過馬戲的人都知道其動作的巧妙，變化的神速，與音樂的節拍，絲毫不爽。曾有一個德國人教幾匹馬學文字，居然成功，就是算術的加減乘除，也算得不錯。這不比世界上許多野蠻人不懂計算，甚至于不懂以上的數目高明得多麼？認人類以外的動物沒有精神和理性，豈非夢囈？！

凡行經南洋的人對於華僑多有種種的記載。我現在也要來說幾句。論他們的人數，約有八百五十萬，以廣東福建人爲多，計安南暹羅等處三百五十萬，英屬（殖民地三州，保護地四州）二百萬，荷屬三百萬。他們的類別從工商業資本家起，至車夫苦力止，形形色色，應有盡有。然他們都直接受帝國主義的剝削與壓迫，比內地更爲厲害。

梁啓超遊新加坡等處的記錄說：『新加坡，檳榔嶼一帶，除了一面英國國旗外，簡直和廣東福建的熱鬧市鎮毫無差別。開大礦的麼，中國人。種大橡皮園的麼，中國人。大行號麼，中國人。雜貨小販麼，中國人。苦力麼，中國人。乞丐麼，中國人。計英屬海峽殖民地三州，中國人約二十六七萬，歐洲各國白人合計不過六千八百人。』可是這面英國國旗正是宰制中國人的符號，一切政治和經濟的大權都操在英帝國主義者的手中，中國的勞動者固是他們的奴隸，即中國的資本家也等于他們的附庸，人數雖多，沒有多大的作用。

此外，沿途所見，印象良多，舉其大者而言，約有兩點。第一，從香港愈向西行，則人種的顏色愈黑，如安南人，馬來人，印度人（原係高加索種）和黑人，而此等有色人種均係文化落後的弱小民族，無不受白種資產階級的宰制與壓迫。第二，沿途一切形勝之地都為英帝國主義所佔據，如紅海口的亞丁

(Aden)，地中海的馬耳他(Malta)，英國均築有炮台，駐兵防守，以為控制海洋之計，牠得稱雄海上，實由于此。

船行四十二日，才抵馬賽，同行的人于風塵勞頓之餘，得達目的地，都欣欣然有喜色，惟我則因難關在前，殊不能作樂觀。迨我跟在衆人的後面，跑到驗護照處，查驗員竟因人數衆多，且誤認均係里大學生，對於我所持的護照，未經對驗，即行簽字。第一重難關算是輕輕逃過了。

登岸後，遇着一位老留學生，據說：『法國人辦事向來馬馬虎虎，所以你能混入，如在英國，必無倖免。西洋人對於東方人的面貌不易辨別，因此寄居歐洲的國人常拿着別人的護照出外旅行，可以通行無阻，但像你和護照上的相片相差這樣遠，恐怕有些困難。』既是這樣，我的護身符終久不會靈。後來還是由W先生代為致書駐法公使館，偽稱我的護照於登岸後遺失了，請補給一

張，這個懸心吊膽的問題才告解決。

我在馬賽沒有逗留，一直乘火車赴巴黎。在該處遇着P. K. 大學的幾位同學，到各處遊覽幾天，正如走馬看花，未能詳細觀察。但整個的印象是：凡科學發達的國家，一切的一切都較科學不發達的國家爲進步，中國今後的進展全仗科學的繼續灌輸，而人類將來的解放，更有賴于科學的發揚光大，因爲科學是萬能的，只有拿牠做工具，才可以克服一切困難。

說到這裏，令我想起梁啓超歐遊心影錄一段正相反對的話：

『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着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着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爲可以靠牠嚮導，那知趕上幾

程，影子却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却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

當梁氏于遊歐後發表這一段話時，國內一般缺乏科學素養的玄學鬼羣起附和，並推波助瀾，大叫『物質文明破產！』『東方文化畢竟勝過西方文化！』『用中國的精神文明去拯救世界！』一唱百和，風動一時，直至現在，餘波尙存（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日的申報自由談猶載有『物質文明爲人類衰滅之先導，唯佛老之學足以挽救之』等囈語）。對於思想界發生一種不良的影響，實有駁斥的必要。今特藉此機會，加以矯正。

梁啓超本係一個舞文弄墨的文人，絕非自出心裁的思想家，而他的最大的缺點是滿腦子裝着中國素無條理的玄學思想，未嘗受過科學的洗禮，關於這一

點，他上面的一段話表現得最爲清楚。

第一，無論何種科學現正在發展中，沒有能夠自誇完全成功的，凡稍有科學常識的人類都能知道。梁氏却認定各種科學現已成功，責令牠們造成『黃金世界』，而其唯一的證據是：『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二千年所得還加幾倍。』以此去說明科學的成功，真是可笑亦復可憐！

第二，即退一步，假定各種科學已有相當的成功，然却被各國握有統治權的資產階級所利用，以爲互相雄長和壓迫工人之具。如理化科學所發明的炸藥，不用以鑿山通道，而用以毀滅人物，數理科學所發明的飛機，不用以乘客載貨，而用以攻擊敵軍。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絕對不是科學之罪，而是利用科學不以其道者之罪。梁氏不明白這一點，竟大叫：『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着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這種議論與衰克思（Bill Sykes）對於自己殺

人事件的理論，毫無二致，他說：『陪審諸君啊！這個旅行商人的頭確被砍下來了。但這種事實不是我的罪過，乃是刀的罪過。』現在試問梁氏把此次世界大戰的責任歸在科學的身上，與袁氏把殺人的責任歸在刀的身上，有什麼區別？

梁氏如仍在世，必定本諸下意識的作用，說道：各國的資產階級利用科學爲殺人的工具固爲事實，然假使沒有精深的科學造成炸彈，飛機，綠氣炮，潛水艇等武器，列強雖從事戰爭，也斷不致于死傷如此之多，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實由我而死！』科學豈能辭其咎？！

我以爲像這樣的議論不獨梁氏會洋洋得意地提出，並且還是現今中國智識界多數人所異口同聲倡道的，因此不得不詳加探討，以明真相。

凡戰爭中死傷人數的多寡，與武器的良窳，戰術的優劣，統帥的賢愚，軍

隊的強弱以及天時地利，運輸交通等，在在有關，固不能執一端以爲測驗的標準。然我們統觀中外古今關於戰爭的記錄，也可以看出一種大的趨勢，就是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戰爭中的死傷率非常之大，及至近代，科學愈加昌明，死傷率便逐漸減少。中國古代描寫戰爭，有『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等語，又古詩中有『老恨匈奴不息兵，五千豸甲喪胡塵』，『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等句，可見昔時的戰爭死傷非常之多，甚至于弄得全軍覆滅。

然這不過是一些抽象的說法，讓我們再考查事實，到底有沒有這樣的大屠殺。戰國策載：

『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

「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

「齊燕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

「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

「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于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遂將以與燕戰于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

「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指武安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于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

戰國時這幾個小小的國家一經交鋒對壘，死亡動輒數萬，數十萬，以至數百萬，這便是古代戰爭死傷最多的鐵證。

可是一至科學發達的近代，情形便不相同。中國自應用槍砲以來的戰爭，每次死傷的人數，雖然無從查考，然在西洋却可以提出數目字來。今特別舉如下：

(一) 大腓特烈時代 (一七四〇至一七八六年) 戰爭的死傷率平均為全體將士百分之二三·五，內中戰勝者佔百分之一七，戰敗者佔百分之三〇。

(二) 拿破崙時代 (一八〇四至一八一五年) 戰爭的死傷率平均為百分之一九，內中戰勝者佔百分之十二，戰敗者佔百分之二六。

(三) 俄波戰爭 (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 的死傷率平均為百分之一八·五，內中戰勝者佔百分之一三，戰敗者佔百分之二三。

(四) 意大利戰爭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 的死傷率平均為百分之五·五，內中戰勝者佔百分之三，戰敗者佔百分之八。

(五) 古里米戰爭（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的死傷率平均為百分之一五，內中戰勝者佔百分之二二，戰敗者佔百分之二八。

(六) 意大利戰爭（一八五九年）的死傷率平均為百分之一三·五，內中戰勝者佔百分之一〇，戰敗者佔百分之一七。

(七) 普奧戰爭（一八六六年）的死傷率平均為百分之一二，內中戰勝者佔百分之八，戰敗者佔百分之一六。

(八) 德法戰爭（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死傷率平均為百分之一二·五，內中戰勝者佔百分之八，戰敗者佔百分之一七。

試將上列八次戰爭的死傷率加以比較，雖非完全遞次減少，然總的趨勢固是如此。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的死傷數却又別開生面，今特列表如左：

國別	軍隊總數	死亡數	死傷總數
德意志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〇八五五五	七五六〇〇〇〇
奧匈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法蘭西		一二四五八〇〇	
法國及其殖民地	八一九四五〇〇	一三八三〇〇〇	六七九〇〇〇〇
英格蘭		六八二〇〇〇	
英國及其領地	八三二六〇〇〇	八六九〇〇〇	三一〇〇〇〇〇
俄羅斯		二五〇〇〇〇〇	
意大利	五二五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五〇〇〇〇
比利時	三八〇〇〇〇	四四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羅馬尼亞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九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〇
土耳其	二八五〇〇〇〇	三二五〇〇〇	
保加利亞		六五〇〇〇	
美利堅	一五一九〇〇〇	五八四七八	二六六〇四六
附註：德國的殖民地死亡數爲一四〇〇〇			

有一，二國的軍隊總數及傷亡總數無從查考，故我們不能從上表窺及全豹，單就表中三數均備的各國的總和計算，其死亡率平均爲百分之一二·七弱，死傷率爲百分之五四弱。這誠爲近代戰爭中一個空前的數目。然却不能因此歸罪于科學——即歸罪于武器的精良。我們知道，在軍火的發展與增加中，從路易十四時（一六四五年）起至大腓特烈時止，戰爭的死傷率固然不斷地增加，但從

拿破崙的時代起，採取散兵戰，便減少了。後來因密集陣的出現，死傷率遂不能銳減，如俄軍在古里米戰爭中，奧軍在普奧戰爭中是。至于此次大戰，在最初的兩三個月中，東西兩大戰場，多為遭遇戰或攻擊要塞之戰（如德軍對於比國的列日——Liège——要塞是），死傷自然要倍蓰於陣地戰，即後來的攻堅（如德軍對於凡爾塞——Verdun——是），也是如此。此外，每次交鋒對壘，無不用『紮硬寨，打死仗』的法子，時期既長久，爭鬥又猛烈，而戰爭的領域復由水陸兩面，擴充到天空海底，死傷之多，自是意料中事，毫無足怪。如以此為科學之罪，試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戰爭中，死傷率較此更大，又是誰之罪呢？

倘若科學發明一種武器，殺人無算，簡直沒有防禦的方法可資應付，那麼，沒有科學頭腦的人如梁啟超輩才可以強詞奪理地說：『我雖不殺伯仁，

「伯仁實由我而死」，科學豈能辭其咎？！」然在事實上，有綠氣炮，即有防毒的器具，有飛機，即有高射砲，有潛水艇，即有偵察和襲擊的方法。這就是梁氏所謂「一方攻擊的經驗進步，一方防禦的經驗也進步」。既是這樣，還來鼓舌搖唇，向科學妄施攻擊，豈非無的放矢？！

第二，科學是什麼，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無容贅述，牠的唯一的任務是在發現真理，因此牠是光明的。梁氏却把牠比作一個「大黑影」，並說：「人們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牠嚮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却不見了」。科學是一種有根據，有系統和實在的知識，並非如玄學一樣，迷離恍惚，不可捉摸，但梁氏戴着一副玄學的眼鏡，遂把光明看做黑暗，實際看做飄渺了。

第四，科學既是腳踏實地，不涉幻想，無論如何，不會破產，如指各國資產階級所引起的世界大戰為科學破產，便是無理取鬧。誰說這種話，誰就是缺

乏常識。我留學歐洲四年，與各國反動的，保守的和進步的知識份子接觸也少，從沒有聽見他們叫過科學破產。梁氏以爲『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却叫起科學破產來』，恐怕是『莫須有』罷！即使真有其事，也只是童駭無知之言，絕對不能視此爲『最近思潮變遷的一個大關鍵』。

第五，梁氏于這一段話之後，自註道：『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對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老實說，上面一段話本是『夫子自道』，但他畢竟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特藉歐洲人之口說出這種思想反動的話，自己反聲明『絕不承認科學破產』，并希望大家勿『因此菲薄科學』。其實他指摘科學『帶來許多災難』，比擬科學爲一個『大黑影』，誣蔑科學爲『却不見了』，都是一批菲薄科學的話，何止于『不承認科學萬能』？他自己既極力詆誹科學，卻又叫人家尊重科學，可謂矛盾已極！我所以稱他爲

『一個舞文弄墨的文人』，原因即在於此。現在我也不必在此處多說，當進而敘述在巴黎其他的感想。

我逗留巴黎雖不過數日，然在街道上和各中國餐館中所遇見的中國留學生確是不少。內中有十年八年的老留學生，也有方來問津的新留學生，有官費生，自費生，也有勤工儉學生。他們中間除黨派外，還不免有些彼疆此界，就是：老留學生看不起新留學生，官費生看不起自費生，而自費生又看不起勤工儉學生（這自然是就大體講，並非人人如此）。我後來寄居德國，才知道這種現象是普遍的，可是在外國人的眼光中却不相同，他們最看得起自費生，不大重視官費生，其所持的理由是：自費生必為大資本家的兒子，有錢留學，官費生必係貧窮子弟，才由政府給以留學費用。他們這是以本國的習慣來看待中國人，那裏知道中國的情形恰恰相反。我國的官費生不是官僚子弟，即是善于營

緣的豪紳子弟，至于貧窮的學生對于官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講到自費生，雖不少純袴子弟，但其中却有一大部分是借錢讀書或自食其力的窮措大，不獨在日本的速成科留學生是這樣，即在歐美的留學生也是這樣。

我在赴法的途中默想留學生中必有許多飽學之士和傑出的人才，但在巴黎觀察和考查的結果，殊令人失望。後來久居歐洲，更覺得中國學生對于西洋的學術能夠深造有得的，可以說是百不一觀。新來的學生固不必說，即十年八年的老留學生，也不過是資格老，論起學問還是十分幼稚，有些甚至于連自己所學的科目的書報都看不懂。從前湖南有句流行語，叫做『東洋蛋餅，西洋麵包』。意思是說：東洋留學生的學問薄如蛋餅（約一分厚），西洋留學生的學問厚如麵包。在實際上，這是西洋留學生的一種不虞之譽，因為此項麵包是『空空如也』，不過虛有其表，所謂表就是幾句半生不熟的外國話。內地學生

一聽見此等留學生打開話匣子，唱幾句西洋調，便瞠目咋舌，視爲學者，可是拆穿西洋鏡，實不過爾爾。

在另一方面，日本在西洋的留學生數目較少，而成績却好得多。他們回國後多能將研究所得，著書行世。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日本送來的學生大半係各專門或大學的講師，助教，教授等，很少簡單的中學及大學畢業生，他們在出國前對於某種學問既具有相當的基礎，一到某國留學，多經人介紹，和一般教授講師往來，甚至于與之同居，故得益較多，成就較速。

返觀我國學子到西洋留學的，多係沒有根柢的中學生或大學生，至于講師教授之類前往研究的雖不能說是沒有，但居極少數。他們的留學經費既不充足（中國官費生的經費比日本的少得多），故不能常出入于各教授講師之門（如屢向此等教授請求指教，須另給學費，不能像中國教師一樣，可以純盡義

務），也不能購買大批書籍以資研究（各圖書館對於各項書籍多半只備一份，不易假得）。況且他們的學識有限，外國文程度不高，觀察力與思考力都十分薄弱，對於一種學問大有不得其門而入之苦，遑論升堂入室？迨三五年後，所學稍有心得，又將束裝回國，以致無由深造。然這還是就一部分肯用功的學生而言，至于那些頑劣的學生終日遊蕩尋樂，那裏有心打開書本子或到校上課！中國自派送學生出洋已在五十年以上，而人數大概也不下十萬，却不能人才輩出，原因即在于此。

難道中國所派遣的留學生真是絲毫沒有用處麼？却又不然。他們在學業上雖沒有獲得令人十分滿意的成績，但在本國的各種革命運動中却盡了很大的責任，並且還在繼續盡這種責任。關於此事可分作三項來說。

第一，留日學生。我國留日的學生人數最多，參加革命也最早。他們大

半學習法政，富有民族革命的思想，清室的推翻，完全得力於他們的鼓吹與奔走。他們對於中國政治革命的功績確是不小。

第二，留美學生。自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創辦清華學校，資送畢業生前往留學以後，留美的人數驟然增加。他們在清華時既過慣了一種極優裕的生活，到美國後又震于資產階級財富的發展，舉凡思想與行動便徹頭徹尾地資產階級化了。他們大半學習理工等科，回國後相繼投入實業界，因此對於中國的產業革命將成爲一支主力軍。

第三，留歐學生。在歐洲留學的學生分佈于法，德，奧，英，意，比，瑞士和俄羅斯等國，他們所研究的科目與趨向幾乎是應有盡有，然就大體講，大概研究社會科學，而具有社會革命的思想。尤其是法，俄，德三國的留學生大有變成中國社會革命運動中急先鋒的趨勢。

以上所述，僅就總的趨向而言，并非全體如此。我們不能說，日本留學生個個參加政治革命，美國留學生個個領導產業革命，歐洲留學生個個從事社會革命。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說，參加政治革命的只有日本留學生，領導產業革命的只有美國留學生，從事社會革命的只有歐洲留學生。

我對於巴黎旅行中所引起的兩大問題既已發表一些意見，現在將轉而敘述幾件較小的事。

(一) 凡西洋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大概女多于男，歐戰後更呈出這種現象。我在巴黎跑幾天街，看見羣雌粥粥，攘往熙來，內中不少裝束入時爭妍鬥豔的妓女，此輩尤以咖啡店爲駐節之所，遊客入門，卽秋波頻送，媚態橫生，非至達到勾引目的不止。法蘭西本係美人的出產地，而其婦女又以善裝飾見稱于世，所謂錦上添花，益增艷麗。巴黎的人肉市場可以說得上是價廉物美，故

各國的豪華公子，走馬王孫趨之若鶩。即我國的留英學生也有于暑假時特意前來問津的，因為英國的人肉市場貨劣而索價反倍蓰于此，故不惜僕僕風塵，來貪圖這一點小便宜。

(二) 戰國策載：

「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嘗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

「取長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

「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嘗人也。」」

這一段話實足以代表世間最大部分男性對於女性的心理。他們于嫖娼宿妓之外，還要引誘人家的妻女以求一時的歡樂，至對於自己的妻子則又嚴加監視，惟恐其受他人的誘惑，他們要防閑自己的妻子，遂不惜用盡種種矯揉造作

的方法，文明一點的，如『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男女授受不親』，『非祭男女不交爵』，『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等等的禮教，野蠻一點的，便有『守宮砂』一類的把戲（取壁虎置器中，養以朱砂，迨體盡赤，用其血點女人肢體，非行房事，即終年不滅，故稱壁虎爲守宮）。後面這種辦法雖不免做得露骨些，但和非洲及印度的角喙鳥（Horn-bills）相較，畢竟差勝一籌，因為牠囚禁雌體于樹穴中，固封其口，僅留一小孔以爲哺飼之用，把對方的行動自由完全剝奪了，一般生物學家雖沒有告訴我們，這是什麼緣故，然這種深鎖幽閨的策略恐怕和性的問題不無幾分關係罷。

可是十字軍東征時，歐洲貴族在這一方面的行動是否比角喙鳥好些（牠多半含有保護雌體的意思），便成問題。他們爲着遠出從軍，防範自己的妻子起

見，竟異想天開，製成一種『陰戶鎖』，鎖住女人的下體。此鎖形狀如梭，長約三四寸，寬約一寸餘，中有一縫，兩旁鋸齒密佈，鋒利無比，前後繫以銅片，直達腰腹，再鎖在一條橫銅帶上，使之無從解脫。於是這『可憐方寸地』變成金城湯池，雖有百萬雄兵也不能破關而入，犁庭掃穴了。聽說至拿破崙仍沿用此鎖。當我在巴黎一個小博物館中看見此物時，不禁愕然，默想男性對於自己同牀共枕的人好意思施用這種慘無人道的方法，蔑視對方的人格，真是達於極點。至今腦袋中還留下一種深刻的印象，故紀述於此，藉為被封鎖的婦女誌哀。

(三) 歐洲的貴族對於防範自己的妻子既倍極殘酷，而對於蹂躪他人的妻子又非常放縱。例如『初夜權』固然是起于有史以前掠婚時代當事人報酬幫忙友人的遺習，無東無西（中國的情形怎樣，沒有人考證出來，日本至今猶有遺

風，如淡路島新郎最親愛的朋友于結婚的前夜偕新郎逃入森林中，這是一種不可少的儀式），都經過這個階段，但保存並濫用至十七八世紀的恐怕只有歐洲的貴族和領主。他們對於領土內新婚的女子享有初夜同牀的權利，迨自己對付不了，即將此權賜給他們的代理人。否則須納一種特別稅，名爲『處女的貢物』，新婦才得免其蹂躪。這真是野蠻橫暴登峯造極了。

（四）我在巴黎的博物館中還看見一種最希奇的東西，卽一種鳥蛋的殼，周圍約有三尺。聽說此蛋殼來自非洲東南隅的馬達加斯加島，而生產這種大蛋的鳥類業已絕種。計算此蛋的直徑約合九寸五分強，以之和直徑一寸二分的雞卵相較，大至八倍，而和直徑一分的十五分之一的人卵相較，竟大至一千四百餘倍。不過大家不要誤會，以爲此蛋比人卵既大一千四百餘倍，所孵化出來的鳥也將比人大一千多倍。實則人係在母體內胚胎，一切營養料均取諸母體，故

極微小的卵可以生出八九磅的嬰孩，至于雞卵和鳥卵都在母體外胚而，一切營養料均儲在蛋殼內，故蛋雖大而所孵化的幼雛反較嬰兒爲小。所以雞卵的直徑雖比人卵大一百八十倍，而其幼雛却比嬰兒小至數十倍了。

巴黎之遊誠令我發生無限的感想，並增長不少的見識，但這只是一個過路亭，不能長住，我必須向目的地前進。

目的地在那裏？從前本是有定的，自從在這個過路亭歇歇脚後，竟有些打不定主意了。我出國時的計畫本係先到英國，後往德國。所以要到英國是因我向來所學的外國文爲英文，前往留學，不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且可就近尋找有價值的新書，分出一部分時間來繙譯，藉以自給。所以要往德國，是因我已相信科學的社會主義，苦于所知過于膚淺，非親至這種主義的發源地一窺其堂奧不可，不過我在大學所習的第二第三外國文爲法文和拉丁文，對於德文從未

入門，故須稍假時日從事補習，不能貿然前往。

但我在巴黎遇着 P. K. 大學的同學 M 君，他于聽我詳述這種留學計畫之後，貢獻一種意見道：

『老 L，你還是先到德國，後往英國。』

『先到德國？爲什麼？』

『前幾天一個美金只能買二十五個馬克，這兩天可以買四十幾個，甚至于五十個，你趁此機會趕快將金鎊換成馬克，可以在德國留學五年，還能剩下回國的旅費，如往英國，至多不過支持一年。』

『德國未必這樣便宜罷？一千塊中國錢可以住五年，還能剩下路費？』

『誰騙你！新近有人從柏林回來，每月至多用三百馬克，現在放寬一點，作爲四百馬克，每年五千馬克不是綽有餘裕麼？』

「這樣固然很好，但後來的變化不知怎樣？並且我對於德文還沒有曾過面……」

「這是枝節問題，到了德國，自然容易解決。馬克麼？將來一定漲價，你趕快兌換罷！」

「你怎樣知道？」

「德國的情形一天好似一天，此後馬克當然有漲無跌，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不要錯過。」

「好的，等我想一想，徵求幾個朋友的意見，再來決定。」

這一夕話使我臨時打消留英的企圖而傾向于留德，不過有兩個困難點又令我長慮却顧。第一，德國的政治和經濟狀況正在變化中，非將金鎊換成馬克即不能匯往德國，要是一起兌換，將來如果成爲廢紙，又怎樣辦呢？第二，我花

去四五年工夫學英文，才能勉強看書作文，德文比英文更難，不知要有多久的補習才能翻閱書報，如費時太多，即非得計。旋和幾個朋友商議，他們都贊成我到德國去，並一致認定馬克不會跌價。我自己也以爲無論如何，所帶之款必能供兩年之用，以一年學德文，一年讀書，仍較留英爲強，于一度躊躇之後，決定馬首東向。于是一面託巴黎的銀行將匯往倫敦之款取回，換成馬克匯往德國，一面託留英某君代買英文歷史名著數部，擬于陷入困境時即開始繙譯，藉維生活，自以爲這是一種萬全之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5956B



D85-15